

楔子 求佛借月光

冷冽的北風刮得他錦袍獵獵作響。

站在東宮最高的亭臺上，他緊握欄杆，雙手止不住地顫著，雙眼一直盯著蓮花池裡載浮載沉的身影。

臘月寒冬，大雪紛飛，就著月光，如夢似幻。

她喜歡寒冬，儘管她很怕冷，卻仍愛在雪地裡留下腳印，一如她深愛著他，儘管失去自由，也心甘情願與他共寢在這牢籠裡。

在細雪初降時，她喜歡在花園裡彈琴，琴聲磅礴，豪氣干雲。

唯有彈奏那首情歌時，琴聲婉轉得扣人心弦，那般感人肺腑，再聽她悠揚的清脆嗓音唱著——

「郎呀……我在佛前求……」

雙眼目睹，她不斷地掙扎要爬上池畔，卻一再被竹竿打進池裡，他忍不住地後退一步——

「殿下！」身後的貼身侍衛旭拔立刻攔住他。

「走開！」他怒咆著。

那池早已結凍，冰破水冷，她怎麼堪得住？況且她根本不懂泅技！

那些人是鐵了心要她的命！

「殿下，你一心等待的不就是今日？」旭拔低聲提醒。

他一怔。

「慶王如殿下預料發動宮變，東北角的寶林閣簷頂，有慶王派來的弓箭手羅列，只要殿下一到蓮池就會成了眾矢之的，忍過這一刻，禁衛軍到來，便可將慶王定罪……殿下等的不就是這一刻？」

他高大身形踉蹌著，視線落在蓮池裡，驀地對上她的眼。

距離如此遠，他卻看見她怔愣後漾著笑，彷彿她也看見了他……她眼力有這般好嗎？看得到他就站在這裡目睹她的死？

她還在掙扎……為了肚裡的孩子，她不會放棄活下去。

但她卻不知道，他挑選她為妃，自始至終，只為讓她成為棋子……一只可以一箭雙鵠的活棋。

她是棋子，他是如此認為。

要在這牢籠活下去，他比誰都殘忍，嫁進東宮，她早就注定今日的下場。

可是，當目睹她再次被竹竿打進池裡，蒼白小臉上染著血時，他的腦袋一片空白，不顧一切飛身躍下欄杆——

「殿下！」旭拔緊隨在後。

一落地，他疾步奔向蓮池。

不……不只是棋子！

這段時日，她的笑聲為這座冰冷東宮添上無限春情，足以融化鐵石般的心，他喜歡她的陪伴，喜歡看她作畫看她彈琴，聽她說：「棋子嗎？唉……好吧，那我就當你的棋子吧。」

那般無奈卻還是噙著笑。

明知道他在利用她，她還是豪氣地答允他，還是願意愛著他……

「殿下！」

激揚的喊聲隨著冰冷北風吹拂到耳邊時，箭翎也在同時射入他的胸膛。

「來人啊！慶王叛變！」旭拔急聲吼著，上前要護住他，卻見他頓了頓腳步，仍執意朝蓮池前進，躍進冰凍剝骨的水裡。

痛……

為的不是被射穿的心，而是浮在蓮池中沒有氣息的人兒。

他痛！

為何如此的痛？！

是她甘願當棋子，明知道遲早有這一日，可她還是愛他，毫無保留……傻子，傻子！

他不值得她用生命去愛，不值！

風聲呼嘯而過，箭翎自喉間穿射而過，他俊魅眸子暴瞪，緊抿著唇，死死地盯著蓮池裡，早已停止掙扎的身影。

張口，卻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
歌雅……

時間，彷彿暫停了，他再也聽不到半點聲響。

雪花飛疊，掩覆著她，她就在眼前，但就是觸摸不到。

再給他一點力氣，再讓他抱抱她……她是如此的怕冷，讓他暖著她，就像無數個夜裡，他暖著她的小手，她暖著他的心。

「皇上駕到！」

遠方有人宣唱著，旭拔躍入蓮池，大喊道：「殿下，皇上駕到了！皇上派禁衛軍捉拿了弓箭手，殿下的妙計奏效了！」

他充耳不聞，只是睇著她，怎麼也閉不上眼。

不甘啊……不是棋子，不只是棋子！

他多想再見她為他彈上一首曲子，用那婉轉清脆的嗓音唱著——

「郎啊，我在佛前求。

供佛藏花心，求佛借月光。

求得一世共枕眠，再求來世共纏綿。

走過奈何飲過湯，忘卻今生不忘郎。

郎啊，你可要記得。

當花香飄過，襲上心頭，那就是我。

求你……踏著月光……尋找我……」

月光映著她一身銀白，夢幻得不似凡人……他用盡最後一分力，望著皎潔圓月央求。

佛啊，如果這世間真有佛，我該怎麼求，才能求回歌雅？

我不會信佛，可如果這世間真有佛，請拿走我的一切、我的生命，換回一個無憂

無慮的歌雅，讓我可以告訴她，她不只是棋子……我是如此的愛她，只是察覺得太晚……如果不能，請用月光指引我，好讓我可以尋得她……

欠她今生，還她來世……我要把她不曾說出卻想要的全都完成……

第一章 突來的指婚

入夏的燦爛驕陽，熱力四射，曬得人頭昏腦脹，然而將日城的百姓，卻無人躲進茶肆食堂裡避暑，反倒は擠滿每條巷道，彷彿有場慶典正在進行。

一輛從北方就月城而來的馬車，特地繞到城西欲進宮，以為可以避開人潮，豈料依舊被困在人潮裡不得動彈。

「持祿。」馬車裡傳來一道低醇悅耳的嗓音。

「主子。」跟在馬車旁，一身青衣戴小帽的少年趕緊走到車簾邊應答。

「還動不了？」

「是啊，主子，看來今年城裡的潑水節和就月城一樣都提早了。」少年皺著臉道：

「而且今年特別熱，城裡的百姓就像殺紅眼般，不住朝彼此潑水呢。」

陽光好烈呀，曬得他頭都發昏了，眼看皇宮就近在眼前，奈何人潮硬是將馬車給擋在這，教他好恨。

誰讓主子偏挑這時節外出來著？

六月三伏的潑水節，一向是金烏王朝的重要慶典。六月暑氣正盛，潑水可以消暑，又有避邪一說，所以每到這時節，將日、就月這兩座雙子城，總是這般熱鬧的情景。

馬車裡沒有半點動靜，持祿不由得輕聲喚道：「主子，還是改道城北試試？」

坐在馬車裡的人沒有回應，只是微掀遮簾，看著外頭紛鬧的情景。

日光流麗，他睜起深邃的眸，注視著城裡的百姓。

不管男女老少，全像是玩瘋了，身上濕了也不管，每個都笑咧了嘴，笑瞇了眼……

不過是水，有什麼好玩的？

他不懂，也不打算理解。

跑了一趟就月城，大有斬獲，被困在這兒，壓根影響不了他的好心情，也讓他藉機思慮沉澱。

不過，不遠處有抹身影在人潮裡竄動，而後頭竟跟隨著一支馬隊在追逐。

他眉頭微蹙。

按金烏律例，進城後，馬車可慢行，但不可騎馬狂奔。

看來有人沒將王朝律例當一回事。

瞇眼，正想看清楚那馬背上的人所著何服、臂上何徽時，那抹身影像條滑溜的蛇，在人潮裡擠呀鑽的，竟來到他面前，甚至——

「喂，小子，你這是在做什麼？！」

隨著持祿的驚喊聲，一抹身影竄進馬車裡。

「對不起，借躲一下。」

竄到他對面位子坐下的人，身穿水藍緞袍，質料上等，繡工精美，長髮束起，露出一張姣好面貌，此刻正朝他漾開請求的笑臉，雙手合十，誠意十足。

「你這小子還不趕緊下來，知不知道我主子是誰，你膽敢如此……」

男人微睜起眼，神色慵懶地擺擺手。

見狀，持祿趕緊閉嘴，還順便關上馬車門。

「這位公子，謝謝你。」那人鬆了口氣，朝他笑露編貝。

男人眸色慵邪地打量著。這人黛眉桃花眼，秀鼻菱角唇，媚而不妖，豔而不俗，尤其揚笑時，那雙眼熠熠生光，猶如琉璃似的，就算做著男子裝束，也難以掩飾她的麗容。

「誰在找你麻煩，小公子？」他沉厚嗓音裏著笑，十分迷人。

她神色不變地笑著，「也不是什麼麻煩，就是一點誤會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她看起來青澀，倒也懂得防備，說起話來避重就輕，像是不讓人插手。這可有趣了，他忍不住也朝她笑睜眼。

然他這一笑俊美無儔，教她心頭一顫，略微斂目。

同時想，這人長得還真是好看，五官刀鑿般立體深邃，舉手投足間噙著一股華貴傲岸的氣勢，就連目光都顯得危險而霸道。

但那唇角慵邪的笑，偏是讓人心慌意亂。

「該怎麼稱呼你，小公子？」他笑問，像是隨口提起。

她的嘴動了動，漾著笑意回答，「花借月。」

「花借月？」他玩味著，難以確認這名是真是假。

而外頭，嘈雜聲漸起，有人急聲怒斥，伴隨著揚起的馬蹄聲，也有人像是走避不及，被馬蹄給踢踏著，不斷地發出哀嚎。

霎時，好好的潑水節走了樣，兵荒馬亂。

她掀開遮簾往外望，不敢相信追兵無視百姓，竟縱馬在街道上疾馳，簡直不把人當人看。

「坐好，本公子的馬車沒人敢上前查看的。」男人低聲笑著，彷彿外頭原本和樂融融的玩樂瞬間變樣，歡鬧聲變成哭嚎聲，笑臉轉眼淚流滿面，之於他是多有趣的事。「外頭的人如何，又與你何干？重要的是你想逃吧。」

「我是想逃，但不想踩著別人的傷而逃。」她沉聲喃著。

「既如此，打一開始你就不該逃，讓這些無辜百姓受災殃。」男人慵邪笑意不減，不住地打量著她。

她會怎麼做？因婦人之仁，下馬車就範，還是自私到底，逃過一劫再說？

「我……」她一怔，顯然沒仔細想過後果。

「既然都傷了，你就待著吧。」

她皺起眉，眼看追兵的馬即將再踏過百姓，想也沒想地推開馬車門喊道：「全都給我住手！」

她嗓音宏亮，清脆中夾藏著與生俱來的威儀，讓追兵們立刻拉緊韁繩，一支馬隊全都停下。

她走到馬隊前，躍上其中一匹馬，其他人前後左右地包圍，護送著她朝城西珠翎

胡同而去。

「如果心不夠狠……那就注定受控於人，可惜呀。」目睹此情此景，男人輕嘆一聲。

「主子？」聽到他的低嘆，持祿忙靠近馬車簾邊。

他懶懶地往廂板倚，淡聲問著駕馬車的貼身侍衛，「旭拔，那支馬隊是誰的手下？」

「回殿下的話，依那些侍衛衣著上的臂徽推斷，該是鎮朝侯府。」旭拔恭聲回稟。

「早聽聞鎮朝侯深受皇上恩寵，倒沒想到竟讓府上侍衛縱馬在街上奔馳，實在是……恃寵而驕了呢。」

「哼，豈不是？」他哼笑了聲。

皇上恩寵鎮朝侯，是因為鎮朝侯有個妹子嫁給護國公。六年前護國公護救皇上一命而殉國，護國公夫人悲痛而死，留下的獨生幼女於是被從邊境接到鎮朝侯府，由鎮朝侯收養……

思及此，他驀地一頓。

那花借月有本事斥喝鎮朝侯府的侍衛，難道說她就是護國公之女？

鎮朝侯之女他見過幾回，並非同一人。

這般說來，他剛剛遇到的確實是護國公之女。

想著，唇角微掀。

有趣，正事處理完畢，還遇上有意思的她，也許，這就是天意。

心裡有了打算後，他懶聲催促，「人潮都散了，也該走了。」

「是！」

旭拔輕駕了聲，馬兒緩緩拖動馬車，直朝御道前進，從懸福門而入，往金闕宮而去。

七月的將日城，暑氣逼人，卻也是雨季的開始。

常常早上還陽光普照，過了晌午就風雲變色，厚重雲層掩覆了陽光，狂風大作，疾雨不休。

而翌日，朝陽在卯時便已透出光芒，彷彿昨兒個的狂風暴雨不過是場幻境罷了。

但如此多變的天候，對金烏王朝的當今天子已慎思而言，卻是最難捱的時節。

他年少便經常在外征戰，到了登上帝位，仍常御駕親征，將西方的西武和北方的大鄒給打退到邊境百里外。他是驍勇善戰的，可沒有一個將軍身上是不帶傷的。正因為一身的傷，每逢天氣變化，總是痛得他難捱。

而今年更加難捱，主要就出在七月中旬時，北方的映春城發生地動，連遠在兩百里外的就月城都能感受到，可想而知地動造成的災害傷亡多可怕。

他食不下嚥，夜不成眠，日日等著長年駐守映春城的七皇子巴太一傳回消息。

軍報一日一封的送，消息卻是一天比一天還要惡劣，讓他悶悶不樂，就連湯藥也不飲，讓伺候的宮人愁眉不展，心急如焚。

此刻寢殿外傳來細微腳步聲，守在殿外的太監總管扶貴立刻上前一步，笑瞇眼

道：「奴才見過九殿下。」

走來的男人，笑意輕噙唇角，那恬柔笑意教人如沐春風，溫潤如玉的謙謙氣質，彷彿淡柔月光，讓人萬般自在。

金烏王朝原本有十來個皇子，卻因為後宮鬥爭，導致皇子凋零，如今只剩下七殿下和九殿下。當中九殿下因為查出一樁官員貪污案蒙皇上賞識，上個月被冊立為太子。

「扶貴，皇上還是不用膳？」男人低問著。

「是啊，奴才實在是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，才差人去請九殿下過來勸勸皇上。」

「皇后呢？」

「娘娘今早來過，皇上勉強吃了一些早膳，但眼見都已是午後三刻，皇上還不用膳，就連湯藥都不肯喝。」扶貴答道，一張老臉都快皺成包子。

「替我通報吧。」

「請九殿下稍候。」扶貴走進寢殿，一會揚起笑臉踅回。「九殿下，皇上正等著呢。」

「去準備膳食和湯藥。」男人說著，踏進寢殿內。

扶貴立刻差宮人準備膳食湯藥，回頭看了男人的背影一眼，不禁笑容滿面。就知道只要把九殿下請來，皇上肯定願意見。

寢殿內，已慎思斜倚在錦榻上，就著上頭的花几，像是正在賞畫。

「兒臣見過父皇。」男人走近，單膝跪下。

已慎思抬眼，五官端正的他儘管年過半百，但那雙眼如刀刃般銳利，好似這天地間無任何人物能瞞過他。

「九蓮，起來吧。」他擺擺手。

「父皇在看什麼？」已九蓮起身，淡噙笑意問道。

「看一些朕年輕時畫的作品。」

「父皇原來也會作畫。」他微詫道。

父皇征伐無數，是武將王爺，更曾被封為神將。沒想到大半輩子拿劍的手，原來也能提筆作畫。

「不過是種抒發。」

「這是……」他看了眼畫作上的人。

「她是朕的奶娘。」

聞言，已九蓮謙柔的黑眸微動。「父皇竟也替自個兒的奶娘作畫？」

「好玩罷了。」已慎思收起畫軸。「已經許久沒拿出來看，前些日子皇后陪伴朕時，特地從藏書閣取出幾幅畫欣賞，適巧有這一幅。」

已九蓮未搭腔，垂在身側的雙手微微汗濕。

「當年她會進宮，乃因為她剛出世的孩子猝逝，適巧朕出世，她的御史丈夫便請命讓她進宮當命婦，她把對自己孩子的愛完全注在朕身上，也因為如此，朕與她向來親近，只可惜在你出世那年，她不知去向。」已慎思抬眼瞅他，那眸色莫測

高深。

垂斂的長睫輕顫了下，隨即揚笑道：「父皇，還有其他幅畫，畫的又是誰？」
瞅著他一會，已慎思攤開其他畫軸。

「這姑娘……」一見那幅畫，已九蓮不禁微詫。

她不就是那花借月？不，並非花借月，而是梁歌雅。

前些日子，他特地差人去查護國公之女的名字，還有她在鎮朝侯府裡的生活……
結果倒挺令人意外的。

他的反應教已慎思笑瞇眼。「美人胚子吧？」

「確實……不知道這位姑娘到底是誰。」他是明知故問了。

聽說梁歌雅的面貌酷似其母崔吟歌，父皇畫的不會是梁歌雅，自然是崔吟歌。說來也巧，近來因為映春城地動的關係，他正苦無機會向父皇提起梁歌雅的事，豈料他這會在看這畫。

「她是已故護國公梁敘雅之妻。」

「夫人長得如此花容月貌，護國公好大的福氣。」他讚道。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和梁敘雅一樣好福氣。

但，父皇卻突然沉默不語。

已九蓮忙道：「也許護國公將所有福氣都用在迎娶這等嬌妻上，才會無法享天倫之樂。」他知道每逢七月父皇消沉，並非全是由於天氣變化而引起的病痛，更因為六年前梁敘雅就是在七月為救他而殉國。

「你這說法好似護國公夫人是個剋夫煞星。」已慎思哼道，聲音已有不悅。

「不，父皇，兒臣絕非這個意思，只是征戰沙場誰都無法預料下場，護國公為救父皇而亡故，證明他是大忠大義之人，有這樣的丈夫，護國公夫人必定也是深明大義之人，父皇切莫為此傷感，反倒該為王朝百姓保重龍體，能得護國公如此左右手，是父皇的福氣。」

已九蓮一席話說得感傷，卻也委婉動人，完全投其所好。

能夠出現在父皇畫布上的人，全是他擋在心間的，以此推測他對護國公夫人有意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
「可不是，失去敘雅，朕就像是少了一隻手……」想起梁敘雅他無限歎吁，再想起崔吟歌悲痛而死，更像有把刀剴進他心頭。「每每想起映春城的一切，都教朕傷感不已。」

那場戰役是他心頭的痛，從此之後，他不再出征，也因而將七子派駐在映春城。

「不知眼下映春城的狀況如何了？」已九蓮低聲喃唸。

「死傷已逾萬人，房舍倒塌上千……聽說映春城已廢了大半。」他心痛，因為連最後的回憶都被這場地動給毀去，還傷害了他上萬的子民。

「這是天意，是注定好的，誰也阻止不了。」已九蓮深嘆口氣，再道：「有七哥在，那些百姓得以獲得安置，重建家園，父皇就寬心吧。」

這時扶貴從殿外走來，誠惶誠恐道：「啟稟皇上，該用膳了。」

「朕……」

「父皇，兒臣已經許久不曾和父皇一道用膳，不知父皇可願讓兒臣陪侍？」

已慎思原本要撤膳，聽他這麼一說，也只好隨意地擺擺手。

扶貴趕忙要宮人將午膳給端上錦榻旁的圓桌。

「父皇。」已九蓮伸手扶起他。

兩人用著膳，已九蓮不住地佈菜，一邊像是漫不經心地提起，「父皇，這些年可見過護國公的遺孤？」

已慎思停下玉筷。「這麼說來，六年了，朕都沒見過她。」她可是他親自從映春城帶回，安置在鎮朝侯府上的，然而每年宮中幾場大宴，都未曾見鎮朝侯崔南瑩帶她進宮。

「為何鎮朝侯沒帶她進宮讓父皇瞧瞧？」他笑問，實則循循善誘著。

「記得崔南瑩提過，她總是身子不適……後來朝事繁忙，朕也把這事給忘了。」

他眼眸一瞟。「你怎會突然提起這事？」

「兒臣上個月從就月城回來時，適逢城裡的潑水節，剛好遇見了她。」

「你未曾見過她，怎會知道是她？」

「是從帶她走的侍衛臂徽認出是鎮朝侯府的人。」已九蓮說起話來有條有理，像是早有準備。「崔南瑩之女崔云良，曾進宮探視她姨娘孔貴妃，所以兒臣見過她幾次，但兒臣見著的那姑娘並非崔云良，便覺有異。」

「帶她走的侍衛？」已慎思微瞇起眼。「九蓮，說清楚些。」

已九蓮將笑意藏心底，將那日發生的事一五一十地道出。

聽到最後，已慎思臉上雖然沒太多表情，但已九蓮已經看出他有所不悅。

畢竟那狀況像梁歌雅是被囚於鎮朝侯府裡，再者，一個身體病弱的姑娘，要如何學會騎馬？明顯和崔南瑩的說詞大有出入。

「父皇，兒臣有一事相求。」儘管這當頭不適合再開口，但要是錯過這次機會，恐怕無法再奪先機。

「何事？」

他隨即起身，雙膝跪下。「兒臣……」他垂著臉，欲言又止。

瞧他這般陣仗，已慎思微揚濃眉，仔細打量著他，驚見他連耳垂都泛著紅，不禁輕呀了聲。

「難不成你……」

「兒、兒臣對護國公之女一見鍾情，想迎娶她為太子妃，懇請父皇指婚。」他像是羞赧不已，得一再深呼吸才能把話給說清。

已慎思呆了半晌，突然拍腿放聲大笑。

「父皇？」他狀似不解地抬眼。

「好！朕答應你，朕明日就下詔，將梁歌雅指為你的太子妃。」已慎思笑意不絕道。

算了算，歌雅今年也該十八歲了，他無法和吟歌共結連理，如今他的兒子若能迎娶她的女兒，豈不是美事一樁？況且，絕不能再讓她待在鎮朝侯府。

「兒臣叩謝父皇！」已九蓮磕頭的瞬間，唇角慵邪笑意微透他的心情。

看來就連老天都站在他這邊吶。

和父皇用過膳，盯著他把湯藥喝下，已九蓮才回到東宮。

「殿下。」東宮侍衛長旭拔迎上前去。一見主子臉上的笑意，他就知道事情成了。

「殿下果真是神機妙算。」

「哪來的神機妙算，」他似笑非笑道。「不過是從宮中的流言推敲罷了。」

宮中藏著各種小道消息，那些流言會經由一批又一批的宮人口言相傳著。除非能夠殺了所有知情的人，否則天下絕無不透風的牆。

六年前他就聽孔貴妃提過，當年父皇對崔吟歌心儀至極，然而選秀之前，崔吟歌卻離家出走，後來才知她為尋情郎不遠千里去到映春城，死纏爛打後，才成了梁敘雅的妻子。

偏偏父皇待梁敘雅親如手足，得知此事也不好發怒，只是常前往映春城，直到六年前梁敘雅為救他而死。

「但這也是殿下推敲得當。」

已九蓮哼笑了聲，又道：「派出的探子可有消息回報？」

「至今依舊沒消息。」旭拔答道，忍不住問：「殿下為何突然要人跟著皇后派出的人？」

他不答反問，「至今還查不到皇后要找的人是誰，你手下的人也太不濟事，要是查不到蛛絲馬跡，跟他們說不用回來了，別蝕了我東宮的米。」話落，隨即從他身旁走過。

「殿下？」旭拔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。

殿下說風是風，說雨是雨，性子善變得教人難以捉摸。明明剛剛還笑著的，怎麼說沒兩句又氣著？

在已九蓮眼裡，旭拔身為六品庭尉，領了一支輕步營守在東宮，論武用兵，絕不在話下，然而他那實心眼，想要看穿他曲折的心思，幾乎是不可能。

宮中有數不盡的流言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

但皇后前些日子開始有所動作，他自然得防備，尤其從父皇那裡得知皇后特地找出父皇奶娘的畫像……

回到寢殿內，他從懷裡取出一支畫軸。

剛才父皇要他將那些畫軸送回藏書閣，他趁機抽出這一幅……攤開一瞧，那畫上姑娘，荷姿美妍，頸項上有片紅色胎記……如果皇后真是在追查此事，那麼他就得快一步除去此人！

他寧可錯殺也絕不錯放！

「指婚？！」

風和日麗的早晨，鎮朝侯府傳出崔云良難以置信的拔尖叫聲。

「云良，姑娘家矜持些，別胡亂尖叫。」崔南瑩不悅地低斥。

「爹！」她氣得直跺腳。「皇上怎會無緣無故下旨要替歌雅指婚呢？況且誰不指，竟是指給太子！」

「這我怎會知道？」崔南瑩氣定神閒得很。「指給太子有何不妥，教妳氣著？」對他而言，這是個天大的消息。

雖說崔家和孔貴妃有姻親關係，長久以來，一直和孔貴妃關係緊密，他也樂觀皇上看重七殿下長年鎮守映春城，也許有朝一日會冊立他為太子，豈料上個月九殿下因為揭發就月城濟仙河水利工程貪污一案，皇上龍心大悅，便將他冊立為太子。他正感失望，如今卻又接到聖旨要外甥女入主東宮，只能說是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

「我……」崔云良抿了抿唇。「她憑什麼可以嫁給太子？」

她有個貴妃姨娘，仗著姨娘的關係，常常進宮走動，也因此見過九殿下幾次。事實上，初見面時，她的心魂就被他勾去一半，如今他貴為太子，身分不可同日而語，更是教她傾心不已。

而她，有個侯爺父親，還有個貴妃姨娘，嫁進東宮的人怎會不是她？

「妳……」瞧她難得露出小女兒嬌態，崔南瑩不禁頭痛地撫著額。「這事是皇上作的主，也由不得妳反對，妳要進東宮，就只能以側妃的身分嫁入。」

「憑什麼？！梁歌雅的父母雙亡，要不是咱們收留她，她早就到街上行乞，憑什麼這大好的事教她得去了？」她不能忍受。

論外表，她不比歌雅差，再者，她循規蹈矩、溫良謙恭，名門千金禮儀更是無一不曉，和一天到晚扮做男裝、想溜出府的歌雅相比，她真是強上太多，可就不知皇上是被什麼蒙了眼，竟將歌雅指配給太子。

「妳小聲點！」聽她聲音漸響，崔南瑩低斥道：「歌雅是妳的表姊，妳說這話像樣嗎？」

「怎麼不像樣？她就跟她娘一樣老愛往外跑。」崔云良的娘早逝，但有貴妃撐腰，被寵得驕蠻又傲慢，爹親的怒顏她根本沒放在眼裡。「我聽人說姑姑不要臉地跑去纏著姑丈娶她……這事還害咱們崔家被外人笑話許久。」

「給我閉嘴！妳姑姑的事是妳能說嘴的？！」崔南瑩拍桌重斥。「妳給我搞清楚狀況，今日鎮朝侯府能夠深受皇上恩寵，那是因為歌雅，要不是妳姑丈捨身救皇上，皇上豈會撥重兵讓我鎮守將日城？妳別真以為憑妳那個貴妃姨娘，就能讓妳在宮裡走路有風！」

「爹爹說的倒是好聽，又是誰把歌雅囚在小院落裡，就連個丫鬟都不撥給她的？」聞言，崔南瑩臉漲成豬肝色。「妳懂什麼？妳今日的富貴榮華，就是憑妳爹我把她給囚在小院落裡！」

這席話就像刮了崔云良一巴掌，硬是把她的自尊給踩在地上。

氣惱的她氣呼呼扭頭就走。

爹見風轉舵的本事一把罩，壓根不替她的幸福著想。

但她絕不會輕言放棄，她想得到的誰也別想搶！

尤其是，從來沒被她看在眼裡的梁歌雅！

想著，她突然頓住腳步，腳跟一轉，朝表姊的小院落走去。

八月嫁進東宮……眼下還有些時間，只要她把梁歌雅趕走，到時候再由她頂替不就得了？

如此打算，笑意漾上粉撲撲的小臉。

「歌雅。」一進小院落，她便柔聲喊著。

這兒環境非常簡樸，簡樸到說是僕房也不為過了。

小小的院落，就兩間房舍，一間是書房，另一間則是寢房。旁邊有個小花園，還有一小片廣場，梁歌雅正舞著棍。

一根約莫五尺長的竹棍，在她手上舞著完美的圓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她猶如威風凜凜的女將軍。

一聽到表妹喚她，她長指一勾，隨即收起竹棍，笑睇著她。「云良，找我有事？」她的好表妹向來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今天會踏進她院落裡，肯定是有事請求。就像每年宮中大宴，她總會央求她，讓她代替她進宮。

對這些事，她向來無所謂，由著她去，只是她想進宮，仗著她的貴妃姨娘，大可來去自如，實在犯不著央求她。

而且眼下是七月，宮中有什麼大宴來著？

第二章 強嫁入東宮

「歌雅，你說這話好像我來找你就是有事相求。」崔云良鼓起腮幫子道。

她笑瞇眼，不戳破表妹的心思。很多事，就算看懂了，閉上眼就當忘了，做人會比較自在。

「那你是來找我聊天的？」

「不，是來跟你說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瞧她一臉欲言又止，像被什麼困擾著，梁歌雅提議道：「到裡頭再說吧。」

崔云良跟著她進門，簡陋小廳裡，一張舊桌上擱著一組茶具，就連杯子都缺了一角。

「坐啊。」梁歌雅怡然自得，當沒瞧見她嫌惡的眼光，逕自替自己倒了杯茶。「要不要喝茶？」

說是茶，其實裡頭連茶葉也沒有，不過是從後院井裡打來煮開的水。

她獨立慣了，要不是這院落沒有廚房，她肯定會連下廚都自己包辦。

「不了，跟你說完我就要回房，我的女紅還沒完成。」崔云良看了眼沒鋪上軟墊的矮凳，壓根不想坐。

「那就說吧。」梁歌雅喝著茶，等著看表妹葫蘆裡賣什麼藥。只是她真想不通，還能有什麼大事要云良紓尊降貴地來找她。

思忖了下，崔云良低聲道：「我爹今天接了聖旨，皇上替你指婚了。」

她微愕地眨著眼，茶杯險些沒拿穩。「指婚？」

「嗯，皇上將你指給太子。」

聽到這兒，她眉頭都快打結了。「為什麼？」她脫口問道。

她怎麼會知道？！崔云良直想掐死她算了，但她把不滿收得妥妥當當，扮出一臉擔憂才開口，「我也不知道，但這事是改變不了了。」

待在鎮朝侯府裡就已夠拘束的，要是真嫁進東宮……她的日子還要不要過？這消息猶如青天霹靂，梁歌雅好半晌說不出話。

一看她的表情，崔云良就知道她是不肯嫁進宮的，既然這樣，就讓她做點善事吧。

「歌雅，妳不想進宮的，對不對？」她心底笑著，面上卻裝作憂心不已。

「嗯。」她低聲應著。

她是在映春城出生長大的，習慣了在故鄉那片綠林裡縱馬奔馳，想念著綠林裡的篝火……想到映春城的地動，她便急著回去，想知道那些街坊是否安好，想知道那千花洞還在不在。

但皇上卻莫名其妙地下旨指婚……

「歌雅，我幫妳。」

她想得出神，聽到表妹的話語，猛地抬眼。「幫我？」

「妳不是一直想回映春城？前幾天那裡地動，妳肯定更想回去瞧瞧，但一旦嫁進宮，別說去映春城，妳恐怕連皇宮都出不去，所以……」她咬了咬脣，有幾分壯士斷腕般的慷慨神情。「我幫妳離開。」

梁歌雅愣愣地看著她。「可……要是被舅舅知道，妳……」

「放心，別讓我爹知道不就成了。」

梁歌雅聞言心發軟著。她很心動，卻怕後果是自己承擔不起的。「可我這一走，豈不是等於害舅舅抗旨？」

上回溜出府，遇著一位富貴公子，雖說那公子傲慢無禮，但說的話卻不無道理。行事前必須三思，否則只會造成不必要的傷害。

她野慣了，行事向來不思後果，可那人指點過後，教她有了新的想法。除非事可周全，否則她再也不會貿然行動。

「妳可以留下一封信，就說妳擔憂映春城的狀況，非回去一趟不可，到時候妳再躲好些，誰找得到妳。再者，思鄉乃人之常情，皇上應該也不會怪罪才是。」崔云良如意算盤敲得大響。

總歸一句話，只要梁歌雅不在，到時候由她爭取嫁入東宮，不就啥事都沒了。

梁歌雅琢磨著，揣度可行性有多大。

「歌雅，別再猶豫了，機會只有一次，妳現在不走，往後就走不了了。」見她遲遲不肯點頭，崔云良的用詞益發接近威脅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還可是什麼？」

「云良，我怕牽連鎮朝侯府。」她嘆道。

在映春城時，皇上待她和爹娘猶如一家人，但今非昔比，她在將日城這六年來，皇上不曾召見過她，怕是早沒將她擱在心上，還能念上幾分舊情？

崔云良抽動眼皮。「歌雅，妳沒這麼大的本事，我呢是誠心誠意想幫妳，妳要是不想走，我也不勉強。」哼，牽連，就憑她？

皇上一開始或許會怪罪，但只要她拜託姨娘說說情，肯定能將危機變轉機，讓她頂了太子妃一位。

「我不是……」

「妳何時變得這般婆婆媽媽？」

梁歌雅苦笑。她能不猶豫嗎？那可是聖旨不是能鬧著玩，違抗是要被殺頭的。

「表小姐！」

外頭突然傳來熟悉叫喚聲，崔云良回頭，疑惑的看著出現在自己身後的貼身丫鬟，沒好氣道：「妳在嚷嚷什麼？誰准妳到這兒來？」

珠兒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神色緊張地朝她欠了欠身，才回道：「小姐，是侯爺要我來通知表小姐，東宮女官到來，要表小姐前往迎接。」

「東宮女官？」崔云良詫道。

「是啊，現在人就在大廳，說是為了教導表小姐宮中禮儀特地前來，要待到表小姐嫁進東宮為止。」

聞言，崔云良神色一轉，惡狠狠地瞪著表姊。

聖旨才剛接下，東宮女官隨即前來，這可是史無前例……她憑什麼得到皇上如此恩典？更氣人的是，這麼一來，就算她想要趕她走，只怕也沒機會了！

「瞧，這就是妳猶豫不決的下場，別說我不肯幫妳。」

梁歌雅無奈至極。「云良，我……」

「還是說，妳根本就很想進東宮？我真是傻了，自以為好心地來幫妳，說不準妳正在心底笑話著我。」說完，氣呼呼地扭頭就走。

「我……」面對表妹的指控，她真是有口難言。眼角餘光瞥見珠兒還守在一旁，她嘆了口氣，擺擺手道：「走吧。」

去見見那東宮女官也好，或許能透過她安排進宮向皇上拒絕賜婚一事。

就算她不想嫁，也得當面拒絕皇上，由自己承擔後果才成。

但走了幾步，卻見珠兒直盯著她，那神色像是有些為難，她不禁覺得有些好笑。

「不是要去大廳嗎？」說真的，打她進鎮朝侯府至今，從不曾見府裡丫鬟待她這般客氣，一時間真有點不習慣。

「表小姐，妳……沒有其他衣裳可以換穿嗎？」珠兒斟酌著字眼問。

「這衣裳有何不妥？」她含笑反問。

是舊了些，但至少乾淨沒補丁。

「呃……侯爺要奴婢先替表小姐打扮後再到大廳。」不是她要嫌，而是表小姐這身打扮，委實不像名門千金，就連長髮也是隨意束起，臉上沒上半點妝，這模樣要見東宮女官，實在是太寒傖了。

「不用了。」她笑了笑，不怎麼在意。

裝束是禮，但她不是什麼大家千金，不需要裝扮。況且她確實不想進宮，用這模樣去嚇嚇東宮女官，也沒什麼不可以。

當見到護國公遺孤時，東宮女官蘇璘立即神色微凜地看向鎮朝侯。

崔南瑩當場臉色黑了大半，怒目瞪著外甥女身後的丫鬟。

珠兒頭垂得快要點到地上，不敢吭上一聲。

「見過東宮女官。」梁歌雅噙笑欠身，姿態優雅，笑意迎人。

蘇璘微揚起眉，起身道：「姑娘無須多禮，卑職蘇璘，奉太子殿下之命到鎮朝侯府來教導您宮中禮儀。」

雖說她的裝扮比個侯府丫鬟還不如，但氣質和面貌皆是上上之選。蘇璘略微滿意地輕點著頭。

「太子殿下？」她微詫。

原以為是皇上的旨意，沒想到竟是太子之意。

「是的。」蘇璘年過四十，是太子年幼時便伺候在旁的宮女，容貌出色，可惜面無表情。此刻，她正冷冷地看著鎮朝侯，低聲問：「姑娘在侯爺府上皆是這般裝束？」

「呃，她……」面對她的問題，崔南瑩一時間真不知道怎麼應答，只能氣惱珠兒為何沒照他的吩咐行事。

「我習慣一早練棍法，這裝束最是簡便，有何不妥？」梁歌雅含笑反問。

嫌棄她吧，名門千金該學的女紅，她從小到大連摸都沒摸過，但要是比舞劍練棍騎術，她可是信心滿滿。

「練棍法？」蘇璘面有詫色。「啊，也對，護國公可是名震四方的武將，姑娘自然得於護國公的教導，這棍法練得好，不過一旦進宮，還請姑娘一切按照宮中規矩，就算要練棍法，也不該是這裝束。」

「我就愛這裝束。」梁歌雅說起話來軟中帶硬。

「歌雅，不得無禮。」崔南瑩趕忙低斥著。

要是給東宮女官留下壞印象，屆時太子毀婚該如何是好？

豈料蘇璘不但沒動怒，反倒扯出一抹若有似無的笑容。「也成，至於進宮之後，想做如此裝束，還請姑娘請示殿下。」果真如殿下所言，這護國公之女和一般名門千金不同，不會一味的附和，而是相當有主見。

梁歌雅不禁疑惑地偏著融首。她都不識好歹到這地步，她也沒發火……「請問太子為何要特地前來？」

「因為太子說，要是不看緊你，不知道你這匹野馬又要野去哪了。」話一出，蘇璘忍不住笑了。

梁歌雅一怔。

欸，太子認識她嗎？

她識得七殿下，但太子已九蓮……她沒見過他呀，怎麼這說法好像知道她常常溜出府似的？

「我未曾進宮，為何太子會知道我的事？」

「那就得問……」蘇璘斂笑，神色淡漠地看向鎮朝侯。「侯爺是如何照料姑娘，竟會讓宮中得知姑娘常往外跑。」

聽至此，崔南瑩臉色刷地慘白。

宮中……那不就代表皇上也知道這件事？

梁歌雅雖然是在爹娘開明教育下自由長大，但不代表她不懂人情世故。「那是誤解，舅舅待我向來極好，只是我野慣了，喜歡在外走動……不如讓我到宮裡向皇上解釋清楚吧。」

有些事，就算閉上眼轉過身，還是閃避不開。要是只影響到自己，她倒無所謂，但要是牽扯上其他人，那就不是她所樂見的。

再者，要是能見到皇上，她就能趁機推掉指婚。

「請姑娘見諒，皇上有旨，姑娘尚未出閣，不得進宮，就怕日後公媳相處不佳，這雖然是民間習俗，但為討個吉祥，還請遵從。」蘇璘一席話說得委婉，完全不給後路，讓梁歌雅啞巴吃黃連。

這是哪兒的習俗，她聽都沒聽過……要是這段期間都不能進宮，她豈不是真要嫁進東宮？

不行，不管怎樣，得想辦法進宮一趟才行！

梁歌雅暗暗決定著，然而接下來的日子，她根本沒時間多想什麼，光是應付一個蘇璘，就搞得她頭昏眼花。

有時要她跪坐著聽宮中禮儀，一說就是一個上午，有時要她學習女紅，教她快要扎爛指頭。

更糟的是，她完全沒機會逃出鎮朝侯府，更沒機會進宮向皇上拒婚，沒多久，皇上又下了一道聖旨，將云良指給從映春城歸來的七殿下為側妃，兩人同天出閣，而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大婚的日子到來，束手無策。

寅時一到，她被人自床上給揪了起來，先是沐浴淨身，而後薰上花香，撲上一層又一層的粉，穿上一件又一件的霞紗，長髮被扯緊到她頭痛，直想大喊住手。

但她的雙手雙腳，甚至就連頭都被控制住，她乾脆放棄。

娘說了，隨遇而安，一切盡其在己……雖說她沒辦法像娘一樣尋得一個深愛的男人，但要她隨遇而安，她還辦得到，就算嫁進東宮……大不了當是換個環境，就像六年前她從映春城被帶到將日城。

沒有什麼不同。

最後由蘇璘為她戴上鳳冠，正要瞧著是否戴歪時，驚見她竟然睡著了。

蘇璘有些錯愕。

她在宮中多年，見過許多后妃被冊封。儘管一個個出身名門，但欲出閣的那一刻，甚至是人已到宮中，任誰都無法冷靜，饒是向來沉靜的晏皇后，在那時候也是緊張得手心冒汗，就連身子都不住地顫著。

而她……蘇璘看著她，突然低低笑著。

武將千金，確實是與眾不同吶。

「太子妃，還請清醒。」她笑柔了眉眼輕喚著。

梁歌雅睡得正香，被人喚醒時，還打了個大大的哈欠。「弄好了？」她眨了眨眼，睡眼惺忪地問。

「是的，請太子妃上轎。」

「不用叩別父母？」

蘇璘一愣。「可……」兩位不是都已不在了？

「我父母的牌位，要去哪，總得告知他們一聲才成。」她笑道。

「那是要進祠堂？」

梁歌雅不禁笑瞇眼。「蘇璘，這兒可是鎮朝侯府，我父母的牌位豈能進崔家的祠堂。」說著，她緩緩起身。這冠好沉，壓得她走起路來歪歪斜斜的。

壓根不管蘇璘急著要她上轎，她走出舅舅臨時撥給她的院落，回到她住了六年的小院落。

隨她進了間僕房，就見護國公夫婦的牌位供在桌上，蘇璘登時紅了眼眶。一個名門遺孤竟是如此被對待的，住在如此破陋的房舍，就連牌位也是擱在房內？！

她還惱著，梁歌雅卻已微撩裙襬，在牌位前跪下。「蘇璘，幫我把鳳冠取下。」

蘇璘聞言，儘管吉時已到，還是立刻替她取下鳳冠。

梁歌雅朝牌位叩了三記響頭，徐緩起身，將兩個牌位用竹籃裝起。

「走吧。」她回頭笑道。

蘇璘趕忙取來手絹，替她拭去額上的污漬，戴上鳳冠又道：「太子妃，今天是妳大喜之日，帶著牌位就怕會……沖煞。」

「這可是我的父母，何來沖煞的說法？」她沒好氣道，隨即又皺鼻說得淘氣。「快些吧，耽誤了吉時，屆時被罵的可是妳喔。」

她父母的牌位不能擺在這裡，一旦她出閣，牌位肯定會被丟……她不能允許這種事發生。雖然娘說過，人入土為安，魂魄亦散，留著牌位也沒有意義，可對她而言，這是她割捨不下的一份情。

她可以任人欺負，卻不容父母牌位被踐踏。

沒輒之下，蘇璘也只好由著她。

冊封太子妃和梁歌雅想像中大不同。雖然蘇璘早就向她解釋過其中的繁文縟節，也依宮規行了大婚之禮，但對她而言，一點成親的感覺都沒有。

娘說，當初她嫁給爹時，是爹牽著她的手拜堂的。

可在金華殿上，太子沒牽她的手，兩人也沒交拜，只有司禮唱誦著又臭又長的慶賀禮讚，聽得她昏昏欲睡，忙了好一會，待她回到東宮時，已是掌燈時分。

她一個人待在寢殿裡，坐在床上，渾身痠硬，苦等不到有人掀她的蓋頭，她只好偷偷掀開一角，瞥見鋪上紅巾的大圓桌上，擺放許多瓜果小菜，她二話不說抽開蓋頭，取下鳳冠，拿起筷子大快朵頤起來。

不能怪她，她實在是餓慌了。

寅時起身打理，一整天沒吃沒喝，要她怎能受得住？

然而，就在她大口飲酒，大口吃菜時，外頭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，她忙不迭將菜塞進嘴裡，回頭戴起鳳冠，覆上蓋頭，正襟危坐。

一會門開，蘇璘領著一票宮女走進，瞥了眼桌上被動過的甜瓜喜酒，不禁搖頭。

「太子妃。」

「嗯？」她嚼得極快，將塞得滿嘴的菜用力嚥下去時，她的蓋頭已經被掀開，蘇璘正朝她笑著，只是那笑意令人頭皮發麻，她只好可憐兮兮地垂下臉。「我餓了嘛……」

東窗事發時，與其抗拒撒謊，她比較喜歡坦白從寬。

「無妨，奴婢已經請人備了些膳食，待會替太子妃卸下喜服，太子妃便可用膳。」說著就開始動手卸鳳冠，輕解她那十二層的霞紗喜服。

「可妳不是說，我得在這兒等到太子進寢殿不可？」她聽出些許不尋常。

「該是如此，但……皇上龍體有恙，太子和慶王爺守在皇上寢殿，估計今晚是不會回來了。」

梁歌雅不由得垂下長睫，像個木偶般，被宮女們一件件地解去喜服。「皇上的身子真這麼差嗎？」記憶中皇上驍勇善戰，那倨傲不羈的眸色，彷彿沒有任何人事物能擋在他面前。

沒想到才過了六年，他便遭病魔纏身。不過說到那眼神……她想到那位有過一面之緣，好心幫她的公子，那眼神透著慵邪，有著王孫貴族特有的傲慢氣質，同樣的桀驁不馴，同樣的無情。

「宿疾罷了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等自己被扒得只剩中衣，她正鬆口氣，竟見蘇璘等人又替她換上一襲軟綵繡鳳紋的襦衫曳裙，才剛解開的髮也重新挽上，並插滿了金步搖。「等等，我待會要外出嗎？」

蘇璘眉頭微鎖。「冊封之夜，太子妃豈能外出。」

「那妳幹麼還替我穿上這衣裳？」

「太子妃要用膳啊。」

「不過是塞點東西填飽肚子，穿中衣就可以了吧。」反正房裡又沒有其他人。

「那成何體統？在這宮裡，不管是何時何地，哪怕只是在寢殿內用膳，都得金裝玉束。」

梁歌雅聽著，粉妝未卸的精緻臉蛋皺得快成一顆包子。

有沒有搞錯，不過是一頓飯！「那我吃飽之後呢？」

「奴婢會伺候太子妃寬衣就寢。」

蘇璘說得振振有詞，她卻聽得好想哭。

瞧，根本就是多此一舉，何必呢？

「奴婢先退下。」蘇璘說著，指向身旁兩個穿著嫩桃色襦衫的宮女。「太子妃，這位是昭玉，這位是琳瑯，她們兩個留下伺候，有什麼事都可以差遣她們傳話。」

「見過太子妃。」兩人欠著身。

梁歌雅抬眼望去。叫昭玉的神色沉靜，叫琳瑯的那位倒是笑得極為討喜。

「不用了，我不習慣有人在旁伺候。」她擺了擺手。

她沒興趣讓人盯著自己吃飯，也不喜歡有人伺候自己。

「那麼奴婢先退下了。」

點點頭，瞧她們全都退出寢殿外，她突然覺得胃口盡失。

看來她是想得太簡單，待在鎮朝侯府的生活，比這兒要好上太多。沒有人會叨擾她，她一個人反倒自在，如今有人跟前跟後，她想到外頭走動，就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嘆了口氣，她將竹籃裡的父母牌位取出，回頭看著這奢華至極的寢殿，靠牆陳列的黑檀花架，甚至是另一頭的百寶格，全都已擺上各種奇珍古玩。

端詳好半晌，她在花架上挪了點位置，將牌位擱在一片玉雕牌旁，雙手合十地拜了下，漾起笑才又走到圓桌邊用膳。

算了，別多想，既來之則安之，老天讓她來必有其用意，能停留多久不知道，姑且就當是到此一遊吧。

雖然用過膳後，明明累極倦極，但也不知怎的就是睡不著，梁歌雅索性爬起身，找了件樣式比較簡單的衣裳穿上，將長髮隨意束在腦後，像隻貓般地走出寢殿外，沒驚動任何人。

抬眼看天色，一片無盡的黑，東宮裡到處燈光燦爛，亮得教她看不見天上的星了，耳邊突然聽到細微腳步聲，她隨即藏身在樹叢後，便見一列侍衛巡邏而過。

她不禁垂著小臉。真是糟糕，竟然還有侍衛巡邏……搖著頭，她獨自一人在闌靜的東宮裡走動。

東宮猶如是皇宮的小小縮影，有三大主殿，還有其他院落，其間飛簷斗拱，曲廊穿鑿架銜，鬼斧神工般的樓臺亭閣，以曲橋高低相銜，像是臥龍盤踞，而底下還有蜿蜒溪流，上頭架設九曲玉廊，穿柳渡杏，底下蓮葉田田，延伸到一方蓮池裡。走到蓮池邊，天空轉為靛藍，她停下腳步歇著。

唉，走了一圈，繞過牆邊，那牆高有數十丈，她雖然長年習武，想飛過那面高牆，就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呀。

該怎麼辦？連溜到宮外走動的機會都沒有，要她天天悶在這裡，刀不能舞棍不能耍，還得面對繁文縟節，豈不是要把她給悶死？

「誰在那裡？」

不知是想得太出神，還是來者的腳步聲太輕教她沒發現，當那嗓音隨風吹進她耳裡時，她嚇得站起身，抬眼，望見一雙深不見底的黑眸——「欸，是你？」

第三章 夜遊邂逅故人

來人徐步走來，一身月牙白錦袍隨風輕擺，宛若從月裡降落的謫仙般，讓她看直了眼。

「很驚訝？」已九蓮低笑著問。

才剛回東宮換下喜服，正打算到她寢殿裡，豈料就在這兒遇見她，果真是頭一刻不受管束的野馬。

「你、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直到他走到面前，梁歌雅才慢半拍地意識到自己打量

的目光實在是太放肆，趕忙移開視線。

雖然天快亮了，但在這時分和男人獨處……她是不怎麼在意，不過要是被蘇璘給撞見，恐怕會對她唸上一整篇的《女誠》，光是想像，她就開始害怕。

「妳說呢？」已九蓮瞅著她，她一身湖水綠襦裙，玉帶束得她纖腰不盈一握，儘管長髮只是隨意紮在腦後，卻襯得那張玉容更加清麗。

果真是個美人胚子，十足十的像她娘親。

不知道父皇要是瞧見她，心裡會怎生激動。他真是迫不及待要將她帶到父皇的面前。

「不對，你……知道我是誰？」她突然想起兩人初次見面時，她是女扮男裝，照理他不可能認出她，除非他一開始就看穿她。

已九蓮低低笑著。「當然知道，雖說妳今兒個恢復女裝，但還是不難認出。」

「是嗎？」果然是這樣。「對了，你還沒回答我，這時分怎會出現在這兒？」

「妳說呢？」他還是老話一句，把問題再丟還給她。

「你……」她微揚眉，心想太子在皇上寢殿，而這時分會出現在東宮的，依照蘇璘向她提過的東宮成員……「你是朱太傅？」

已九蓮眸色不變地反問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蘇璘說過，能夠自由出入東宮的只有六品庭尉和太子太傅，而你瞧起來不像個武將，所以肯定是太子太傅。」她漾笑猜測著。

「好個聰穎的太子妃。」竟把他誤認為朱和麟。

「你怎會知道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她暗罵自己笨。這事還需要問嗎？他既是在東宮當差，冊封太子妃一事他豈會不知道？笑了笑，她轉了個說法。「那天，謝謝你幫我。」

儘管她終究沒能離開鎮朝侯府，但他沒驅趕她下車，這點是讓她擱在心上的。

「幫有什麼用？最終妳還是回了鎮朝侯府，甚至嫁進東宮，是否有些後悔那天沒走成？」他笑得慵邪，往玉欄杆一靠。

她乾笑著。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，當時那情景我根本就走不了。」

「因為妳心軟，所以走不了，而這回妳深思熟慮，清楚孰輕孰重，所以又心軟嫁進了東宮？」他就喜歡她這性子。

天底下最好操控的，莫過於良善的人。

「心軟嗎？不如說是隨遇而安吧。」其實她想過要逃，可蘇璘就是不給她機會……不過，事已至此，她不再往後看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「你何以認為我是心軟嫁進東宮？」

「一個想逃出鎮朝侯府的人，怎會想嫁進東宮。」

梁歌雅定定地看著他。他像是把她看穿似的，不過用逃來形容她想回映春城的心情，這字眼也下得太重了。

「我是不想進東宮，但也是沒法子的事。」她人都在東宮了，還能如何？

「說到底，是妳命中注定得嫁進東宮。」

她搖頭笑道：「不，這世上只有執迷不悟，沒有命中注定。」

已九蓮微詫地看著她，總覺得她的想法出奇。「執迷不悟？」

「嗯，因為看不透，所以一再執迷強求。」

被她挑起了興味，已九蓮雙手環胸地瞅著她。「聽聞護國公夫婦鶼鰈情深，蔚為佳話，難道妳認為他們不是命中注定成為夫妻，而是執迷不悟？」

「是。」她不假思索道：「所謂執迷就在一念之間，端看用在何處，一念西天，一念地獄，而這份情，是我娘執迷強求而來的，當年要不是我娘驚世駭俗地跑到映春城，我爹又怎會迎娶她？」

「照妳這說法，妳也認為妳娘的行徑確實是失德敗貞？」

「不，我以我娘為榮，她願意為愛遠走千里，勇敢不畏世俗的陋習成規，可敬可佩，所以說沒有任何事是命中注定，這是我娘求來的姻緣，感動了我爹，兩人才結為連理。」她笑了笑抬眼。「你說，哪來的命中注定？緣分取決於人心，是吧？」已九蓮一怔，定定地審視她半晌，直到她面有靦腆地轉開，他才低低笑開。「有趣的太子妃。」

這道理他還是頭次聽說，但確實是打進他心坎裡。

就如他，得太子之位並非命中注定，而是他多方學習，廣納人才培養實力，再加上明察暗訪，找出貪污弊端，才能獲得父皇的賞識。他是努力過才得到代價的，一分一毫都靠己力攢來，並不是老天賞給他的。

「有趣嗎？」那爽朗低笑聲教她不由得盯著他。

真不是她要說，這人長得真是好，尤其當他笑瞇眼時，流動的光痕像是會勾人似的。

「有趣。」他不覺笑柔了眼。「那麼，妳想自己和東宮有多少緣分？」

她雖然良善，卻不是個眼光短淺的名門閨秀。她有想法，知進退，這樣的她留在身邊，只要能夠讓她一心向著他，絕對是枚活棋。

「看有幾分緣分便待多久，不是嗎？」

「想出宮走走嗎？」他突道。

她一愣，眉頭微揚。「帶我出宮，你可會出事的。」

「如果我說不會呢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妳可見過將日城的夜市集？」他引誘著，看她雙眼發亮，他唇角勾得更斜。「從望南道直到三重門，那一長條街越夜越熱鬧，別說什麼稀奇古玩，重要的是，那兒有家商鋪專賣雜芋餅……」

「雜芋餅？！」她忽地嬌呼。

雜芋餅是映春城的名食，用曬過三日陽光的特產紫芋切絲，和著粉先蒸再煎或炸，咬上一口，外酥內軟，唇齒間皆是紫芋芳香。後來有的還加上其他餡料，可做成甜的或鹹的，在映春城那可是家家戶戶都會的一道餅食。

她已經好久沒吃過了……

「還有一道浮水千層酥餅，聽說製作程序繁瑣，一塊扁平的餡餅得來回擀搨過數十遍，一層一層的疊，炸過之後，可以配粥或配湯，咬上一口，那青蔥和豬肉餡

會噴漿而出，再加上炸得酥脆的餅皮，泡過粥或湯，酥嫩軟綿，吃過的都讚不絕口。

「聽說那店家就是打從映春城來的，所以口味極為道地。」頓了下，已九蓮好笑地看著她一臉饑樣。「想吃嗎？不需要緣分，只要妳心動了，我就帶妳去品嚐。」在央求父皇指婚之前，他派人查過她的事，查到的不多，只知她在鎮朝侯府儼然像霧氣般，毫不受重視，是不至於像奴婢，但只好過不需要幹活而已，一個曾經榮耀加身的護國公之女，沒有半點心高氣傲，更沒有怨天尤人，不是認命，而是隨遇而安。

說明了她凡事不強求，走得了就走，走不了就留。她像水一般，溫潤卻也堅硬無比，但這樣的她，總有割捨不下的小小慾望吧。

回不到魂牽夢縈的故鄉，藉故鄉的吃食安慰也不錯。

梁歌雅垂著長睫，想像那浮水千層酥餅就擋在酸辣湯上，而手上正拿著雜芋餅……天啊，這人為什麼要這樣誘惑她？

「當然，這兩樣餅食都能包進宮，不過呢，妳也該知道這類的食物得在鋪子吃，才嚐得到剛起鍋時的好滋味。」他再下一城，不信她不心動。

梁歌雅陷入天人交戰。她是真的想吃故鄉點心，她被帶到將日城六年了，連市集都沒逛過，自然不知道這城裡到底賣了些什麼。

是說，也太神奇了吧，這人竟把她的心思摸得這麼透徹，要說巧合，她可不信，分明是查探過她，這樣的人不防不成，可是……偏偏她又不討厭他。

「怕我把妳擄走？」瞧著她那不甚信任的眼光，他打趣道。

「你要是有本事擄我走，我就跟你走。」

「喔？」因為沒對誰上心，對榮華富貴沒渴望，所以誰能帶她走，她就真的頭也不回地走了？

這樣的她，像匹桀驁難馴的野馬，教他興起馴服的念頭。

「但你可要三思，你雖然未成親，不過家中還有高堂，一旦將我擄走，你要有付出代價的覺悟。」

已九蓮聞言，再見她調皮地眨眨眼，這才意會她根本是拿潑水節那日，他說過的話來堵他。

不過，她竟連朱和麟的身家都記下了，是她記憶了得，還是她對朱和麟有意？相較之下，他寧可相信是她記憶了得，興許是蘇璘在對她解說東宮成員時，她順便記下的。

而回堵他，只在提醒他，她並非是個誰帶都願意走的姑娘。

有趣！確實是個有趣的丫頭。

「妳放心吧，我還沒膽大包天到這地步，不過是想要一解太子妃的思鄉之情罷了。」

「可……不會連累你嗎？」她疑惑道。

他笑瞇魅眸。「入夜之後，我可以自由出入宮中，要帶妳出宮絕非難事，更不可能讓人找著機會參我一本。」瞧，多善良，還替他著想呢。

「這樣的話……」就在她沉吟琢磨之際，有腳步聲傳來，她抬眼看著天色，驚見不知何時東方破曉綻出光芒了。「下回再說，我得走了。」

蘇璘總是一大早就把她挖起來，要是蘇璘進寢殿發現她不見，那可就麻煩大了。

「明晚戌時三刻，我在這裡等妳。」他低喊道。

她邊跑邊回頭，朝他點點頭後，撩起裙襪直朝玉輝殿而去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他的唇角浮起玩味的笑。

毛毛躁躁的丫頭，偏又能說出一篇大道理。

帶著禁衛軍前來滅燭火的旭拔，遠遠的便瞧見主子面露微笑地看向遠處，他不解地皺起眉。

「殿下。」他低喊著走近。

「旭拔，傳令下去，要朱太傅這幾日別進東宮。」

「是。」儘管覺得疑惑，他也沒多問。

更古怪的是，他還是頭一回瞧見殿下露出沒有算計的笑，真不知道他剛剛是遇見了誰。

慘慘慘！

雖說她趕在蘇璘進寢殿前回去，但一大早就被挖起來裝扮，她覺得自己的頭髮快要被扯光了……算了，扯光就算了，沒頭髮還比較省事。

是說——「蘇璘，妳到底是要帶我去哪？」她覺得自己活像是人偶，被人一層層地疊上衣裳，熱得她直冒汗。

「上金闕宮拜見皇上和皇后。」蘇璘沒好氣道：「妳該不會全都忘光了吧？昨日大婚，今日拜見，明日回門，這些基本禮儀，奴婢不是說了很多回？」

「喔……」她話聲漸低，終而不見。

誰記得住那些瑣碎小事？

這宮中禮儀比牛毛還多還雜，蘇璘一講起來，簡直就跟大師誦經沒兩樣，唸個兩句，她就開始打盹。

她認為在這東宮，除了至今尚未見到的太子，就數蘇璘最大，聽她的，都不要反駁就對了。

乖乖的任人處置都不要掙扎就對了。

所以，她認命地被人妝點成像是要接受巡禮的大佛，這陣仗就和昨日沒兩樣，硬要比較的話，那就是頭上輕了一點點，沒有鳳冠，但有壓得她快抬不起頭的金步搖和翡翠髮簪。

她大概明白為什麼女人總是被迫在頭上戴那麼多東西見人，是要她根本就抬不起頭呀，唯有如此，才能顯現出對方的威風吧。

在蘇璘的帶領之下，她被宮女簇擁著來到金闕宮。皇上的寢殿就在三大主殿後方，雙重殿門，她欣賞著門上的描金字體，等人去通報一聲。

那字體極為狂野豪邁，她看得出神，直到蘇璘連喊三聲才反應過來。「嗄？」

「皇上等著見太子妃。」蘇璘低聲催促。

「喔。」應了聲，跟在蘇璘後方進了寢殿，她始終垂著臉，記著蘇璘說進宮拜見就是要奉茶，所以她待會必須跪著捧茶盤。

默想過一遍後，聽著宮人唱名，她上前，但還未奉茶，蘇璘先將她牽往床的方向。幾步的時間，她垂著眼發現四周似乎站了不少人，可這裡卻安靜得像是無人一樣。手背被蘇璘輕掐了下，她徐緩跪下。記得蘇璘所說，沒人發話不准抬臉。

剛想著便聽到一道沙啞的嗓音，「小歌雅，抬頭。」

那般親暱的稱喚，她立刻知道叫她的是誰，抹笑抬眼喊道：「皇上。」

會喚她小歌雅的，唯有爹和皇上。而一句輕喚，喚醒她塵封許久的記憶，想起幼年時，她是那般放肆大膽地摟著皇上的頸項，任他抱著上馬遊玩。

那馬跑得極快，她笑聲不斷，當時正值盛壯的皇上摟著她又親又抱地大笑，而如……對上病榻上的容顏，她心頭一顫。

人衰老時是如此的迅速嗎？

那雙精銳的眸不再意氣風發，那張俊逸面貌添上了風霜……

「吟歌？」已慎思脫口喚道。

梁歌雅不禁眉頭微皺了下。

但就在她抬眼的瞬間，在場的孔貴妃和皇后雙雙沉了眉眼。

孔貴妃出身兵部尚書府，皇后則是前首輔之女，當年她們都見過武將千金崔吟歌，如今再見她女兒，根本是同個模子印出，可以想見皇上內心的激動。

而同來奉茶的崔云良不滿皇上竟對她這般親暱，唯有站在她身旁的已太一，從頭到尾面無表情。

已慎思近乎貪婪地注視她的臉，那桃花眼彷彿琉璃石般，漾笑時流光閃動，如此美麗……若是當年他強硬地封了吟歌為妃，也該是這身裝扮，如此秀妍奪目。

那打量的目光讓梁歌雅抿了抿唇，垂下眼問安道：「兒媳婦見過公公。」

這話一出口，在場數人臉色都微微一變，蘇璘更是臉色慘白得像是隨時會倒下。怎會是公公？民間是喚作公公，可在宮裡的公公只有一款人啊！

崔云良不禁在心裡興災樂禍，期待她領罰。然而皇后和孔貴妃卻只是靜靜地等待皇上如何回應。

像是瞬間從一團迷霧中清醒，已慎思已經清楚眼前的人是他的兒媳梁歌雅，而非他曾經最愛的女子崔吟歌。

「叫父皇，小歌雅。」他噙笑道，沒有半點被冒犯的不悅。

瞧他神色不再渾沌不清，她才勾笑道：「好。」

「不是好，是臣媳明白了。」蘇璘咬著牙以氣音糾正。

皇上不見怪，這已是天大的恩寵，可千萬別再多說多錯。

「無妨，小歌雅，朕就賜你特例，在這宮裡，唯有你可以省去那些繁文縟節。」回神後，再看向她時，不再是一個男人看著女人的情動眸色，而是一個父親寵愛女兒的慈愛眼神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小歌雅，這是朕欠你的。」

梁歌雅偏著螻首，笑瞇了眼。「父皇，您沒欠任何人，我爹說過，沒有皇上就沒有國，沒有國就沒有家，他是皇上的左手，拿一隻左手換皇上的安危，再值得不過，我娘也說，皇上一向為民，民也該一心為皇上，她失去夫婿可保皇上無虞，百姓無憂，那是值得的。」

已慎思怔怔地看著她。「小歌雅，妳的娘親沒怪朕？」當年敘雅死時，他也在昏迷中，待他清醒時，吟歌已經死了，他根本沒見到她最後一面。

這些年來，他常想，她恨他嗎？恨他嗎……

「不，娘說過士為知己者死，她以我爹可以為皇上擋死而榮，更說我爹死了，就幾個人哭，可皇上要是崩了，這天下可要淹水了。」她說得淘氣，一點忌諱都沒有。

反倒是蘇璘臉色始終慘白，身形開始搖搖欲墜。

但這席話聽在已慎思心底，徹底解開困了他六年的心結，讓他從愧疚中重生而不再痛苦。那瞬間，無形的蒼老似是消失不見，整個人有神不少。

「說到底，朕就是比不過敘雅。」他打趣道。

「不，我爹是石頭，又臭又硬，我娘是火，又烈又燙，才能改變得了他，可父皇是天，火再野蠻也燒不上天。」梁歌雅徐徐道來，就盼能化解他內心的愧疚和疙瘩，也讓他不再多想。

畢竟都過了六年，早該放下了。

很多人都說娘是個放浪形骸的武將千金，但在她眼裡，娘聰明又內斂，表面上裝傻是逗爹憐愛，實則聰穎有獨到的處世之道。

而她，就喜歡娘說的道理。

已慎思瞅著她半晌，啞聲道：「聽妳這席話，朕不住恍惚了，覺得吟歌像是回來了……」

「不，我娘追我爹去了，她說向我爹借了這一世，要還他來世的。」

這話輕快噙著笑意，彷彿死亡壓根不可懼，被遺留下來的人也不可悲，讓聽者只覺得她是個古怪的姑娘。

「到底要如何教養，才能有妳這般豁達又不爭的性子？」已慎思嘆道。

因為豁達，所以看透生死，然並非對世間沒有留戀，只是她還沒遇到可以教她迷戀之物罷了。

「這得問我娘了，不過，」她想了下，斟酌著字句。「父皇，可不可以奉茶了？我的膝蓋有點疼了。」話落，她靦腆笑著。

「快起快起，蘇璘，備茶。」

「奴婢遵旨。」蘇璘趕緊端著茶盤遞給梁歌雅，領著她先朝皇上奉茶，而後轉到皇后面前。

「母后。」她輕喚著。

晏皇后容貌豔絕，儘管已年過四十，但保養得宜，就連臉皮都秀嫩無瑕，長睫輕掀，瞟了她一眼，拿起玉瓷杯，微頷首當是答話了。

相較於已慎思，她的反應算是相當淡漠，但梁歌雅不以為意。

奉完茶，她才發現表妹竟也在這裡，而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一

「好久不見了，七殿下。」她識得七殿下，是因為六年前那場戰役發生之前，便是他領著援軍到來，兩人不是很熟識，但他挺好相處，只是眸色太沉，讓人看不透。

不過無所謂，禮貌性地打聲招呼，應該是可以的吧。

直到這一刻，已太才像個沒有生命的木偶突然被注入魂魄，有了些許人味。「好久不見，歌雅。」

一見他的笑，崔云良眼裡幾乎快要噴火。「不是七殿下，他現在可是皇上欽封的慶王爺。」這是怎麼著，虧他還是她表哥，平常見著她就是一張死人臉，現在見到梁歌雅，就想起要怎麼笑了？

人家連他的封號都不知道，一句七殿下也讓他樂著？！

「喔……恭喜，對了，慶王爺，不知道映春城眼下狀況到底如何？」見著故人，她就忍不住追問。

「死傷慘重，地動時，聽說是因為鳥絕山崩塌，才會覆蓋整個城南，造成死傷上萬，如今城毀了快一半，但有屯兵在那裡幫著百姓重建，一段時日後，應該就能恢復往日榮景。」已太一難得說話，對她說得詳實。

「這樣啊……」

「咱們去過的陸家食堂沒什麼大礙，我巡城時遇著那老闆還提起妳，原本想帶些當地吃食回來，可惜路途遙遠，回到將日城也餽了便作罷，沒想到一回來就聽說妳被指婚了。」已太一說著，臉上沒有表情。

一旁的崔云良卻察覺些許不尋常，一張嬌俏臉龐慘白著，不住地往後看向姨娘。孔貴妃無奈嘆口氣。「皇上龍體欠安，咱們先離開，別在這兒擾著皇上歇息。」梁歌雅聞言，朝已慎思欠了欠身。「歌雅先退下。」

「小歌雅，有空便多到宮裡陪父皇吧。」

「好。」笑答之後，看向晏皇后，卻見她瞧也不瞧自己，她仍行了個禮，跟著孔貴妃一行人魚貫離開。

正打算回東宮補眠，卻被孔貴妃給叫住。

「太子妃，別擱在心上。」她笑道。

她一頭霧水地看著她。「什麼事別擱在心上？」她問得毫無心眼，身後的蘇璘忍不住閉了閉眼。

「難道妳沒瞧見太子不在這兒？」孔貴妃笑問。

太子在不在重要嗎？但這麼反問似乎又不太妥當。唉，在這宮裡，就連說話都不自由呢，真是麻煩。梁歌雅在心裡嘆了口氣。

「啟稟貴妃娘娘，太子是因為昨晚照顧皇上到天亮，人正在寢殿側邊的暖房歇著。」蘇璘噙著淡淡笑意回答。

「是嗎？本宮還以為，只要皇后在場，他就避之唯恐不及。」孔貴妃說著，逕自低笑，搶在蘇璘解釋之前，她又道：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，誰要皇后待他不親，

不過也對，又不是親生的，甚至是死對頭的兒子，要她怎麼將他擋在心上？」蘇璘凜著臉，卻無法辯駁，只能揣測她說這些話的用意。

「娘娘，那些事我不懂，也沒打算懂，倒是云良還請娘娘和慶王爺好生對待。」梁歌雅說著表面話應對著。

她不想被攬入宮中的渾水，有些事越不懂越好。

「放心吧，云良可是本宮從小看顧長大的，倒是妳……得多提防皇后。」

「貴妃娘娘此言不妥。」蘇璘低聲阻止。

「哪來不妥？本宮說話向來是有憑有據。」孔貴妃哼了聲，沒將一個東宮女官看在眼裡，反倒是上下打量著梁歌雅。「果真是個美人，就和妳娘一個模樣，可想而知太子走的這步棋有多陰險。」

第四章 俠義太子妃

梁歌雅皺起眉，還未開口，已太一已經冷聲插話，「母妃，適可而止，歌雅才剛進宮而已。」

孔貴妃微揚起眉，笑容可掬道：「太子妃，算起來咱們還有點姻親關係，要是在東宮遇到什麼麻煩，儘管來找本宮，本宮可以為妳指點迷津。」

梁歌雅勉為其難含笑，「多謝貴妃娘娘，我先回東宮了。」話落，舉步就走，蘇璘趕忙跟上。

「把你的目光收回來，人都走遠了，已太一！」崔云良跺著腳道。

「妳懂什麼。」哼了聲，他轉頭也走人。

「我懂什麼？」她拔尖喊道，挽著孔貴妃告狀。「姨娘，妳看他，就會欺負我！」

「還叫姨娘？」孔貴妃沒好氣地提醒。「昨兒個本宮是怎麼跟妳說的？」

「可……」她就是不能允許梁歌雅已經佔了太子妃一位，還連七殿下都想勾引……不要臉，就跟她娘一個樣！

「想成大事，就要沉得住氣。」孔貴妃輕拍她的手，拉著她邊走邊低聲面授機宜，

「梁歌雅是顆可以善用的棋子。」

「她？」

「妳可瞧見皇上待她如何，與她交好，總有用處，而拉攏她這點就要由妳去做了。」

孔貴妃捺住性子，諄諄教誨。「妳要知道就算當上太子，也不能保證能如願成為天子……妳嫁進宮，就要好生輔佐太一，而不是老和他鬧脾氣，得多用點心……」

一行人走遠後，一抹頑長身影緩步從偏殿的暖閣走出，似笑非笑地看著幾人離去的背影，想起剛才聽到的對話。

忍不住的，對梁歌雅又添了幾分好感。

她是聰明的，不曾進宮，倒是很懂如何應對進退，就連父皇也被她安撫得服服帖帖。

「殿下，要回東宮了嗎？」身後旭拔低聲請示。

「不了，我要出宮一趟，有筆戶部爛帳我得要親自確認不可。」已九蓮哼笑著，舉步離去。

等著瞧吧，看最後到底是誰坐上那把龍椅！

「其實那不是皇后的錯，是當年的柳淑妃膽大包天，竟買通御醫，差人混進長生宮，讓已懷孕七個月的皇后喝下催胎藥，導致皇后產下死胎，所以……皇后才會查得證據後杖責柳淑妃，柳淑妃當時也才剛生產，身子挺不住就走了，留下太子，於是皇后就把太子領為已有……」

回到東宮，蘇璘滔滔不絕地解釋著。

梁歌雅沒興趣聽，可話就在耳邊鑽動。

小時候就聽娘說宮中險惡，兄弟鬭牆，甚至是同室操戈，以往當作故事聽，沒想到這卻是血淋淋的他人人生。

如今想想，太子也真可憐。

皇后疼不了他也是情有可原，但太子……如果孔貴妃都知道，那麼太子也必然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在這狀況下，他又能待皇后多好？

真是筆爛帳，算不清是誰栽了因，誰領了果。

「說起來，太子對皇后還是相當尊敬，而皇后待太子更是視為己出，貴妃娘娘那些話全是子虛烏有，唯恐天下不亂，太子妃可別真聽進耳。」

梁歌雅漏掉大半段，如今回神聽到這席話，只覺得是謠言。

如果她是太子，絕無法將皇后視為娘親看待，如果她是皇后，更不會視太子為己出，畢竟那是人之常情，而這兩人還可以維持母慈子孝……那得要能擋下心間的仇恨才有法子。

皇后情緒藏得太深，她看不透，而太子她至今都沒瞧過，更無從評論。

「蘇璘，妳渴不渴？」她突問。

「太子妃……」蘇璘疑惑地看向她。

「妳要是渴了，就去喝茶吧，我累了想再歇一會。」放過她一馬，別再說了，讓她補點眠吧。

「不成，太子妃今天得再上宮廷禮儀。」

「咦？」

「太子妃今日面聖奉茶的表現，是皇上仁慈沒計較，但要是放任太子妃胡亂啟口，奴婢會遭殃。」

「沒那麼嚴重吧。」

「太子妃不明白，在宮中凡事都得小心，就連啟口都是門學問，一個不經心，會落得什麼責罰是無從預料。」蘇璘苦口婆心地勸著。「太子妃總有一日會成后，在那之前，太子妃得多加學習各種禮儀，了解如何應對進退，往後才有法子統管後宮。」

她真忍不住要擔心起太子妃了。解說了大半天，瞧她半點反應也沒，一心只打算歇下……堂堂太子妃豈能這般愜意？沒半點危機意識，這樣是要如何在宮裡生存？

梁歌雅哭喪著臉。

不是吧……沒那麼深的緣分吧，她不想在這裡待那麼久啊。

然而，不管她要不要，蘇璘還是開始日行一課，讓她邊聽邊打盹，還要分點心神以防被盡責的女官發現。

啊……太子妃可不可以換人做？

她這笨蛋，怎會忘了向皇上提這件事呢？

就在她懊惱時，課還是繼續上，直到掌燈時分，用過膳後，蘇璘才放過她。

終於可以休息了……她渾身無力地趴在床上，睡得迷迷糊糊之際，聽到宮中報時的聲響，她猛地醒來。

戌時四刻！

想起她和朱太傅戌時三刻有約，她趕忙爬起身。到底去不去？去，要是被人撞見，是會惹人非議的，但不去，萬一朱太傅一直在那等呢？

豁了出去，她套上一件樣式樸素的綠衫，長髮隨意束起，如昨晚般，像貓似的點步而去，輕盈得不驚動任何人。

遠遠的，就瞧見蓮池曲廊上站了個人，她加快腳步。

大概聽到腳步聲，那人回頭看她，漾開笑意。

梁歌雅呼吸微窒頓住腳步。今兒個有月光，映得他一身月牙白長袍隱隱發亮，像極天上的仙人，那般飄逸脫俗。

尤其那笑像是會勾魂似的。她的心微微顫著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笑問。

「沒事。」她呵呵乾笑。

唉，誰要她貪看美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只要是漂亮的，都會讓人忍不住多看一眼，可看得這般出神，真是有些糟呢，若被蘇璘撞見，肯定又要唸她一整天的經。

「去嗎？」他笑瞇了眸，說話聲輕氣薄，有種曖昧邀約的味道。

梁歌雅眼觀鼻、鼻觀心，忖著，自己應該乖乖地待在東宮，可是她又好想出去透透氣，暫時放鬆一下。

所以……就答應這一回，應該無妨吧。

「嗯？」

「走。」

已九蓮滿意的笑睇著她，伸手握住她的，卻被她一把撥開，他微怔了下。

「太傅，男女授受不親。」她俏皮提醒，沒有露出被冒犯的不悅。

這人的舉措太失禮了，虧他還是太子太傅。

「是授受不親，不過……」他目光往下一看。「妳怕蟾蜍嗎？」

梁歌雅驀地渾身僵硬，順著他視線一看，嚇得躍上欄杆，緊摀著嘴，不讓飆到舌尖的尖叫奪口而出。

要是把人引來，她被罵一頓事小，就不知道他會出什麼事了。

見狀，已九蓮忍不住放聲笑著。「好本事啊太子妃，妳這一跳，跳得還真高。」

「別笑我，趕快把牠趕走。」她又急又氣。

「妳站好，別亂動。」他感到好笑地用腳把蟾蜍踢下蓮池。「剛剛拉妳一把，就

是怕妳會被蟾蜍嚇著，可有人當我有二心呢。」

事實上，他慶幸著這蟾蜍來得是時候，要不可要壞了今晚的好事。

「我……」她赧然地跳下，輕咳兩聲。「不是……我是怕這樣不妥。」

「幫人一把是君子所為，可別錯把君子當小人了。」

「我沒這樣想。」她低聲咕噥。

「那還走不走？」他率先走在前頭。

「咱們要怎麼出宮？」

「待會妳就知道了。」

將日城的夜市集，從望南道綿延到城門，燈火燦亮，人聲鼎沸，教人會錯以為此刻是白天而非夜晚。而市集裡，賣吃食為多，有各種主食，自然也不乏各種甜食。酒樓、茶肆，亦有攤販推著車便在店門旁做起生意，吆喝聲不大，倒是人聲交談熱絡，讓這抹夜色非常有朝氣。

一輛由宮裡駛出的馬車停在一家食鋪前，店門不大，事實上，鋪裡也只擺了兩三張桌子，此刻早已坐滿。

「這麼多人……」一下馬車，梁歌雅就被這陣仗給嚇著。

「似乎沒位子了。」已九蓮沉吟著。沒想到這鋪子生意如此興隆，連這時分都擠滿人。

「沒關係，隔壁不是有攤販擺桌……欸，這是在賣什麼？」就像是初次進城的鄉下姑娘，梁歌雅不住朝隔壁望去。

「姑娘，小老頭賣的是燒烤，是邊境口味，炙旋燒子。」那攤販張嘴招呼著。

她雙眼一亮，拉著已九蓮上前。「咱們坐這兒，點幾樣燒烤，再跟鋪子買浮水酥餅和雜芋餅。」

她餓了，好餓好餓好餓啊……天，這是她來到將日城後，頭一次覺得肚子餓到快要受不了呢。

已九蓮噙笑看她拉著自己的袖角，故意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吶。」

她隨即鬆開手。「你這人好小心眼，人家是開心了，邀你一道用膳，你卻拿人家的話回堵。」朝他皺了皺鼻，她大方地在攤販前的位子坐下。

「對，我就是小心眼。」他垂眼看著那沾有醬油漬的椅子，怎麼也坐不下去。

「你幹麼站著擋我視線？」她沒好氣地瞅他，旋即像是意會了什麼，笑得壞心眼，「哎呀，瞧我傻著，太傅呢，怎會與我坐在攤前一道吃燒烤？人家要坐的是鋪墊軟椅，吃的是山珍海味呀。」

「少激我。」

「就激你。」她笑得挑釁，學那地痞的模樣，唯妙唯肖，偏又帶了幾分清靈生動，教他覺得好笑地搖頭，一邊在她身旁坐下。

「瞧，你這不就坐下了。」她嘿嘿笑著，臉上有幾許得意。

「不是被妳給激的，純粹是我餓了。」他回著，隨意點了幾樣燒烤。「妳還要吃

什麼，自個兒點。」

「你這傻子，吃道地的邊境燒烤，炙旋燒羊腿是必點，你點那什麼雞啊豬的，真是不懂品味。」梁歌雅趕在攤販燒烤前換了菜單。

「聽起來妳倒是很懂。」他哼了聲。

不就是燒烤，哪來那麼多講究？

「這你就不懂了，吃的學問，不在吃山珍海味，而是要吃其風味，每一種地方吃食能流傳，便因為它的獨特性，」她撇撇嘴，彷彿他是多鴛鈍的學子。「太傅懂得一堆大道理，卻不懂如何善待自己呢。」

已九蓮被她堵得回不上半句話，只覺這丫頭確實與眾不同極了。

瞧她繞過身旁，進了食鋪，點了雜芋餅和浮水酥餅，不知她跟老闆娘講了什麼，兩人同時笑得開懷，但旋即又愁著臉相望，接著又展笑，像是替彼此打氣，那臉色變幻之快，且喜怒哀樂如此分明鮮活，讓他不禁看得出神。

在宮中，每個人臉上像是戴著面具，沒人看得穿面具下的表情，喜怒全都同一張臉，虛偽得令人厭惡。

但她不同，當她一綻笑顏，就如春臨花開，朝陽輕撫，感染著人。

「你在瞧什麼？」

已九蓮猛地回神，驚覺她竟走回面前。

與他對望一下，梁歌雅神色有點靦腆的轉開眼，坐在他身旁。

她膚白細緻，吹彈可破，煞是迷人，尤其當她羞怯般地別開眼，那眼神……好嬌媚。已九蓮覺得自己又有些心神恍惚了。

「剛剛我和老闆娘聊了些映春城的事，講到地動時，她都快掉淚了，不過咱們在邊境長大的人，總是樂觀看待世事，有滅必有生，毀了有形的房舍，毀不去無形的信念，只要有心，一切都能重來的。」像是要甩開尷尬，她滔滔說著。

「怎麼妳一開口，倒比我還像個太傅？」他打趣道。

「有感而發罷了。」她晃了晃腦袋。「真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映春城。」

「妳都已嫁入宮中，這就意謂著妳沒有回頭的機會。」

「唉，待在宮中真沒意思，光是那些繁文縟節就快要把我給壓死。」說著，像是想到什麼，她抬眼，壓低聲音問：「太傅，你覺得太子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

他微揚起眉。「為什麼突然提到他？」

「今日我見到皇上，也見了皇后，聽人說了些事，覺得太子這人其實是有點可憐的。」

「可憐？」他從不覺得自己可憐。

「嗯，因為他的生母死於皇后之手，但又被皇后給收於膝下……我聽蘇璘說，他倆之間母慈子孝，我覺得不然。」

「不然妳認為如何？」

「那不過是表面罷了，生長在宮中的皇子，從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便要學會替自己的將來打算，太子夠聰明，就不能跟皇后撕破臉，皇后要明哲保身，自然也不會太虧待太子，但……

「過去都過去了，他們之間的結要是不打開，母子和睦永遠是表象，彼此的情感沒有交流，就學不會如何去愛。」

「愛很重要嗎？」他好笑問，甚至有著些許鄙夷。

愛能當飯吃，能夠讓他坐上龍椅？

「很重要，如果無法從他人身上得到愛，他就永遠不懂愛，一個不懂愛的人，心靈會變得扭曲偏頗，更糟的是渾然不覺，自以為行得正，其實路早就走歪了。」她搖頭晃腦地說著。

已九蓮神色冷鷙地看著她。她看穿他了？自以為是地對他說著大道理，是要告訴他，他的所作所為都是錯的？

她懂什麼？她不曾身處宮中，根本不懂得這座牢籠裡住的全是毒蛇猛獸，只要一個行差踏錯，就會落得萬劫不復！

「妳到底想說什麼？」他沉聲試探。

「我啊……真不想待在宮中。」她悶聲道。

「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「是啊，可我真不想跟那些人相處。」

「那些人？」

「除了蘇璘以外的人。」她毫不考慮道：「伴君如伴虎，我這人可不會委屈自己，想說的話還是會說，要是到時候觸犯龍顏，倒楣的還是自己，至於其他人就更不用多說，那裡頭藏著千千結，一結扣過一結，沒人想解，而我最不喜歡蹚渾水了。」已九蓮這才發現她不是在說大道理，也不是看穿他，純粹只是在發牢騷。了得的是，不過才一天，她就已摸出一些頭緒了。

「妳跟我說這麼多，不怕我去告狀？」

她哈哈笑著。「你要是會告狀，就不會帶我出來了。」

他凝睇著她。明明剛剛還悶著，卻突然又笑了，她的喜怒變換得極快，而且沒有算計，純粹的隨心。

如果他也在邊境長大，並非生長在帝王家，是不是也能和她一樣？這個念頭一上心頭，他不禁撇嘴嗤笑了聲。

瞧他在胡思什麼，竟羨慕起她來了。

「啊，來了來了。」

一抬眼，便見攤販端了個大盤，上頭擱了兩隻羊腿，沒有切塊更沒有切片，就是羊腿的模樣，非常豪邁的一道菜。

已九蓮有些錯愕，本想要問攤販有沒有刀子，卻見她從懷裡取出短匕，俐落地割下一片片的肉，直到只剩骨頭，才又伸手抓另一隻，如法削著。

「喏，嚐嚐味道。」她將短匕擦乾淨，一邊說道，卻發覺他的視線落在她手上沒有移開，她疑惑的瞟去。「有問題？」

「妳隨身帶刀？」那把短匕刀身泛著金銅色，握柄鑲著七彩寶石，看起來是賞玩用的，但那刃身極為鋒利，讓人不敢小覷它的殺傷力。

「不成？」她轉動著手腕，短匕在她蔥白指尖上舞動光彩，他卻一把奪了過去。

「嘿，你小心一點，這短匕很利的。」她嚇得拉過他的手，就怕他掐到刀身那可不是鬧著玩的。

但低頭一看，就見他掐得恰如其分，掐住刀刃，卻沒傷到半分。

「妳也知道這短匕很利，帶在身上不危險？」他冷著臉問。

她想把東西搶回，卻見他抬手拿高它。「你……那短匕是我爹娘留給我的遺物，還給我啦。」

「怎會留下這麼危險的遺物？」他微皺眉。該不會武將留給女兒的都是這等防身之物？

「短匕才不危險，胡亂使用的人才危險。」她皺了皺鼻，趁他不備，將東西搶回去收好，那鑲寶石的銅鞘，在短匕插入後還發出一記清脆的聲音。

他不禁興味十足地問：「那鞘上好像有機關。」

「是啊，怕這短匕不小心掉出刀鞘傷人，所以我爹特地請鐵匠在鞘口上裝個彈片，短匕一旦入鞘就會扣緊，不過得使點力才成。」

「那要如何取出？」

「按這兒就成。」她往鞘口一個凹處按下，短匕隨即彈跳出來。

「真是別致。」

瞧他伸手像是又要跟她搶短匕，她趕忙藏進懷裡。「快吃吧你。」

已九蓮沒轍，夾了一片肉，沾著附上的醬汁，嚥了一口，意外的好滋味讓他微微瞪大眼睛。這羊肉看起來毫不起眼，卻是皮酥肉嫩，簡直是入口即化，最重要的是，那醬汁有種清爽的青草味，掩去羊臊味外，還多了分清甜。

「好吃吧。」她呵呵笑著。

好吃是好吃，但對於她的無數疑問，他想要一揭謎底。

「妳爹娘沒留其他東西給妳？至少也該有些財物，或者是首飾之類的。」

據他所知，護國公的餉銀可觀，加上父皇所賞賜的珍貴物品，怎麼可能只留下一把短匕？

「我娘不愛首飾，我也不愛，所以當初要離開映春城時，我便把家中財物分給城南一些貧戶，只留下這把短匕。」她說著，笑容燦爛，像那些財物她壓根不看在眼裡。「畢竟這把匕首，可是我爹給我娘的定情物呢，我當然得留著。」

「送妻子的定情物竟是一把短匕？」他為之失笑。「是讓她留著自戕用嗎？」

她看他一眼，嘆氣搖頭道：「由此可見，你一點都不懂愛。」

「那是什麼玩意兒？沒見過。」

「我見過。」她吃東西的動作看似豪邁，卻又噙著抹優雅，那是源自從小耳濡目染的教養，光是看她的動作，便覺得吃是一種享受。

「妳愛過？」

「太傅，你懂那麼多聖賢之道，難道你都和那些聖賢相處過？有些事犯不著親自領略，看我爹娘就曉得了。」

「沒看過。」若論恨啊怨的，他在宮中見的就多了。

她嚼著羊肉，半瞇起眼，像是在思考什麼，就在他要催促她用膳時，她突然很認

真地啟口，「根據我娘的說法是，無法透過任何言語，想著念著，身不由己地想要保護對方，心不由己地眷戀那人，見不著，心便慌了亂了，見著了，心便緊了羞了，笑了也哭了。」

已九蓮聽得一愣一愣，最終忍不住笑出聲。「聽起來像是瘋了。」

「對，愛到極致，心魂都無法控制時，就是瘋了。」她也是如此認為，更無法想像自己會有那麼失控的一天。「可我娘就是如此，抱著我爹冰冷的屍體，她哭著笑著，瘋了狂了，在我面前嘔出血來，便隨我爹去了。」

笑意凝結在他唇角，只因他不相信有人會為愛如此癡狂，也因為她淺笑下的淡淡惆悵。

「我以為妳不會因為失去父母而難過。」他低低的說。

她的笑容溫溫淺淺，她的思緒太過豁達，他以為在她善良的魂魄裡，藏著一雙無情的眼，冷眼看著自身之外的人事物。

但並非如此，她只是把傷心藏得很深，用笑臉掩覆罷了。

「我又不是石頭。」她沒好氣地睨他一眼。「我很難過，可想到沒有爹陪伴的娘，我會更難過，所以我笑了，因為我知道哪怕是黃泉路上，他們也會攜手同行，那麼我孤單一點又有何妨。」

不知怎的，她一席話竟擾亂他的心，待回神時，他的手已經撫著她的頭，那一瞬間，兩人雙雙怔住。

已九蓮覺得尷尬了，他無法理解自己怎會這麼做；梁歌雅覺得逾矩了，可這動作來得正是時候，令她深埋的傷悲一點一滴地融化著。

但，總不能繼續這樣下去……

誰都沒有動，直到一聲嬌笑聲傳來，「姑娘，浮水酥餅和雜芋餅好了。」

食鋪老闆娘的嗓音讓已九蓮趁機收回手，也讓梁歌雅鬆了口氣，同時也感到些許落寞。

第五章 初識相思味

老闆娘走了幾趟，才把全部的菜端上桌，看著面前的四碗湯、四份浮水千層酥餅和兩份雜芋餅，已九蓮簡直傻了眼。

「呵呵，原來是夫人吶，小倆口一道外出用膳，可真是恩愛。」抱著空木盤，老闆娘呵呵笑道。

「不是，我們不是……」梁歌雅想解釋卻不知道該從哪裡解釋起。

「好，不打擾你們倆，等吃完再算帳就成了。」老闆娘說著，又回去招呼其他客人。

好不容易消弭的尷尬，這下可是加倍地在兩人之間發酵。

好半晌，已九蓮抬頭問她。「妳叫這麼多，確定吃得完？」

「有什麼辦法，老闆娘說，她弄了鹹甜兩種口味，鹹的是包豬肉餡，湯配酸辣，而甜的則是包了紅豆餡，湯搭桂圓紅棗，我沒吃過甜的，就忍不住想點嘛。」說著，她已經先吃起甜的，吃得太快還燙著嘴，當下瞇起眼，撫著嘴。

「瞧，才八月就喝這種甜湯，不燙著才怪。」他則是挑了鹹口味的浮水千層酥餅

品嚐，只覺口感酥而綿密，配上爆漿的豬肉餡，果真絕妙。

「燙著有什麼關係，誰規定甜湯不能在夏天喝？」

「冬天喝比較過癮吧。」

「我可不確定入冬之後，我還能再品嚐這甜湯。」

「到時候我再帶妳來。」已九蓮話就這麼不經意地說出口。

「真的？」

他這才驚覺自己給出承諾，不過既已出口，他也不打算要更改。「我說到做到，倒是妳要先把這些東西吃完，否則沒有下回。」

「這有什麼問題，我還有你啊。」她很豪邁地往他肩頭一搭。

看著她簡直把他當哥兒們的舉措，已九蓮是哭笑不得。「男女授受不親吶，太子妃。」他壓低嗓音哂笑。

她愣了下，趕忙縮回手，辯解道：「你剛剛摸我的頭，我現在搭你的肩，算是扯平了。」她這是撞邪了不成，怎會跟他稱兄道弟起來？

都怪他，待她這麼好，才會教她傻傻地卸下心防。

「歪理。」他笑著，催促她趕緊用膳。

梁歌雅開心地吃著餅，發現他的影子遮著她的，不禁橫眼望去，發覺他吃東西的動作斯文儒雅，彷彿出身極好的人家，而更重要的是——

「我突然想起，我已經好久沒有跟人一起用膳了呢。」她有感而發。

打從爹娘離世，她總是一個人吃飯睡覺，習慣了，也就覺得理所當然。如今身邊多了個他，可以同她邊吃邊鬥嘴，似乎……不太賴呢。

「我也好久沒與人用膳了。」他瞅著她道。

從小，他就都獨自用膳，用膳前還得先試毒，吃得是膽戰心驚，生怕一口飯就要了他的命。然而此刻，他卻和她坐在市集的攤販前吃著燒烤……真不敢相信自己會為攏絡她而做到這種地步。

但，有人並肩共食的滋味……還不錯。

「你都沒回家陪你娘親用膳？」她耍兇狠地睇起眼，彷彿他要是個不孝子，她就要代替他娘好好教訓他。

已九蓮一怔，這才想起自己正扮演著朱和麟的角色。「我娘……不愛與我共膳，所以我們總是分開用膳。」

「胡說，天底下豈有這種娘。」她壓根不信，想想又嘆了口氣道：「又不是在宮中，用膳時，一人一邊，再好吃的菜餚都覺得難吃了。」

「宮中一向如此。」

「真是壞規矩，既是一家人，自然要一塊用膳，你吃我的口水，我吃你的口水，這樣感情才會好。」

「聽起來很髒。」他一臉嫌惡道。

她橫睨著他，眸色很叛逆，突然搶過他手中的酥餅，咬了一口再往他唇邊一湊。

「哈哈，你沾到我的口水了。」她得意的大笑，一點姑娘家的矜持都沒有。

他錯愕地看著她，旋即唇角一挑。「哼，是妳先沾到我的口水，這酥餅我已經吃

了好幾口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原本還笑著，帶著些許挑釁，接著才慢半拍地發現，自己剛剛好像做了一個無比大膽的動作……

瞧她粉顏忽地漲紅，嬌羞得不知所措的模樣，他不禁斜勾唇角。原來，她也有這種表情……終究是個姑娘家，能多沉斂豁達來著，總是有死穴吧。

像看出興味來，他托腮欣賞著她羞窘的俏表情。

「你幹麼這樣看我？」她薄斥道。

「不能看？」

「不能。」

「妳管得了我的眼嗎？」

梁歌雅瞪著他，既不能戳他眼睛，也不能搗他眼睛……她今晚不太對勁，實在不該再跟他相處。此念一上心頭，她立刻決定走人。

但才剛站起身，便聽他涼聲道：「還沒付帳呢。」

她瞪大眼。糟，她向來身上不帶銀兩，在東宮也沒人給她銀兩……太久沒用錢，都忘了吃東西是要給錢的。

怎麼辦？垂眼看著笑得萬分壞心眼的他，她軟下身段央求著。「太傅可不可以先幫我付帳？」真是一文錢逼死一名英雄好漢，她明明就尷尬得要命，卻不能一走了之，還得低頭求人。

「這是求人的姿態？」

那溫潤嗓音裡著壞心眼的笑意，讓她不由得瞪大眼。她怎會忽略這人渾身的霸道和危險氣質，老把他當成善人來著？

那……厚著臉皮走人？也不對，他是他帶出來的，想回宮也得由他帶才成呀，否則她怎麼回去。

彷彿看穿她的焦慮，巴九蓮故作好心，「我這人呢，其實很好說話，既然妳都低頭了，要我答應也不是不行。」

話說得迂迴，但梁歌雅一聽便知是要談條件，皺了皺鼻，順著他的話意問：「那要我怎麼做，你才會答應？」

就喜歡她這一點就通又爽快的性子。巴九蓮笑瞇眼。「吃飽了，也該走走，要不回去怎麼睡覺？」

還逛街？她抽口氣，很是為難。「可我要是不早點回去，萬一被蘇璘發現，我就吃不完兜著走了。」她不要再聽蘇璘唸經了。

「那可不關我的事。」他一臉愛莫能助，起身付了銀兩，感覺付了帳，就像是買了她作陪的時間，回頭笑得不懷好意。「還不跟上？」

不過是一頓伙食，她就把自個兒給賣了？！梁歌雅簡直不敢相信。「你怎麼可以這麼壞？」

「誰規定我不能壞？」

「你……」你了老半天說不出話，她敗下陣來，認命地跟著他的腳步，逛大街。

望南道兩旁的商鋪和攤販，長長一排不見底。

要論走路，梁歌雅自認體力絕不輸人，但他卻像是老牛拖車，走兩步便歇下，接著也不知是在磨蹭什麼，竟是賴在人家鋪子裡不走了。

「大爺……」她低聲催促。

照他這走法，到天亮都逛不完呀。她意興闌珊的看著擺在架上的玉飾，壓根不覺得有什麼美的。

「噓。」他朝她比出噤聲的手勢。

她皺著眉，但還是乖乖地閉上嘴。她百無聊賴地閒晃著，一旁的對話同時飄進耳裡。

「所以得趁這當頭去收汾南的米才是。」

「可有確定門道？」

「這是身為皇商的衛當家傳出的消息，說有多少他便收多少，價格可是翻漲了呢。」

「但近來又無戰事，戶部購買低廉的汾南米做什麼？」

「管他的，咱們有銀兩可賺才是重點。」

說到這兒，聲音越來越低，梁歌雅也沒興趣去看談話的人是誰，甚至到底在說什麼，她現在只想趕緊回宮。

「妳瞧這玉釵如何？」

突然，一支釵頭翠綠，穿洞串金穗，釵尾通白的玉釵遞到她面前。

她興致缺缺地說：「我不懂這些。」她不喜歡在頭上綴東西，麻煩。

「真是個不解風情的丫頭。」面對她冷淡的回答，已九蓮也不以為意，她的反應早在他預料之中，重要的是他聽到了想聽的事。

儘管她表明了沒興趣，他還是買下玉釵。這玉釵算不上頂級，自然比不上宮裡的玉，但人都走進來叨擾一會了，不買東西總覺得失禮。

買好玉釵，走到玉鋪外，他便將玉釵交給了她。

「給我做什麼？」她皺眉道。

「就當是謝妳陪我逛街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收下玉釵，感覺不是很像在收定情物嗎？明知她的身分，他還送她玉釵是不是太大膽了？況且，瞧他的樣子也不像是喜歡她。

正要把玉釵還給他時，卻聽到有人拔尖聲音喊著。「搶劫！」

幾乎是不假思索的，她舉步朝聲音來源跑去。

「歌雅！」他喊著，卻阻止不了她飛快的腳步，噴了一聲，他趕忙追去，就怕她出意外。

其實梁歌雅儘管只有一身護身拳腳，但要對付一個宵小，已是綽綽有餘，沒兩三下便追到人，將之給制伏了。

待已九蓮趕到，就見她踩著那宵小的背，正彎下腰要將對方搶去的包袱取回，不料這個動作讓懷裡的短匕掉出，那宵小見狀，立刻抽刀出鞘，朝她劃去——兩

人距離如此近，近到她無法閃避。

電光石火間，一條有力的臂膀將她撈進溫熱的懷裡，讓她避開致命一擊，然而卻有鮮血噴濺到她臉上，她霎時瞪大眼。

不過是瞬間的事，她一退開，那宵小就帶著她的短匕，一溜煙地鑽進人潮裡消失不見。

「太傅……你要不要緊？」她顫聲問著他臂上的傷，鮮血正汨汨淌落。

已九蓮倒是不在意這傷，反而看著宵小逃逸的方向皺眉道：「妳的短匕被拿走了。」

「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傷……咱們趕緊回去吧。」瞧他鮮血直流，她心底慌得很，不住地拉著他。

「可妳的短匕……」他惱著。

今日要她作陪，一來要博得她好感，二來是想聽些坊間消息。為免被她識破，他不要旭拔跟來，豈料竟遇上這事。

「那不重要！」她緊抓著他。「人活著才是重要的！」

垂眼，對上那雙毫不遮掩焦急的桃花眼，裡頭映著他，彷彿他佔有了她的全部世界，他忍不住掀唇低笑著。

「你還笑，快走啦！」

她不懂他為何而笑，她討厭見血，不願見任何人為自己而受傷。只有已九蓮自己明白，他笑，是因為他在她眼裡找到了佔有之地。

兩人回到宮中，為免引起騷動，他要她先回寢殿。她原本不肯，可也怕這事鬧開，會累得他領罰，只好捺住擔憂，乖乖地回寢殿。

翌日，戌時三刻，她到蓮池曲廊等他，直到天都亮了，依舊不見他來。

一連幾天，始終盼不到他來，她開始胡思亂想。

是傷勢惡化了嗎？她曾經不著痕跡地試探蘇璘，卻得知朱太傅已有多日沒進東宮，至於原因，倒是沒聽說。

他是為掩護她才不進東宮，還是傷勢重到無法前來？

她慌了，等不到他，她心亂如麻卻又不知該如何是好。她的身分讓她不能隨意探詢他人之事，就怕惹來不必要的紛爭，但要是不親眼見著他沒事，她的心實在是靜不下來。

想著那有力的臂膀、溫熱的懷抱，她的心微微顫著。已經許久不曾有人將她護在懷裡，那一瞬間，她的心騷動著，直到現在還是平復不了。

而握在手中的玉釵，彷彿有他殘留的餘溫，讓她更加浮躁，未曾有過的陌生情緒衝擊著她，梁歌雅頭一次慌了手腳。

她只知道，她想見他……想見他！

然而，眼前她能做的，還是只有戌時三刻在老地方等他。

坐在欄杆邊，她垂眼等待著，聽到有腳步聲靠近，她猛地抬眼，未料來者竟是一——「慶王爺？」

「歌雅，妳怎會在這兒？」已太一大步走向她。

「我睡不著，到外頭走走。」她勉強漾笑掩飾失望。「倒是你，這麼晚了，怎會到東宮來？」

「父皇賞賜了這盒首飾給妳，我本來是要交給太子，既然在這兒遇見妳，就直接交給妳了。」他將手中的鏤金髹盒遞給她。

「這……父皇不用這麼多禮。」她苦笑道，沒打算接過手。

「這是父皇給兒媳婦的見面禮，云良也有，所以妳也收下吧，要是不收，可是會惹父皇不快的。」他硬是將髹盒塞進她手中。

梁歌雅只好勉為其難地收下，說了聲謝謝，卻見他還站在身旁，像是還沒打算離開。「還有事嗎？」

「太子待妳可好？」

她掀唇淺笑。「好。」事實上，打從進東宮至今，她還沒見過那個人。

「如果待妳好，妳又怎會睡不著，獨自一人待在這裡？」已太一濃眉微攢，武將特有的殺伐之氣極重。「太子早就離開父皇寢殿，他沒多撥點心思在妳身上？」她有點頭痛地垂下眼。「慶王爺還是早點回去歇息吧。」她才不想知道太子對她是何心思，她現在只想知道朱太傅到底傷癒了沒。

兩個素未謀面的人，要在成為夫妻後就有感情，那根本是強人所難，她從沒想過和太子能有幾分情，只盼能相安無事地共處，便是極好。

「歌雅，妳要提防太子。」

她重重地擰著眉。「我知道。」事實上，她誰都該防，包括他。

她或許不夠聰明，但也知道有許多人視她為棋子，至於要不要成為棋子，得看她心情！

瞥見她臉上的不悅，已太一不禁微詫。「妳到底是怎麼了？」記憶中的歌雅總是笑容滿面，就算在父母雙亡時，也鮮少顯露情緒，可如今他卻瞧見她毫不遮掩的怒氣。

「我很好。」只是獨處時不想被打擾。

「聽我勸告，千萬別著了太子的道，否則妳的下場會和晏清河一樣。」他的嗓音不鹹不淡，字句很用心，但沒有情感。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」她連晏清河是誰都不知道。

「六月時，太子上奏了濟仙河水利工程貪污一案，並查辦了工部，才得到太子之位，如今牽扯出工部和戶部掛鉤貪污，他又開始彈劾戶部尚書晏清河，削減皇后一派的勢力。」

梁歌雅真是想哭了。她對朝堂的事一點概念都沒有，他向她說這些做什麼？「削減皇后一派的勢力又如何？」好吧，也許她可以猜到晏清河和皇后有關，可太子要對付皇后，與她何干？

「太子和皇后的相處在朝堂間被引為美談，說是母慈子孝，可如今兒子揮劍斬母親的兄長，妳說太子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？」他說時瞅著她，像是要從她身上找到些許蛛絲馬跡。

光憑老九能追查出這些事，他壓根不信。但她就不同了，當年護國公在朝堂時，與六部皆有交情，要是她從中引線，幫老九查得帳冊，那的確有可能辦到。

再者，憑她的容顏讓父皇開心了，難保父皇不會釋出手上的權力，方便老九追查朝堂下的骯髒事。

若真是如此，那就代表她已被老九給蠱惑，此後他得改變作法。反之，也許他可以趁現在將她拉到己方陣營。

和她談太子？她根本還沒見到他好不好！「慶王爺，你說的那些事，我都不懂！你也知道，我從小在邊境長大，跟朝堂的官員半點交情也無，太子就算想利用，也無從利用起。」

說了一大堆，她再傻也猜得出他在試探她什麼，但這根本是多餘的。她不想被牽扯進宮廷鬥爭之中，誰要當皇帝、誰要得寵都與她無關。

可悲的是，在映春城的百姓到底有沒有人在乎！

已太一微揚眉，瞧她似乎沒撒謊，心微寬，放軟口氣道：「歌雅，我只是擔心妳，太子擅長用無害的笑臉贏得好感，再從中得到好處，之後便棄如敝屣，一如他現在對待皇后這般，妳可要當心。」他說得語重心長。

「多謝慶王爺的忠告，我記住了。」察覺自己的語氣太冷，她也軟了口氣。「時候不早了，慶王爺還是早些回去吧。」

「如果有什麼事，儘管來找我。」

「我知道，多謝。」

送走了已太一，她仍繼續坐在欄杆上等待，壓根沒發現有雙眼正瞅著她，但那人終究沒有現身，腳跟一旋返回太子寢宮——灼陽殿。

而她，癡癡地等，等過一夜又一夜。

直到一天，打從掌燈時分便開始下雨，她不由得求著雨趕快停。然而這雨卻像是在和她作對，越下越狂，毫不消停。

雨不停，他恐怕沒事也不會到蓮池曲廊上吧。

「太子妃，皇上差人賞了一把琴呢。」蘇璘抱著一把琴從寢殿外走來。

她倚在窗前，瞧了一眼，心知那把通體烏亮的琴絕對是把絕世好琴，但她沒興趣碰。

「太子妃，妳瞧瞧，這可是進貢的琴，是有名的琴師伊和弦特地獻給皇上的，這底座還有他的落款，聽說他造的琴是無價之寶，外頭叫價萬兩還買不到呢，但皇上竟把這琴賞給太子妃。」蘇璘笑得眉飛色舞，活似這恩寵是給她的。

梁歌雅懶懶地看著她。「蘇璘，這幾日太子可有回東宮？」

蘇璘神色變了下，隨即又揚笑道：「皇上這陣子龍體微恙，交代了些朝堂上的事讓太子辦，太子自然是沒回東宮，太子妃不用心急，太子這是替皇上分憂解勞，是好事。」

她在乎的才不是太子如何，就算真如慶王所說，皇后母子翻臉成仇也不關她的事，她想知道的是——「因為太子沒回宮，所以朱太傅也沒進東宮？」

這是這陣子太子妃第三次這麼問了，蘇璘微微起疑。「太子妃是否太在意朱太傅

了？」忍不住問出口，想想又覺得不對。

太子妃沒機會遇見朱太傅才是，但太子妃的反應又著實古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「不過是隨口問問罷了。」為免被蘇璘看出端倪，她起身接過琴，往錦榻前的小几擱下，纖長的指隨意撥過。

「太子妃，這盒裡裝的是珠貝打磨的義甲。」她趕忙再將一只盒子遞上。

梁歌雅接過手，裡頭珠貝打磨得薄透，可以想見撥弄琴弦時那聲音有多清脆。想著，她便戴上義甲，右手輕抹弦，琴音脆亮繚繞如珠玉落盤。

她左手按弦，右手挑撥抹刷，瞬間自成一曲，那琴聲鏗鏘有力，宛如戰馬出征，旋手一抹，出征的號角忽響，雙手一靜，萬物俱寂，右手再輕攏慢撚，恍似戰事起，兩軍對峙，正一一試探彼此，隨即琴音急刷成雨，亂撥如風，猶若千軍萬馬齊發，聽得蘇璘心口一顫。

待一曲結束，她還回不了神，彷彿真上了一回戰場。

「蘇璘？」瞧她傻愣愣地沒吭聲，好笑喚著。

「太子妃竟有著超群的琴藝啊……」她激動得不能言語。

原以為交把琴給她，不過是給她打發時間，隨便撥弄好玩，沒想到看似野馬的太子妃，竟有這等琴藝。

「我娘的琴藝才叫一絕。」她依舊笑著，隨手撥著琴。「我有些生疏了。」

雖說她喜歡習劍練棍，但一些姑娘的才藝，除了女紅外，娘全要她學足，所以她琴棋書畫自有一定的水準，但在鎮朝侯府什麼都沒有，只好練練棍，排解太過空閒的時間。

「這哪生疏了？太子妃要是在下個月的秋賞宴上露一手，肯定要嚇死一些嬪妃。」她蘇璘待在宮中近三十年，什麼樣的琴聲沒聽過，由她口中道出的，自然是最公允的。

「百花宴？」

「是啊，本該前兩日舉辦的，但因為皇上龍體微恙延到下個月，依照宮律，後宮嬪妃和太子、王爺都得列席，即正是嬪妃們使出絕活，換得封賞的好時機呢。」蘇璘說著，已經開始幻想太子妃技冠全場的畫面。

梁歌雅嫌棄地皺了皺鼻。

她最不喜歡那種場合了。琴藝重在修身養性，要是拿來比較炫耀，未免太無趣。兩人再聊了些瑣碎小事，蘇璘便先行告退。

看著雨勢不停，梁歌雅心煩地撥著弦。

一點一挑，一抹一刷，琴音低鳴如泣如訴，曲音婉轉，如穿雲霄，驀地一切靜止，彷彿凌駕高處難覓去處，猶如眼前的她，但心思一轉，又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人生苦短，作樂須盡歡，她不貪榮華富貴，只貪怡然自在，心無罣礙，自得喜樂，她不要庸人自擾，要靜心沉淀，一旦慌亂，只會損人害己……

「一絕的琴音。」

那熟悉的噙笑噪音傳來，她猛地抬眼，竟見他就在窗外，她趕忙將琴擺好，驅前

看著他問：「太傅，你的傷可還好？」

第六章 原來非太傅

一聲太傅讓已九蓮的臉色微僵，但一會又掀起自嘲的笑。「一時半刻還死不了。」是他順水推舟扮起太子太傅，可如今聽她這般喊他，真不是普通的刺耳。

「說這什麼話，我這幾天一直擔心著你，就怕你的傷勢惡化，甚至夜夜到蓮池曲廊等你，卻始終等不到，教我急著呢。」她連珠炮地說著，不忘審視他的氣色，確定他臉色紅潤不帶病氣，才總算安心。

「擔心我？」他噙著慵懶的笑。

她等了幾夜，他是不清楚，可那一夜他本要現身，卻見已太一到來，心底一惱就不想見她了。

「你是因為我才受傷，我怎能不擔心。」她沒心眼地說，顯得理直氣壯極了。但這般說詞卻不是已九蓮想聽的。「就如此而已？」他要的是她的心動。

「不然呢？」

他沒轍的搖著頭。「我有東西要拿給妳。」說著，他乾脆推開窗子，直接躍入屋內。

這舉措嚇了梁歌雅一跳，正覺不妥，要出聲請他離開時，他卻將手裡的油紙袋遞了過來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她接過手。袋裡的東西還熱著，隱約聞到陣陣熟悉的氣味。

「打開不就知道了？」

她打開來，入目的東西讓她心頭一動，猛地抬眼，才發現他肩頭和髮都濕成了一片。「你……去幫我買雜芋餅？」

「讓妳解解饑。」他漫不經心地說著，不承認自己是為再見她那日的笑靨而這麼做，反倒說服自己是為下猛藥，徹底收買她的心，才冒著雨特地去買。「快吃吧，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梁歌雅怔怔地看著他，說不出心底是怎樣的滋味。她從小甚少鬧情緒，可有時嘴饞得難受，想吃什麼要是沒吃到，心裡就是不舒坦。記得有回半夜鬧著要吃沙河粉，爹特地跑到食堂，求著大廚開伙。

那時，也是近乎這種感受，彷彿自己被人捧在掌心裡疼著。

他疼她嗎？正想著，外頭突然傳來蘇璘的聲音，她趕忙推他離開。「你快點走，要是被人瞧見就糟了！」

已九蓮撇撇唇。「讓我看看誰敢趕我走。」這傻子，他能踏進她的寢殿，怎麼她一點都沒起疑？

「你！你私闖我的寢殿，不知道會惹出什麼大事嗎？」她用力推著他，偏偏他硬是八風不動，而蘇璘的腳步聲逼近，她已不及阻止——在門開的瞬間，她只能將他護在身後。

瞅著她保護的姿態，已九蓮微揚起眉。

她的個頭是不算太矮，但也不過到他的喉間，是要怎麼遮得住他的身形？而進門的蘇璘不禁一愣。

瞧她神色變換著，梁歌雅急聲解釋，「蘇璘，別喳呼，我和他之間什麼事都沒有，你千萬別誤會。」

蘇璘不解地看著她，再看向垂眼低笑的太子伸出雙臂將太子妃擁入懷裡，當下趕忙垂眼，面頰一陣熱。

梁歌雅嚇得掙扎，回頭要推開他，但不知他是打哪來的蠻勁，竟箍得她掙脫不開。

「你太放肆了！」她惱斥。

這人是怎麼回事？竟當著蘇璘的面輕薄她，敢情是活膩了？

「蘇璘，我太放肆了？」他俯近她，熱氣吹拂過那雪白頸項。

「不……」蘇璘羞赧答道。

不？梁歌雅錯愕。蘇璘不是該長篇《女誠》說個沒完沒了，目睹朱太傅抱著她，她竟不覺放肆？

「聽，蘇璘覺得不呢。」他低低笑著，唇有意無意地拂過她的頸項。

她頓時泛起陣陣雞皮疙瘩，回頭一瞪，卻對上他笑得邪魅的眸，心頭狠狠地一顫。

蘇璘聽著覺得古怪，思索一番，不禁問：「殿下是不是在戲弄太子妃？」

梁歌雅瞠目。「殿下？」

聽太子妃像鸚鵡學舌，蘇璘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測。「太子殿下怎能戲弄太子妃？」

「蘇璘，你不懂，這可是閨房情趣。」已九蓮很滿意懷裡的人兒不再緊繃，擺擺手要女官離開。

「奴婢告退。」蘇璘立刻退出殿門外。

寢殿裡闌靜無聲。

好半晌，梁歌雅才聲音沙啞的啟口。「你騙我。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還敢說沒有？！」她惱火地使勁掙開他，拿油紙袋丟他。「你騙我是太子太傅，你……」她不敢相信，自己竟被人給騙得團團轉！

還記得，當初蘇璘說太子要她前往鎮朝侯府，免得自己又像野馬似的跑出府……

如今想來，這一切根本是他的算計！但她哪想得到，那個馬車上的尊貴公子就是當今太子。

「這可冤枉了。」已九蓮撿起油紙袋，訕訕地提醒她，「從一開始，就是你先誤認我的。」

她一愣，完全無從反駁，確實是她自作聰明地當他是太子太傅，可是——「你知道我錯認，就該跟我說。」

梁歌雅又羞又惱。虧她剛剛還想保護他，如今想來根本是笑話一場。

「為何要跟妳說？我要是跟妳說了我的身分，妳可會用原本的態度對我？」他噙笑反問。

梁歌雅這下答不出了。如果是太子，她自然會防備……她真是笨透了，明明就覺得他的儀態和氣質不像尋常人家，她卻像被什麼蒙蔽了心，不曾深思，甚至刻意

忽略。

「瞧，妳答不出，那就代表妳不會打從心底交我這個朋友。」已九蓮甩著油紙袋，然後突地拋給她。

梁歌雅下意識地接過手，那溫熱的雜芋餅，教她想起那天與他遊逛夜市集的點滴，心頭頓時百感交集。「你本來就不是我的朋友……如果你當我是朋友，為何要瞞騙我，甚至還求皇上指婚？」說著，她緩緩抬眼。「你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？」有些事，就算摃上耳朵，還是會傳進她耳裡，有些事，就算不想知道，但當太多蛛絲馬跡一一浮現，她很難不做聯想。

兩人才在潑水節見過，八月時皇上就將她指給他，還特地要蘇璘到鎮朝侯府看守她，擺明是非要她嫁進東宮不可。

誰會要一個無用之物？宮中的勾心鬥角時有耳聞，有利者為友，無利則捨棄，而她呢？他到底貪她什麼？

然而，不管如何，那晚他願意帶她出宮，她是開心的，已經有許久沒有那麼開心。

「我想從妳身上得到什麼？」他低低笑著，徐步逼近。「我貪妳的美貌，我貪妳的與眾不同，而且我還可憐妳孤女的身分，可憐妳被囚在鎮朝侯府裡當棋子，所以我拉妳一把，妳該感謝我的。」

「我一點都不可憐，可憐的是用自以為是的眼光看我的人。」她不信。

潑水節遇上她，他派人調查她，因為想幫她而將她迎入東宮？天底下有這種幫法嗎？根本是把她從小牢籠帶進個大牢籠裡。

「那麼我可憐妳丟失了父母遺物，成不成？」話落，他從懷裡取出一樣東西。

梁歌雅怔怔地看著那短匕，顫聲問：「它不是被拿走了？」她雖然心疼失去父母留下的遺物，可沒有一樣身外之物能比得上人命，所以她便讓自己作罷不再想，沒想到還有失而復得的一天。

「這幾日忙著要找到這把短匕費了點時間，總算在一家當鋪找著，也循線逮到那宵小，直接押進官府。」

她難以置信地接過手，緊緊地抓著它。「所以你這幾日都沒到蓮池曲廊，是因為在追查這把短匕？」

「它可是妳爹娘留給妳的遺物，就算翻遍整座將日城，我也會把它給找出來。」瞧她眼眶泛紅，顯見她是如何重視這把短匕，可在那當下，她選擇的是先治他的傷。

無法否認，他因為她那時的抉擇而感到愉快。

他要的就是她的全心全意，在她眼裡，唯有他才是最重要的。

「謝謝你……你救了我，還替我找回短匕，我該怎麼感謝你？」

「怎麼感謝呢？有句話是這麼說的，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。」他皮笑肉不笑地說。

知道他是在記恨她剛剛說得太過火，她赧然地垂下小臉。

「我要妳，是因為妳美，我要妳，是因為妳善良，我要妳……就是想要妳，就這麼簡單，妳信也好不信也罷，橫豎妳人都在東宮裡，已是我的太子妃，信不信都

無法改變什麼。」他喜歡一點就通的聰明女人，花點時間馴服更是種情趣，順毛逆毛怎麼梳他會拿捏得當，把她給整治得服服帖帖。

「我……」她的舌頭像是被貓吃了，半句話也吐不出來，熱度從頸項一路燒上臉蛋，這會更是不好意思抬起頭來。

要說他是作戲，也實在沒必要做到這地步，將日城說大不大說小不小，想在幾天內找到這把短匕，也不是簡單的事，肯定是花費了極大的心血，再者，他代替皇上處理朝堂之事，還得分心幫她找短匕，甚至幫她買了雜芋餅……

他說的沒錯，要是他沒有隱瞞身分，她待他肯定有所成見。

一連串反省下來，梁歌雅覺得羞愧了。想想她也不知何時變得自以為是，彷彿進了宮，每個人都成了不可靠近的壞人。

是她先築出心防的，又怎能怪他騙她。

眼下該怎麼辦？她微抬眼偷觀著，就見他大刺刺地坐在錦榻上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看不出喜怒。嘆了口氣，她認命地走過去，清了清喉嚨，怯怯的開口，「太傅……」

「誰？」他掏了掏耳朵。

她咬了咬唇，暗罵自己改不了習慣。「不是，是太子……」就差一個字嘛，幹麼這麼計較。

「我姓太名子嗎？還是妳也是我的奴婢不是我的太子妃？」他笑瞇眼，眸底卻顯露出不快。

梁歌雅抓緊短匕，咬了咬牙道：「對不起啦……小九蓮。」

他驀地瞪大眼，難以形容聽到這種叫喚心底是怎樣的感受。「妳就非得加個小字不可？」他二十有五，真的不小了。

「可這種叫法比較像一家人嘛……」而且要她開口喚他名字，很羞人耶。

「我不喜歡。」從小到大沒有任何人喚他小九蓮，那種噁心至極的叫法，也只有她這種兒時有爹娘疼愛的人才喚得出口。

她垂下小臉，想了下，再喚道：「小九。」

已九蓮不禁抽動眼皮。「小歌雅，妳故意的。」

她噗哧一聲笑出來。

他迅速起身要抓她，她跑得更快，一下就跳到床上去，還止不住嘴邊的笑意。

「妳好大的膽子！」已九蓮豈會放過她，她跑他就追，三兩下便把人給勾進懷裡。

「叫我小九？當我是路邊的貓狗不成。」

「鬧著玩的。」她難得尖叫，縮肩笑著。

「妳知不知道我是誰？以為我是妳能夠鬧著玩的嗎！」他粗聲粗氣地吼著，可那成串銀鈴笑聲其實流淌進他以為冰封的心，是他聽過最美的聲音，彷彿空靈的天籟，觸動了他的靈魂。

「對不起嘛。」她扁嘴裝可憐。

他微瞇起眼，臉還板著，但唇角微微顫動，像是被她的笑意給感染的而固守不住，就連他的心也被拉扯著，不住的鼓譟。

「不氣了？」她笑露編貝。

她要的很簡單，只要懂她，知道她想吃雜芋餅便陪她一道吃，知道她不捨得短匕就幫她找回，哪怕他待她還有許多瞞騙，她也願意信他，甚至把心交給他。

他哼了聲，略鬆開她。「趕緊吃餅，涼了就不好吃了。」

說完，乾脆把她拉下往床上一坐。

梁歌雅喜孜孜地吃著雜芋餅，捏了一口問：「要不要吃？」

像個大爺似的，已九蓮微張嘴等著。

她苦笑搖頭，心想他既是自己夫婿，餵他也無妨，就把雜芋餅送到他嘴裡，然而他咬得極快，連她的手指也咬住了。

「啊……」她想要收回手，卻感覺他的舌正舔著自己的指頭，登時羞紅了臉。「你你你……」

看她羞得連玉潤耳廓都紅透，他更加的心蕩神馳。「快吃吧。」他催促著。

「我、我在吃了啊。」她小口小口咬著，心跳得有些不順。

過往以為他是太傅，一旦他有些過分親密的舉措就覺不妥，而今知曉他的身分，似乎一切都名正言順了，可太名正言順，反倒教她覺得很難為情。

「吃完我買的雜芋餅，就輪到我吃妳。」

「吃……吃我？」她差點咬到自己的舌頭。

已九蓮湊近，探出舌往她臉頰舔過，嚇得她摀著臉，險些放聲尖叫。

「你要做什麼？！」她心跳加劇，想起小時候半夜哭著找娘，卻發現爹娘都沒穿衣裳地睡在一塊……對了，蘇璘說過夫妻同睡一床，就是在行周公之禮。

所以，他所謂的吃，就是想要她的身子？

「妳說呢？」

「等等、等等。」她忙往床內側退。

她沒有心理準備，雖然蘇璘早交代過，可她根本沒放在心上，畢竟太子一直沒出現，她當自己被打入冷宮，以為兩人會一直是對有名無實的夫妻，哪裡曉得他早就現身，現在還打算將生米煮成熟飯！

「等什麼？難不成還要等著蘇璘伺候？」

「我還沒吃完！」她趕緊揚著吃不到一半的雜芋餅當藉口。

「冷了，別吃了。」他搶過手，往後一丟。

「等等！」

他不由分說張口封了她的唇，她驚詫地瞪大眼，趁她微愕之餘，他的舌竄入她唇腔裡，撩撥她的情慾，她不知所措到連心跳都亂了序，彷彿快要喘不過氣，又驚又慌的，而淚水已在眸底打轉。

「妳這是怎麼著？」他好笑地在她的唇上啄了下。

「我不知道……」她手足無措，不敢看他。

那嬌羞模樣和她平常豪爽作風大相徑庭，教他看得目不轉睛，下腹一緊，他口乾舌燥，伸手輕扯著她的腰帶，卻見她渾身顫得厲害。

「怕嗎？」

她搖搖頭，看他拉開她的衣襟，長指在她不曾被他人碰觸過的肌膚上游移。

「討厭嗎？」他粗嘎喃問，咬開抹胸上的繫繩。

她屏住氣息，別說開口，連動都不敢動，當那濕熱吻上胸口，她體內頓時翻起驚濤駭浪，身子也繃得更緊。

「別怕，我不會傷著妳。」他沙啞著聲音保證，逐而褪去她的衣裳，那嫩白肌膚像是染上玫瑰色般，美得令人想以唇舌膜拜。「歌雅……」

真美……他沒想到自己竟能得到如此完美的女人，一個聰穎又有美色的女人，是他親自挑選的太子妃，最有價值的棋子。

梁歌雅覺得像是遭火焚身，尤其是他唇舌肆虐過的每一處，燙著、顫著又酥麻著，磨人的滋味在體內不斷翻騰，她無法反抗，只能沉淪，領略那陌生又令人顫慄的情潮。

直到當他的吻滑落在私密處，她幾乎要發出尖叫，不敢相信他竟這麼做，與此同時那快意隨著他的舔吮像在體內爆開，猶如巨大的漣漪，一圈圈地往外蕩，衝擊得她的心魂像要被分離。

而當他的手指侵略著她，在她體內徐緩地抽動，一道難以形容的痛楚混著弔詭的愉悅，從那地方蔓延到四肢百骸，教她不住地顫抖，直到他突然停下動作，微微退開。

她氣息紊亂，當耳邊傳來衣物的窸窣聲，她張眼看去，只驚見他褪去衣物。

在那斯文俊美的面貌下，竟有著精實的好體魄，不像武將那般剛硬，又不似文官那般溫弱，是一種恰到好處，寬肩下的胸膛像是刀鑿似的，腰腹處肌理分明，而底下……

她羞得捲起被子，連人帶被滾到內側去。

「我親愛的太子妃，妳想逃哪去？」

被子被他一把掀開，接著往床下一丟，梁歌雅幾乎要尖叫，不知道雙手到底該遮哪，是要遮他還是遮自己，還是乾脆遮雙眼算了。

「都不用，用我的身體遮著妳不就好了。」

說著，他已經欺近她，緩慢地進入她的身體。

她猛地抽氣，他卻溫柔吻上她的唇，唇舌糾纏間，像是逗弄著玩鬧著，也悄悄轉移著她的注意力。

下一刻她的世界像是被徹底撕裂，她再也變不回以往無憂無慮的小歌雅，從這一刻開始，她是巴九蓮的妻，金烏王朝的太子妃。

而她，心甘情願為他折斷羽翼，做一隻不自由的金絲雀。

打從有了夫妻之實後，兩人朝夕相伴，她膩在他的懷裡，他則撫著她的髮，吻著她的頰。

梁歌雅發覺，自己漸漸體會到當年娘為愛癡狂的滋味。

原來，愛上一個人，會讓人的心產生這麼大的變化，如今她感覺自己不再無依無

靠，像是飄零的落葉，找不到歸根之處。

但纏著他還是有分寸的，她可不想有朝一日，害他成了昏君。

「小九蓮，該起床了。」看著外頭天色已經大亮，她推了推他。

入秋後，天色不再如夏日那般燦亮，一股蕭索的氣息瀰漫在寢殿外的庭園間，萬物凋萎，但卻開始傳來陣陣的木樨香。

「吻我。」他雙眼未張，啞聲要求。

她瞪著他，以指代唇，在他唇上壓了下。

但還來不及縮回，他便咬上她的手指，且咬著不放。

「喂，會疼的。」她抓著他的手反咬一口。

驀地，他微睜起眼，起身將她壓制在床上。「不聽話的太子妃，要怎麼處罰？」

他粗聲粗氣地恫嚇著。

「親頰。」她笑瞇眼道，壓根不以為忤。

在她眼裡，他是紙紮的老虎，怒火全都是假的。

「這不是便宜你了？我要……」

恐嚇未竟，外頭傳來持祿很無奈的嗓音。「殿下……皇上有旨，要殿下和太子妃陪侍用膳。」

梁歌雅聞言，趕忙推著他。「還不快起來，父皇等著呢。」分明是挾天子令諸侯的口吻，還摻著一絲的得逞笑意。

已九蓮為她的天真而咂嘴搖頭。「你以為把父皇端出來我就怕了？」

「可父皇在等咱們一起用膳呀……」

這幾日，他們常陪父皇用膳，而父皇的氣色也一日日地轉好。在她看來，家人一道用膳是天經地義，哪像他們以往，總是一人一處，飯菜吃起來都不香了。

「跟父皇說咱們正準備生娃兒，沒空陪他用膳。」他笑得慵邪。

「你你你……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，羞不羞？」梁歌雅小臉紅通通的，不住地推著他。「不可以啦，天都亮了，你快點起來。」

「把床幔拉下，天就黑了。」他順手解開床幔，隔絕了天色，瞬間昏暗不少。「與其陪父皇用膳，咱們倒不如趕緊生個娃兒讓他開心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來不及抗議，她抵擋不了他野蠻的行徑，由著他帶領，墜入甜蜜折磨裡。

待結束後，都快要日正當中，已九蓮滿意了，決定帶她陪父皇用午膳去。

「不去了！」她生氣了，偷偷踹他一腳。

他垂眼看著她，剛搭上的外衣又褪下，嚇得她趕緊抱著被子爬下床。「你還想做什麼？」

「有人想賴在床上，我陪著一起。」她跑他就追。

「少來！」她嬌笑著，閃避他的魔掌。

寢殿裡滿是兩人的笑聲，讓守在外頭的宮人不禁跟著展顏。

兩人笑著鬧著玩著，儼然就是一對恩愛的新婚夫妻。

後來，已九蓮又帶著她溜出宮，到賣雜芋餅的鋪子去，就為讓她解解饑，結果就

聽那老闆娘說：「夫人，妳家相公可真疼妳，有回下著大雨，他還特地跑來買餅，結果那天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客人多到數不清，他一等就是半個時辰，身上還淋到雨呢，說是因為妳愛吃，再久也得等，真羨煞我了。」

梁歌雅聽著羞紅了雙頰，心底甜滋滋。

那晚的事，她記憶猶新，但他沒說等了多久……這人看起來就不是那麼窩心的人，偏偏舉措總出人意表，教人驚喜又感動。

抬眼看著身旁，面有赧然的男人，她不禁打趣道：「相公，你對我真好。」

「是啊，愛妻，妳該知道我早已把妳擋進心裡了。」他皮笑肉不笑說。

她哈哈笑著。儘管他的表現彆扭又不可愛，可她知道，這個人是愛著她的。

沒想到進了東宮竟能讓她覓得真愛，就算是牢籠，有他的地方，就是她的家啊。

「先警告妳，別再點一桌的浮水千層酥餅。」

「你會幫我吃的嘛。」她嘿嘿笑著。

「唉，想當初就是吃到妳的口水，才會栽在妳手裡。」他搖頭嘆氣，拿看小人的眼神打量她。「小歌雅，妳的心機真重吶。」

「嘿，你那時也說是我先沾到你口水的，你……」

她話未完，驚見他揚起手，寬袖隔絕著外人視線，而他傾身吻上她的唇。

轟的，紅潮爬上她的臉，梁歌雅只能瞪大美目，怔怔的看他笑得像偷腥的貓，完全反應不過來。

「那就當是妳被我給騙了。」他得意的宣告。

她應該要回嘴，可她沒辦法，她的心跳得快要衝出胸口。

這人的臉皮是拿什麼做的，在大街上也敢明目張膽地親她……可，她不討厭呢，她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被他給帶壞了？

看他笑斂長睫的模樣，她跟著染上喜悅。

管他的，他們是夫妻，偶爾有失禮教，有什麼關係？

第七章 秋賞驚四座

九月底時，已慎思的身體已經恢復得差不多，於是補辦的秋賞宴也同時帶有慶賀龍體康復之意，就連百官以及其家眷也破例得以進宮同歡。

地點就選在金闕宮後方的楓苑，三座亭臺樓閣穿過一片燦紅楓林，由拱廊穿銜，接連到明華池畔的梅林裡。

「太子妃，這身打扮太樸素了。」瞧她身無首飾，蘇璘直想再拿些金步搖往她頭上妝點。

「這樣就好。」梁歌雅趕忙站起身，就怕再坐下去，蘇璘會失心瘋地把髮盒裡的首飾全加到她頭上去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歌雅。」

門開瞬間傳來已九蓮的聲音，她寢殿內的一干宮女齊齊欠身問安。

已九蓮擺擺手，笑睇著她。

那笑意溫煦透著邪氣，令她不由得臉紅心跳。

「時候差不多了。」

她回神，笑著牽住他的手。「走吧。」

一行人浩浩蕩蕩，旭拔在前開路，持祿和蘇璘領著一千宮人簇擁在後，走了幾步，梁歌雅不禁嘆氣。

「不過是參加秋賞宴，需要帶上這麼多人嗎？」

「這是儀仗，後宮嬪妃想帶多少人還得按照品級，過與不及都於禮不合。」已九蓮簡單地解釋著。

「麻煩。」她小聲咕噥，一邊走上曲廊，卻瞥見蓮池裡有不少翻肚的魚，不禁皺起眉。「怪了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蓮池曲廊就位在東宮三大主殿中央，是進宮的必經之道。

已九蓮不甚在意地瞥去一眼。「八成是昨兒個入夜氣溫陡降，把那些魚兒給凍死了。」說著，又輕聲喊道：「持祿，差人把這些死魚全都撈上，別擺在那兒顯得晦氣。」

「奴才遵命。」持祿趕緊找宮人去處理，一群人繼續朝楓苑而去。

晌午過後，百官聚集，皇族和後宮嬪妃全數到場。

「小歌雅，」在皇族一一請安後，已慎思瞧見梁歌雅便將她招到面前問：「這玉釵真這麼得妳喜歡，朕每每瞧見妳，妳頭上都只有這支玉釵，怎麼不多戴些首飾？這樣未免顯得太樸素了些，朕賞給妳的那些，妳不喜歡嗎？」

梁歌雅一身淡黃繡鳳紋大襦衫，勾勒出她玲瓏有致的身段，長髮也梳了個象徵身分的高髻，可頭上就只有一支綠頭帶金穗的玉釵，在眾嬪妃之間，她的打扮顯得寒儉，甚至就連百官千金都比不上。

「父皇，我本來就不愛首飾，這玉釵勉強戴上，那是因為……這是他送的。」她嬌羞地垂下眼，扯了扯身旁的已九蓮。

已慎思聞言微蹙起眼打量。「但這玉釵並沒有任何出奇之處，也不是宮中所有……九蓮，你是上哪找來的？」

「回父皇的話，那是有回帶她出宮時買的。」收斂起慵邪氣質，他在已慎思面前扮演文質彬彬的好兒子。

雖然已經看過許多遍，但梁歌雅還是難以習慣。她比較喜歡他原本的樣子，有點壞、有點痞，但最真實。

「你們出宮？」

「父皇，是她強迫我帶她出宮的。」已九蓮立刻把事都往她身上推。

梁歌雅瞪大美目看向他。「喂，明明是你騙我出宮的。」

「妳要是沒動心，我騙得了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承認吧，明明就是妳拐我，還拉著我吃了兩塊浮水千層酥餅，一鹹一甜……」話到一半，他驀地怔住，驚訝自己竟在父皇面前顯露真性情，抬頭偷窺父皇一眼，卻見他只是笑得一臉和藹，彷彿他早已看穿他的本質，也很滿意他流露本性。

「你自己也很嘴饞好不好，哪次沒吃光？」她皺了皺鼻，隨即向已慎思告狀。「父

皇，他欺負我。」

已慎思卻是放聲笑著。「好，很好。」這是他理想中的夫妻相處模樣，就像民間百姓一樣。

他辦不到的事由兒子完成，也是美事一樁。

話說回來，也是因為九蓮娶了小歌雅，否則他又怎能看見兒子這最真實的一面。

「父皇，他欺負我很好喔……」她可憐兮兮地扁著嘴。

「我不欺負妳，妳怎能有娃兒？」已九蓮湊在她耳邊低喃。

她抬眼瞪他，小臉燒紅似火。

真沒個正經，在這地方說什麼，他不羞，也替她這個聽見的人著想好不好？

已慎思打量兩人。小歌雅臉上滿是嬌羞，而九蓮眉眼俱是逗人的笑意，可見兩人之間有了夫妻之實，亦打下夫妻情感的基礎。想著，他滿意的點點頭。

「來吧，你們小倆口就坐在朕的身旁，待會陪朕一道看雜戲。」

「好。」梁歌雅攬著他，回頭朝丈夫扮了個鬼臉。

已九蓮啼笑皆非，跟在身後，瞧父皇不知道對她說了什麼，教她露出一抹又羞又開心的笑，當下眉頭微攏。

那是種很微妙的感覺，硬要形容的話，就像是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，即將被竊奪似的令人不豫。忖著，他為之失笑。想哪去了，她能跟父皇親近不正是他所期望的，如此一來，父皇會更願意下放一些權力給他，讓他得以深入六部，挖開藏污納垢之處。

所以這是好事，他該要高興的，但為什麼胸口就是覺得不舒坦。

突然，後頭有人輕喚。「太子殿下。」

他回頭，見是孔貴妃一家人，便頷首笑道：「貴妃，七哥，皇嫂。」話末，還特地朝崔云良微微一笑。

那暖如煦陽的笑教崔云良芳心悸動，同時也更加懊惱。要是當初來得及趕走梁歌雅，如今貴為太子妃的就是她，她的夫婿會是個真龍天子，才不是那個冷漠的木頭。

不過，已九蓮的招呼只是點到為止，隨即向前走去，在妻子身旁落坐。瞧她和父皇談笑風生，他暗暗收斂心神，不讓她左右了自己的思緒。

皇族已都坐在亭臺裡，皇后在父皇的左側，而孔貴妃和已太一及他的兩位正側妃子，就坐在他的右前方。

光看父皇安排的位子，便可推斷眾人在他心中的重要性，但光這樣是滿足不了他的，唯有將所有妨礙都剷除，他才能真正地安心。

「開戲了。」底下綵樓早已搭好，戲班成員已經上臺，已慎思一一說著，像是在為梁歌雅講解。

梁歌雅看向綵樓的餘光不時偷覲著丈夫，發現他似乎不是很開心。

秋賞宴請來民間有名的春風閣雜戲團，噴火穿圈踩高蹺，末了還演出一場戲，戲名「春秋太平」，是將當今皇上大大歌功頌德了一番。

已慎思看出興味，不住地笑著，還與坐在身旁的梁歌雅聊起戲曲。

戲到底在演些什麼，幾個皇族人根本不知道，因為他們的目光一致鎖定在梁歌雅身上。

已九蓮知道那些人在想什麼，盡是一些污穢不堪的臆測，而他自然清楚父皇和歌雅之間再清白不過，這些假象是他刻意造成的，但此刻他卻為此煩躁不已，甚至生出一股衝動，想要帶著她離開。

思慮正動，身旁響起掌聲，他隨意拍個兩下應和，慶幸終於結束了。

已慎思吩咐給賞，隨即又問：「朕今兒個心情極好，有誰要上綵樓表演才藝？朕重重有賞。」

說得像是臨時決定，但誰都知道，秋賞宴本就是讓後宮嬪妃使出渾身解數，吸引皇上注意的場合，戲班不過是炒熱氣氛罷了。

才說著，早有美人準備妥當而來。

那美人只著抹胸和束膝寬褲，待樂師的絲竹聲落下，扭腰擺臀，妖嬈絕豔。

梁歌雅見狀，轉頭看向身旁的丈夫。

「看著我幹麼？」她那盯場似的目光，教他輕抹笑意。

「你覺得好看嗎？」她問。

「還不錯。」

她抿了抿唇再問：「好看的是人還是舞？」

「妳說呢？」他壞心眼地反問。

她瞇眼瞪他，低調地警告著。

她的在意不需要言語，透過動作就能讓他感受，這一點對他很受用。

美人舞畢，已慎思派了扶貴賞銀，一會又有嬪妃上綵樓唱曲，那嗓音輕潤如玉，如黃鸝出谷般。已慎思忍不住問她是誰。

晏皇后淡聲回道：「皇上，那位是周采嬪，去年選秀挑的。」

已慎思微瞇起眼，細細聽著那唱嗓。

梁歌雅立刻又看向丈夫。

「又怎麼了？」他好笑問。

「我也會唱歌。」她悶聲道。

「喔？」

「我可以唱得比她好。」

「是嗎？那麼待會換妳上去。」

「不要。」她唱歌不是想要搶人風采，是想要唱給心上人聽的。

已九蓮不禁莞爾，故意裝出興味，欣賞著接下來的表演。

就在大半的人都表演完畢，以為這場宮宴就要結束時，孔貴妃站起身，推薦道：

「皇上，云良從小習琴，想在秋賞宴上獻技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」

「有何不可？」

孔貴妃使了記眼色，立即有宮人捧琴上來，擋在崔云良面前的小几上，只見她淺淺一笑，撥弄琴弦，那琴音清澈動人，彷彿河浪拍岸匯流大海那般逐而磅礴，氣勢懾人。

一曲方歇，已慎思喜出望外，「來人，賞捻金絲妃冠一頂。」

「遵旨！」扶貴趕忙差人去取。

崔云良笑逐顏開地謝過皇恩後，揚著驕凌的笑看著表姊。「歌雅，我聽說姑姑琴藝可是一絕，就不知道妳有沒有得到真傳。」

沒想到她會把矛頭指向自己，微微一怔的梁歌雅正待開口，已九蓮已經代替她下令，「來人，備琴。」

早在後頭等候多時的蘇璘趕緊抱著皇上賞賜的琴擱在她面前。

梁歌雅沒好氣的瞪了丈夫一眼，像是在惱他自作主張。

琴都擱下了，她能不彈嗎？

嘆口氣，她裝上義甲，輕聲道：「獻醜了。」話落，才碰琴，卻鏘了聲，明顯走了音。

四下立刻很不給面子地響起竊笑聲，她也不惱，反而嘿嘿乾笑著。「太久沒彈，有些生疏了。」事實上，是太多人盯著她，教她有些緊張啊。

已九蓮索性替她搬動坐席，讓她面對著他。

「彈首曲子給我聽聽。」他笑道。

她睨他一眼，抿著恬柔笑意，深吸口氣。雙手一放，蔥白十指在琴弦上輕撚慢點瞬轉快抹速撥，原本繚繞婉轉的琴聲變得脆亮如撕帛，高亢又纏綿，引得眾人喝采，更教已慎思聽得忘我。

「那是吟歌的十六琴技啊……」他啞聲喃著。

一旁的晏皇后像是不以為然，無趣地別開眼。

在琴音陡高又急落，好似飛瀑落入泉底只剩淙淙水流時，她像是在思索什麼，直勾勾的看著丈夫，然後啟口輕唱道：「郎啊，我在佛前求……」

清亮嗓音穿透雲霄，彷彿連大地都為之震動，如泣如訴，教在場的人不由得心神蕩漾，就連已九蓮也怔怔地睇著她。

她嬌羞地看著他，再唱道：「供佛藏花心，求佛借月光……求得一世共枕眠，再求來世共纏綿。走過奈何飲過湯，忘卻今生不忘郎。」

對上她的眼，那情歌像是她最真切的告白，教他心頭顫著。

「郎啊，你可要記得……當花香飄過，襲上心頭，那就是我。求你……踏著月光……尋找我……」

那嗓音如泣如訴，絲絲入扣，唱得聞者惻然，配著那餘音縹渺的琴聲，像會勾人心魄般。

眾人如癡如醉，而就在琴音欲止的瞬間，一道沉醇的嗓音響起，「歌雅，我在佛前求……」

梁歌雅一怔，難以置信地瞅著他，卻見他對她眨了眨眼，噙笑再唱。「供佛藏花心，求佛借月光……求得一世共枕眠，再求來世共纏綿。走過奈何飲過湯，忘卻今生不忘妳。」

她回神撥弄著琴弦，雙眼發燙的與他對視，彷彿這一瞬間已是永恆，她得到了最想要的。

「歌雅，妳可要記得……當微風輕揚，拂過髮梢，那就是我。求妳……守著月光……等待我……」

她掐抹彈點，琴音明顯走調，可她管不了，只因她得到這世間最動人的諾言，她心跳急遽，震得她的胸口發痛，痛得她紅了眼眶，但這一剎那，她卻笑抿深情，與他忘我對視。

那抹笑蕩進已九蓮的心底，徐徐地蕩漾著。

女人的笑有著不同的風情，然而她此刻的笑不豔不妖，只柔情似水地往他心間鑽，緊緊地束縛著他，教他怎麼也移不開眼，直到——父皇大聲地喊道：「好！」如雷掌聲響起的瞬間，他才回過神，驚覺方才他簡直像是著了魔，什麼也無法多想，眼裡心裡只有她一人。

他這是怎麼著？鬼迷心竅了不成？

「來人，賞捻金絲團龍后冠。」已慎思話一出口，眾人莫不看著他。

后冠？皇上給了太子妃后冠，就是在表明，日後帝位非太子殿下莫屬，任誰都改變不了這決定了。

孔貴妃當下沉了臉色，就連鮮少顯露情緒的已太一也微微地瞇起眼。

而崔云良則惡毒地瞪著梁歌雅。本來是想害她出洋相的，豈料她琴技更高一籌就算了，竟連唱嗓都深獲好評，硬是把她給比了下去。

「皇后，妳要賞給太子妃什麼？」龍心大悅，皇上不禁笑問。

前些日子九蓮查出工部和戶部掛鉤，戶部尚書晏清河被彈劾入獄，而晏清河是皇后的兄長，九蓮這動作明顯傷到母子間的和氣，他才想藉這機會稍稍修補兩人的關係。

晏皇后橫睨一眼，神色清冷道：「來人，賞酒。」

身後的宮人隨即上前，俐落地拿起她几上的酒壺，斟上兩杯，送到太子面前。

「多謝母后。」已九蓮舉杯一飲而盡，就在宮人將另一杯酒移到梁歌雅面前時，他伸手將那杯酒也取來。

「那是我的。」梁歌雅小聲抗議。

初入宮時，她不想理睬宮中細節，可現在不同，她已經決定和他一起廝守，自然也希望能夠和皇后培養好關係。

已九蓮噙笑附在她耳邊，「說不準妳肚裡已經有小娃娃，這酒我替妳喝了。」話落，瀟灑地一飲而盡。

梁歌雅小臉羞紅地瞪著他，心想她到底要怎樣才能把臉皮練得像他那麼厚，不會老羞紅著臉，讓他逗著玩。

「你們在說什麼悄悄話？」已慎思打趣問著。

「父皇，我在和歌雅商量，早點生個皇孫給父皇抱。」已九蓮一臉認真道。

「已九蓮！」她恨不得摑住他的嘴。

這事是能夠在外頭說的嗎？

已九蓮放聲笑著，突然臉色有異，大手往胸口一摑。

「九蓮？」驚覺他臉色瞬間翻黑，已慎思剛站起身，見他已經嘔出一大口血。

「九蓮！」梁歌雅嚇得趕緊擋住他搖搖欲墜的身形。

晏皇后也錯愕的站起身，伸手想扶住他，卻被已慎思不經意地掃開，踉蹌了下，撞倒身前小几，酒壺和茶先後翻倒，砸落地上，發出令人心驚的碎裂聲。

「來人，傳御醫！」已慎思暴吼著。

轉瞬之間，楓苑一陣兵荒馬亂，有人竊竊私語，也有人一臉看好戲的嘴臉。

但梁歌雅卻是彷彿什麼也看不到、什麼也聽不到，一個勁緊緊地抱住他，像是要抱住他的魂魄，不讓他就此離開。

秋賞宴亂成一團，持祿把御醫全都找來，禁衛軍立刻封鎖楓苑，旭拔趁機差人檢驗膳食，徹查所有宮人，而蘇璘則是差人備熱水，一桶桶的端進灼陽殿，隨即又端出一桶桶血水。

透黑的血不斷從丈夫口中吐出，讓守在床側的梁歌雅看得膽戰心驚。

「龐呈，到底如何，還不快說！」已慎思沉聲低咆。

龐呈是御醫長，此刻他正輕掐著太子脈象，不一會精鑠目光一瞇，起身答道：「啟稟皇上，待老臣開完藥方再說。」

說著，取出幾支銀針，沿著已九蓮周身大穴一一插入，再提筆寫下藥方，派人回御醫院抓藥，趕緊熬煮。

龐呈這才再抬眼道：「啟稟皇上，太子殿下是中了一種叫『畀沙』的毒，此毒無色無味，要是食上一撮就回天乏術了。」

「畀沙？」已慎思皺緊濃眉。

「啟稟皇上，此毒兇猛，下毒之人分明是要置太子於死地不可。」龐呈臉色凝重。已慎思臉色鐵青，朝外頭低喝，「來人，傳朕的命令下去，秋賞宴上的所有人在沒有洗脫嫌疑之前，誰都不准離開！」

「遵旨！」禁衛軍統領隨即領命而去。

「龐呈，這毒可有法子能解？」已慎思問得極輕，就怕問得太急，一時承受不住御醫長給的惡耗。

「皇上寬心，畀沙雖是兇猛之毒，但在民間要是有百姓生有毒瘡，亦有人在藥材裡加上一點畀沙以毒攻毒，此毒自有可剋之物。」

聽他這麼說，已慎思總算安心了些，但卻又聽龐呈道：「眼前麻煩的是，無從得知太子殿下到底服用了多少畀沙……只盼來得及阻止毒性攻心。」

已慎思高大的身形踉蹌了下，扶貴趕緊擋住他。「皇上寬心，殿下福星高照，不會出岔的。」

已慎思皺緊濃眉，看著已經厥在牀上的兒子，再看向驅前在床畔坐下，緊握兒子手的梁歌雅。

她的神情專注，眨也不眨地睇著九蓮，壓根不管他吐出的穢物與血沾了她一身。即使是這種時候，她也沒讓慌亂主宰心神，看到御醫急救完畢才挨近。

「歌雅……」已慎思啞聲輕喚。

她顫了下，緩緩抬眼，眉頭隨即皺起。

「父皇回去歇著吧，這兒有我便成。」他的氣色不佳，就怕大病初癒的身體撐不住，那就不好了。

「歌雅，妳別擔心，朕會要御醫用最好的藥醫治九蓮，他不會有事的。」他輕拍著她的肩，壓根分不清到底是誰在安撫誰。

說起來，他是恁的自私。

如果九蓮沒有迎娶歌雅為太子妃，對九蓮，他並沒有太擱在心上，然而如今，他必須讓九蓮無恙地活下去，因為九蓮必須代替他好好地照顧歌雅。

梁歌雅聞言，輕抹笑意。「父皇，九蓮肯定不會有事的，所以你回去歇著，要是有好消息，我馬上差人告訴你。」

聽著，已慎思皺起眉，總覺得她太過於平靜，讓他不能理解。

當年皇后之子死於腹中，饒是個性清冷的皇后也為此在夜裡低泣數回，在那之後性情變得更加淡漠，但歌雅一如往常，笑意淺淡，彷彿什麼事也沒發生。

他親眼瞧見他們小倆口新婚燕爾，恩愛甜膩，甚至在秋賞宴上對唱情歌，她的反應……太不尋常。

「父皇，沒事的。」她笑瞇眼道。

已慎思不解地注視她良久，耳邊響起龐呈的叮嚀，「皇上龍體初癒，還是先回宮歇著，否則就白費之前的調養。」

正值多事之秋，已慎思輕點頭，向梁歌雅吩咐了幾聲，便讓扶貴攏著回宮。

龐呈留在灼陽殿，直到蘇璘將第一帖藥熬好，他親手一點一滴地灌入已九蓮的嘴裡。

然而，好不容易餵完一碗藥，哇的一聲，已九蓮全數吐出，湯藥中裹著污黑的血，讓梁歌雅怔了下，趕忙取來濕手巾，輕抹過他的臉和唇。

「龐御醫，太子這狀況是正常的嗎？」她啞聲問著。

「太子妃莫急，這藥正是要逼出那界沙之毒，反覆幾回，當嘔吐物裡不再帶著污黑之血，就代表毒已去了大半，接下來得用另一帖藥剋制體內的毒，那藥會讓太子渾身發燙，得用濕冷手巾敷額，三天內只要燒退了，太子就無礙了。」龐呈說得詳實，梁歌雅謹記在心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會照做。」

龐呈看著她，不禁奇怪問：「太子妃難道不問，要是三日內太子的燒未退的話……」

「會退的。」她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：「沒事的，他一定會沒事的。」

他們才剛承諾廝守今生，所以老天不會在這當頭帶走他的……她不哭，她不難過，因為一切都會沒事的。

第八章 借刀殺人計

留下兩個御醫在灼陽殿裡看顧，龐呈才回返御醫院。

梁歌雅衣不解帶地照料著，不管是餵藥還是抹臉，全不假他人之手，那全神貫注的神情，令蘇璘為之動容。

這在宮中是少見的，饒是皇上病重，嬪妃也鮮少在身邊照料，就算有，也不會像

太子妃這般用心，彷彿眼裡除了太子殿下，再也瞧不見其他人。

只是眼看都已是大半夜了。

蘇璘忍不住道：「太子妃，讓奴婢接手吧，妳先去用點夜宵。」

如同晚膳時的回答，梁歌雅道：「我不餓，倒是你們得去用膳，知不？」

蘇璘眼眶微微泛紅。這等主子，心思正亂之際，卻不忘她們這些奴婢，讓人如何不感動。

「太子妃，要不妳也先換下這身衣裳。」

「不了，說不準他待會喝了藥又吐，待他不吐了再一併換。」梁歌雅淺淺笑著，撫過已九蓮的額，那冰冷得教她小手微顫，卻沒讓任何人看穿她此刻的駭懼。

沒事的。她閉了閉眼告訴自己，一切都會否極泰來。

她不怕……不怕。

蘇璘不再開口，隨侍在側。

所幸在天亮時，喝了不知道第幾帖藥的已九蓮不再嘔吐，但原本慘白的臉卻開始漲紅。

梁歌雅發現了，連忙詢問一旁的兩名御醫。「接下來是不是要依照龐御醫所說的換另一帖藥了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她立刻將藥方交給蘇璘，要她去熬藥，順便取涼水來。

蘇璘剛離去，旭拔就踏進寢殿內。

「卑職見過太子妃。」他朝她單膝跪下。

「起來吧。」她頭也不回道，冰冷的小手充當濕手巾敷著已九蓮的額。

「殿下眼下狀況如何？」旭拔沉聲問道。

梁歌雅沒開口，兩位御醫倒是適時地給了回答。

聽完，旭拔眉頭攢得死緊，「難道她真打算要了殿下的命？」

那話彷彿他已知兇手是誰，梁歌雅回頭望去。「旭拔，查出兇手了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可你剛剛的說法，好像心裡有譜。」其實她並不想追查兇手是誰，畢竟眼前最重要的是，九蓮能安好，但如果已知兇手是誰，說不定能逼問出解藥，讓他少受一點苦。

像是面有難色，旭拔囁嚅道：「沒有確切證據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皇上下令，要光祿大夫徹查六尚局的宮人，今晚的所有膳食都要經過銀針試毒，而今大半的嬪妃百官皆已遣回，只因沒有確切的證據，但是……有個人的膳食沒有檢查到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皇后。」旭拔刻意壓低聲音。

會是她嗎？梁歌雅皺緊了眉頭。

「別妄做定論。」就算不是親生母子，但心再狠，也不可能在秋賞宴上下毒行兇。

「可近來殿下和皇后槓上，兩人撕破臉，要說皇后這般做也不奇怪。」他不像是惡意造謠，說得言之鑿鑿，像這兩人在檯面下早就鬧得連半點情分都沒了。

「別胡說，皇后之所以賞酒，那是因為我和太子唱和，這事沒排演過，皇后又怎會準備了毒酒。」

正打盆水進殿的蘇璘，聞言低聲道：「太子妃，秋賞宴上嬪妃表演是慣例，而且太子妃初初進宮，本該準備才藝，所以之前奴婢不是跟太子妃提過，能在秋賞宴上表演琴藝？」

可能嗎？梁歌雅微愕，瞧蘇璘擋下水盆，她立刻擰了濕手巾敷在已九蓮的額上。

「蘇璘，我記得妳說過，太子和皇后母慈子孝，可妳現在也附和旭拔的說法？」她不能理解，只因為太子揪出貪官就要置他於死地……還挑在秋賞宴上，能統領後宮，皇后不該是這麼衝動不理智的人。

「回太子妃的話，太子確實是一心想要修補母子的感情，可皇后性子偏冷，本就難以親近，再加上戶部尚書一事……」她頓了頓，托實道：「之前太子妃不是常問奴婢，太子在忙些什麼，其實就是參了戶部之後，想跟皇后解釋，然而皇后卻始終避而不見。」

梁歌雅垂斂長睫，不知道該不該信。「好了，既然有人查辦，就別私下妄論。眼前最重要的是，太子能夠好轉，其餘的就別想了。」

旭拔和蘇璘對看一眼，沒再開口，靜默地陪侍在旁。

但已九蓮的高燒卻是降了又升，一連兩天不見好轉，向來紅潤的唇乾裂得可怕，梁歌雅不住用指沾著茶水輕觸他的唇，稍稍滋潤。

她心疼不已，卻只能守在他身旁，盼著他清醒。

「太子妃，貴妃娘娘和慶王側妃前來探視太子殿下。」耳邊傳來女官的聲音，她神色有些恍惚地抬眼，像是一時間不能理解她的話意，蘇璘只好再說一遍。

她垂著眼，扯唇似笑非笑。「怎麼來的不是皇后而是貴妃？」

「太子妃？」

「好吧，請她們進來。」她輕點著頭。

「奴婢知道了。」蘇璘退出寢殿，不一會領著孔貴妃和崔云良進殿。

一進寢殿，兩人飛步走到床邊，瞧著臉色異常緋紅的已九蓮，娘倆不動聲色地對看一眼後，孔貴妃揚聲道：「太子妃，難道太子直到現在都還沒清醒？怎麼這兒沒有御醫候著？」

「太子狀況已趨穩定，是我讓御醫先回去的。」她淡聲說。

事實上，御醫才剛離開，正是要回御醫院商議，還有何藥方能讓已九蓮早日清醒。

「這到底是什麼樣的毒，怎會如此厲害？」崔云良噦起嘴。

梁歌雅長睫顫了下，徐緩問：「云良妳怎會知道太子是中毒？」

崔云良還未開口，孔貴妃已經搶白。「皇上說的，皇上也倒下兩天，龐御醫說是怒急攻心所致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垂眼瞅著床上昏迷的人，從頭到尾都沒瞧她倆一眼。

「不過皇上倒沒提是什麼毒，而光祿大夫也不知是怎麼回事，直到現在都還沒查

出個譜，搞得大夥人心惶惶，好似在場每個人都有嫌疑。」孔貴妃說著，逕自往床右前方的錦椅坐下。

「可不是？還一個個盤查，查得多像回事，結果根本沒查出什麼。」崔云良咕噥道，跟著在一旁坐下。

「哪有一個個盤查，皇后不是說身子不適，提前回長生宮了，也沒人敢攔她。」孔貴妃哼了聲。

兩人一搭一唱，聽在梁歌雅心裡，像是餵養著蟄伏在心的猜疑，她忍不住脫口道：

「貴妃娘娘可聽過一種毒，名喚界沙？」

孔貴妃揚起漂亮的眉。「界沙也算是藥吧，我記得那可以治毒瘡的。」

「貴妃娘娘怎會知道？」梁歌雅訝道。

「本宮未出閣前，可是兵部尚書千金，雖說本宮的爹並非領軍作戰的將軍，但管的軍政極寬，有回川北的屯兵被調派到映春城支援，途中遇山崩，不少士兵傷了也無藥可醫，後來傷口惡化成毒瘡，就有個軍醫建議用界沙以毒攻毒，儘管難熬，還聽說效果不錯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

孔貴妃微皺起眉。「我記得去年，晏清河也生了毒瘡，用了界沙毒治好……」

梁歌雅驟地轉過身。「真有此事？」

「太子妃，妳這是在質疑本宮了？要是不信，大可找朝堂上的人問。」孔貴妃哼了聲，正要起身時，卻像想到什麼，一雙杏眼瞪得圓圓的。「難道說，真是皇后所為？」

梁歌雅緊抿著唇沒吭聲。當孔貴妃提起晏清河以界沙治毒瘡時，她便已聯想到晏清河被彈劾，必定心有不甘，而皇后又與太子撕破臉，要是皇后要替兄長出一口氣，用界沙想毒殺她和九蓮，那未免也太狠心。

所有的證據都指向皇后，但一朝國母真會如此衝動，還是她已被仇恨蒙蔽了心？像是意外得到什麼天大的好消息，孔貴妃笑意款款地起身。「太子妃，妳儘管放心，這事本宮替妳作主。」

「娘娘……」

「放心，本宮有把握可以將皇后打進冷宮裡，」說著，笑得從容得意。「定替妳和太子討個公道。」

梁歌雅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。

哪是要替她討公道？她根本是想趁此機會除去皇后吧……但此刻她也管不了這麼多了，如果皇后當真不念及母子之情，那麼她也不會對她有義。

光看九蓮至今都無法清醒，她就很難原諒她。

昏暗之間，已九蓮意識渾沌，不知道該往何處去。

突然聽到一道細微壓抑的低泣聲，他疑惑地回過頭，瞬間像是換了時空、換了場景，眼前不再昏暗，而是富麗堂皇的長生宮，站在面前的是一—

「走開！」

「母后……」稚嫩的嗓音從自個兒嘴間逸出，他低頭看著雙手，驚覺自己似乎回到了幼時。

「本宮說了……走開！」皇后面容冷凜懾人，掃下桌面的燭臺，正巧磕碰上他的額頭，喀的一聲，一道腥膩滑下。

「娘娘！」蘇璘趕忙護著他，跪求皇后息怒。

而乍見他額上的傷，皇后眼底似乎閃過一抹懊悔，但始終沒朝他伸出手，甚至是轉過身不見他。

他怔愣地垂下眼，看著血一滴滴地落在白狐氈毯上，緩緩地形成一片紅。

「母后……我十二歲了，妳說當我十二歲時要幫我慶祝生辰……」他說著，淚水不爭氣地滑落。

七哥每年生辰時，貴妃娘娘總是會央著父皇盛大地慶賀，而七哥總是被貴妃娘娘像寶貝般地擁在懷裡。

而他，打他有記憶以來，母后不曾抱過他，一次都沒有……甚至她不願意替他慶祝生辰，但她曾說過待他十二歲時要幫他慶祝的……為了今天，他很努力地讀書，就連師傅都說，他是最聰穎的，所有皇子包括七哥也遠遠比不上他。

他以為母后是以他為榮的，可是……他好像想錯了。

「十二歲又如何？如果本宮的兒子尚在，他今日也該滿十二歲了！」

「娘娘！」蘇璘急聲道。

他不懂……「我不是母后的兒子嗎？」

「你不是！你不配，給我走，走！」當皇后拿起花架上的琉璃盤要擲來時，蘇璘立刻拉著他飛快地回到寢殿裡。

「蘇璘，我不是母后的兒子？」

「九殿下，你是，你是……」蘇璘紅著眼眶回答。

「可母后說……」

「你是。」

他記得蘇璘一遍又一遍地說著，但沒多久，這個謊言就被戳破了。

「唷，這是打哪來的小雜種？」

他常常躲在養生宮外，用無比羨慕的眼神看著貴妃娘娘和七哥之間的相處，但今兒個卻被發現了。

不過，為什麼要叫他小雜種？

「不知道本宮為何要叫你小雜種？」孔貴妃雙眼長得頭頂上，巧笑倩兮道：「因為你就是小雜種呀。」

「放肆，妳一個後宮嬪妃膽敢稱本皇子為小雜種，信不信我到父皇面前參妳！」他惱道，小小身子不住地顫著。

孔貴妃微瞇起眼，彷彿沒想到他竟有這般膽量，隨即又低低笑得壞心。「九殿下，本宮就好心告訴你，皇后為什麼不要你，那是因為你不是她親生的，你的母妃早已被皇后給杖責至死了。」

「妳胡說什麼？」

「甚至於……本宮還懷疑你到底是不是皇子呢，要不你身上怎會沒有皇族胎記？」

「妳！」

「九殿下？」蘇璘從西廊找來，一見他在養生宮前，小跑步接近，她朝孔貴妃欠了欠身。「奴婢見過貴妃娘娘。」

孔貴妃輕哼了聲。「把妳家小主子看管好。」話落，便扭著腰進了養生宮。

「九殿下和貴妃娘娘說了什麼？」拉著他回長生宮的路上，蘇璘低問道。

他本要開口，最後卻選擇把話嚥下。

想要答案，他可以自己查。

宮中流言何其多，他自個兒篩選，再找出當年的一些宮人，便知道了答案……他無力地坐在房內，看著擺滿書房的書冊，低低笑著。

就算他文武雙全又如何？母后不會正眼看他一眼。

因為他並非母后所出，不但如此，他的親生母妃還是被母后給害死的……為了鞏固自己的后位，母后才將他收於膝下教養。

她不愛他，不會抱他，因為她把失去孩子的恨都算在他頭上……既是如此，為何還要他當她的兒子？！

他恨、他怒，他不再為皇后而活，他必須努力地往上爬，等到一日，他手中掌握實權時，一個個傷他的人，他都不會放過！

從那日開始，他更潛心學習，他要在皇子間嶄露頭角，要讓父皇看到他，用更低的姿態討好皇后，藉以利用皇后一派培養自己的勢力，然後在六部裡都安插自己的眼線，早晚他們都會成為他最有力的臂膀。

然而，就在今年五月，他進長生宮探視皇后時，聽到了——

「在邊境瞧見有皇族胎記的年輕人？」那是皇后的嗓音，他隨即躲在偏殿外，不懂這話是何意思。

「確實。」

「那麼可有瞧見楚嬪嬪？」

「那年輕人身邊確實有個老嬪嬪，但無法確定是否為楚嬪嬪。」

「難道說爹當年的懷疑成真了？」

「當年妳生產時，爹特地派人在宮外鎮守，事後才能逮到那想趁隙逃跑的御醫，那時爹確實也瞧見楚嬪嬪，但因為她是皇上的奶娘，所以就算她提個大竹籃離開，爹也沒刁難她，只是覺得她的行徑古怪，後來想想才發現不對。」

「所以說，也許當年柳淑妃為了保住自個兒的兒子，託楚嬪嬪把孩子帶出宮，那麼九蓮豈不是……」

「真狸貓假皇子。」

聽至此，他耳裡嗡嗡作響，就連自己是如何離開長生宮的，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如果他不是皇子，那麼他是什麼？為了在宮中存活下去，他曲意逢迎，最後卻讓他發現，他並不是皇子……他身上沒有金烏胎記，可父皇說過並非所有皇族皆

有，結果真相，他真的不是皇子。

忖著，他低低笑開，直說荒唐！荒唐！

既不是皇子，為何讓他在這冰冷的宮中生長？他再怎麼發憤圖強都沒用，一旦他不是皇子，做再多他都不會成為太子，尤其當皇后已發現這個事實，依她的性子，肯定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將真皇子找回，到時候他就成了無用的棋子，甚至還得背上欺君之罪！

思及此，二十年來積在心間的恨與怒，瞬間爆開。

不……憑什麼讓他受盡世間冷暖後，還要再以欺君治他？不，他是皇子，他即將成為太子，誰也攔不了他！

他活到今天不是為了替別人鋪路，他要阻止皇后，除去所有知道真相的人，他要得到天下，不計後果。他不再希罕有人能夠愛他，更不渴望擁抱，唯有得到實權才是真的，其餘全都是假的！

然而，就在這一瞬間，他聽到天籟般的清嗓，低柔如泣地唱道：「郎啊……我在佛前求……」

「歌雅……」他輕嘆般地喚出口。

歌雅，那個特別的丫頭，那個愛笑的丫頭……唯有她給的才是真的。

「九蓮，我在這裡。」

噙笑又沙啞的嗓音響起，喚回孤獨的魂魄，教他張開了雙眼，便見那張愛笑的臉就在面前。

喜悅流轉在那雙琉璃似的眼眸裡，然而她看起來消瘦了，氣色頹靡，但也掩不住讓小臉微微發亮的喜悅。

而就在她笑彎唇的瞬間，豆大的淚水滑落，落在他的眸裡，那滴淚似盛著千萬情，透過她的眼，進入他的眼，流入他的心底，暖著他空虛的心，蕩出滿心的激動。他怔怔地移不開眼。這眼淚真美，美在心繫著他，美在真心實意自她的喜悅笑臉流露，也加倍地震撼著他的心。

歌雅……他的歌雅。

一得知太子清醒的消息，已慎思抱著病體而來，看他清醒，開心得闔不攏嘴，但也帶了一個惡耗。

「母后被打進冷宮？」已九蓮詫道。

「晏清河日前被押進大理寺待審，昨兒個在他府上搜出界沙，由此可判斷，毒是皇后所下，所以朕便把她給打進冷宮。」已慎思說著，心裡沉痛，讓那雙看盡人間繁華的眼顯得蒼茫。

「父皇，這根本是孔貴妃想趁機扳倒母后。」已九蓮急聲道。

「朕自然知道貴妃的心思，再者，念著舊情，朕只是將皇后暫時打入冷宮，尚未廢了她的后位。」

「父皇……」

「好了，你好生歇息，御醫說過，你這毒要等上一段時日才能完全解除，這段時間，你手上的朝務就先暫停，朕會處理。」

「兒臣遵旨。」輕嘆口氣，他疲憊地閉上眼。

已慎思起身，對梁歌雅交代幾句，便在宮人的攙扶下離去。

梁歌雅往床畔一坐，一雙小手覆上他的額，他驀地張眼。

「手……怎麼這麼冰呢？」他拉下她的手，往他胸口煨暖。

「等你暖著。」她笑道。

「聽蘇璣說妳沒怎麼睡，要不要上來一塊睡？」說著，他已經掀開被子。

「不了，你待會還得再喝一帖藥。」

「這幾日辛苦妳了。」他啞聲說著，沒想到她真的守在他身旁，衣不解帶地照料著他。

「這是我該做的。」瞧他似乎若有所思，她不禁問：「在想皇后的事？」

「嗯。」

斂下長睫，她想了下道：「我聽蘇璣說過你的身世。」

他的眼神黯了下，隨即揚開自嘲的笑。「從小母后就與我不親，不管我表現得多好，她都不會正眼看我，我以為她是為了訓練我獨立，可是……我好羨慕七哥，總是能賴在孔貴妃的懷裡，而母后不願抱我……她恨我……」

話未竟，驀地被人抱進懷裡。她很纖瘦，但卻張開雙臂擁住他，幾乎毫無保留地接納著他，毫不計較得失地擁抱他。

無預警的，也不知道是身體未癒，還是她的擁抱太暖，他竟感到鼻間有股酸楚。

「她從不幫我慶賀生辰，因為我的生辰是她孩兒的忌日……所以當知道我的身世時，我就明白，她永遠都不會愛我，可我沒想到她這麼恨我……」

「她只是偏執了，那不是你的錯，也不能說是她的錯，只是在那時空下交錯了這場悲劇。」撫著他的髮，她噙著濃濃鼻音喃道。

許多事可以雲淡風輕帶過，那是因為並非當事者，永遠不能完全體會當事者的傷痛，而她可以想像，當他還那麼小的時候，有多渴望父母的愛，可皇上在邊境，皇后又不愛他，在這冰冷又奢華的宮殿裡，他只有孤獨的影子為伴。

想著，心就為他而痛。

已九蓮撇唇笑得自嘲。「可不是？不是每個人都像妳，至少被爹娘深愛著……光聽妳的名字，就知道妳爹娘是多麼的重視妳。」

歌雅，取自梁敘雅和崔吟歌各一字，光是一個名字就承載著父母的疼寵，教他好生嫉妒。

「是啊，我運氣很好，雖然被疼寵的時間不算太長，但在我爹娘身上，我看到了至死不渝的愛情，那可是宮中少見的。」她笑道，旋即把臉給貼在他的胸膛上。

「九蓮，記不記得咱們初見時，我跟你說，我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花借月。」他記得一清二楚。

「秋賞宴上我唱的那首曲子，是我娘作的。」

他微揚起眉，瞬間意會。「那是妳娘親唱給妳爹聽的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所以花借月……意謂著你娘親的愛？」供佛藏花心，求佛借月光……

第九章 甘願當棋子

「花借月指的是我娘對愛的執念，每個人的心裡都藏著執念，只是有沒有遇到那個人點燃內心的渴望。」她的手溜出被子外，輕點著他下巴上的青鬚。「而我覺得……我遇到那個人了。」

在他生死交關之際，她才發覺自己已經不能沒有他。

腦袋裡想的全是他，怎麼救他，怎麼救他……

已九蓮勾斜了唇角。「是我？」

她輕輕地點著頭，雖然羞怯但還是大方承認。

愛一個人，又不是作姦犯科，有什麼好隱瞞的？

「九蓮，我不能給你父母般的愛，但我可以給你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全心的愛，當你想要一個擁抱，我會在你身旁，絕不會背叛你更不會背棄你，我要守著你，直到黃土將我們掩埋，還要求來世再相遇。」她纖美手指在他下巴上輕移，瞧他垂睫對望，卻好半晌沒出聲，她不禁點著他的唇，打趣道：「想到來世還要被我纏，是不是覺得很害怕？」

「如果你不來纏我，我該怎麼辦？」他啞聲喃道。

心漲得發痛，早已把良知丟棄的他，竟泛起陣陣的罪惡感。

他要她的愛，要她完整的愛，把心交給他，好讓她成為他最有力的幫手，但她的愛給得毫不猶豫，像暖陽照進他黑暗冰封的心，他無力抵抗，也不想抵抗，這曾是他夢寐以求的——有個人能夠愛他。

「既然你這麼說了，我得想個法子好好把你纏住才成，最好是在你的夢裡也纏，醒著也纏。」她嬌笑道，琉璃瞳眸閃動著流光。

已九蓮輕觸她粉嫩的頰，不過幾日，她連面頰都消瘦了，眼窩也陷落了……幾乎不假思索的，他問：「如果我把妳當成棋子……妳也會心甘情願地？」一問出口，他不禁怔住。

他這是怎麼了？就像是鬼迷心竅，不忍她被徹底蒙在鼓裡而白白。

但話已出口，想收回也來不及了。而她的反應……可想而知。

彷彿早已心底有數，沒有生氣、沒有驚詫，更沒有一臉受傷的指責，她皺了皺鼻，揚笑道：「棋子嗎？唉……好吧，那我就當你的棋子吧。」其實她隱約知道，他對自己有著諸多算計。但那又如何？就算一開始是抱持著那種想法，相處一段時日了，她不信他對她一點心都沒有。

她那帶著無奈應允的說法，教他的心隱隱作痛，已九蓮長指不住在她頰上來回摩挲。

這傻子，明知道是棋子，還是心甘情願……這是他一直想要的，要她不可自拔地愛上他，為他奉獻一切也在所不惜，可……心就是疼著，毫無理由地疼得厲害，那陌生的情緒壓著他，困擾著他。

「怎麼了，怎麼皺著眉？」她爬起身，輕撫著他的額。

「歌雅，吻我。」

她俏臉發燙卻還是乖乖地俯低身。她是如此順從，只要是他的吩咐，就算有違她的作風、挑戰她的本性，她也願意為他而改變。

但就在唇欲貼上的瞬間，有人開門進來，撞見了這一幕。

梁歌雅快速把臉埋在他的胸膛上，企圖假裝什麼都沒發生。而來人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能站在原地哭喪著臉。

「持祿，你可真會挑時間吶。」已九蓮橫去一眼

「殿下，其實奴才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啊……」他該死、他該死，竟壞殿下的好事……可該喝藥了，他有什麼辦法。

梁歌雅羞紅小臉，起身接過藥碗。

已九蓮下一記眼神，持祿便趕緊退到門外去。

非常配合地喝完藥，已九蓮掀開被子。「可以一道睡了嗎？」

梁歌雅爬上床，怯怯地偎進他懷裡，他的手臂讓她枕著，再順勢地將她摟緊，暖著她冰涼的小手，好讓她可以暖著他的心。

不一會，感覺她已經沉沉睡去，他低下頭出神地凝睇她的睡顏，忍不住吻上她的額，吻著她的頰，眸底盛載著自己沒發覺的情意。

時序進入十一月，北風逐強，烏雲遮天，偶爾飄著霰雨，宣告冬天已經到來，而已九蓮在東宮靜養多日，雖然逐漸復元，但速度並不快。

不過對梁歌雅而言，復元得慢，何嘗不是老天賜下的幸福時光。

至少在這段時間裡，不用擔心被捲進宮闈的鬥爭裡。有時她彈著琴，唱著映春城的歌謠給他聽，有時則作畫，畫的都是邊境的風光。

「千花洞？」看著她色彩濃豔的畫作，已九蓮驚豔不已。

她的琴藝他是見識過的，沒想到就連作畫也難不倒她。

「嗯，那兒很美的，千花洞顧名思義就是有很多的花，尤其到了春冬兩季時，光是花香就令人迷醉，那時我最愛騎著馬到那兒，一待就是整個下午，然後回邊境樓挨罵。」說著，她眉宇出現惆悵，但一對上他的眼，她隨即掃除失落，又漾起微笑。

「如果有機會……我帶你回去。」她眸底深藏的思鄉之情讓他脫口允諾。

她愛笑，幾乎是種習慣了，不將真正的情感顯露。他知道，父母的逝去對她而言是難以抹滅的痛，而回鄉可以療癒她的傷。

「有機會嗎？」她笑問。

他可是太子，理該留在京畿，如今正值太平盛世，他沒有理由前往映春城。

「不知道。」他不想給她遙遙無期的盼望。「不過，你的手真巧，儘管我沒去過映春城，但看著你的畫，也能領略那兒的好風光。」

梁歌雅聞言，不禁提筆在畫的下方畫出路線圖。「從將日城北城門出，快馬半日可以抵達就月城，接著往西北而去，過了六道關，便是勤無崖，再轉北一日夜，

就是映春城，城西郊是邊境樓，而千花洞在城南郊的孤嶺山腰上，主靈谷則在山谷處，那兒有道盤古飛瀑，入冬後的梅蘭香氣，像是會醉人似的，只是……不知道這些地方還在不在？」

「要是遇見七哥，妳可以問他。」已太一鎮守映春城已有六年，這一次地動他也一手打理，相信最清楚映春城的狀況。

她看了他一眼。「要是我和慶王爺獨處，你不會介意？」

「妳和他能有什麼事？」他好笑問，抓起她的右手擋進懷裡煨著。「不過天候轉冷了，記得要穿上斗篷，別凍著了身子。」

瞧他暖著自個兒的手，她不由得喜孜孜地漾著笑意。

突然外頭傳來旭拔的聲音。「殿下，皇商衛凡求見。」

已九蓮眸色閃動了下。「請他在偏殿候著。」

「是。」

待旭拔離開，她憂心道：「你身子未癒，要見客嗎？」

「不礙事，不過是依禮探視罷了。」

梁歌雅只好起身，取來一件狐裘斗篷替他披上。「別待太久。」

「不會的，只是見個面罷了。」他親了親她的額。「妳乖乖在這兒等我，再多畫幾幅圖讓我開開眼界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送他到殿門口，再由持祿攬著他往偏殿而去。看著他的背影一會，梁歌雅轉回殿內，本想再作畫，可沒已九蓮在身旁，總覺少了點興味，索性巡著書牆，打算找本書打發時間。

但一抽動一本兵書，從後頭同時掉下一支畫軸，她連忙拾起，打開一瞧，竟是個姑娘家的畫像，頸間有塊紅色胎記。

她皺起眉，懷疑這該不是秀女畫吧……他還特地藏起來，難道是他心儀之人？

回頭坐在案前，仔細地看著畫，只覺畫工極細，每個細節都著墨許多，意謂著畫者花了許多心思下去，是誰畫的？

想著，她乏力地趴在案上。

他是太子，將來會登基為帝，到時候就有三年一次的選秀女充實後宮……以往她從未好好地正視這個問題，那是因為她根本沒打算久留東宮，可如今她已打定主意與他相守，那麼總有一日，她必須與人分享他。

思及此，她打了個寒顫。

與人分享？不……她做不到，不可能……她要就是全部，要不就是全部捨棄，沒有分享這個選項。

所以，如果有一天，他登基為帝，決定選秀女時，也許就是她離開之時。

她突然掀唇低笑，暗笑自己想得太遠，又掂算著時間，覺得他離開得太久，於是離開寢殿，朝偏殿而去。

剛到偏殿外的長廊，便見他與一個男人迎面走來。男人有張偏陰柔的玉容，就連那笑意都邪氣得教人心底發毛。九蓮偶爾舉手投足間透著慵邪，但是無害的，可

眼前這個男人讓她感覺很危險。

「歌雅。」已九蓮微笑喊道，待她走近，為她介紹起身旁的男人。「這位是皇商衛凡。」

梁歌雅輕輕頷首。

衛凡微瞇著那雙妖魅的瞳眸。「這位想必就是太子妃了，當真是一絕世美女。」

對於他的誇讚，梁歌雅只是點了下頭做為回應。但就在垂眼之際，她瞥見丈夫手上拿了本……帳冊。

怪了，他拿帳冊幹麼？東宮有帳冊嗎？在她印象中，蘇璘從沒跟她提起東宮的花度……

像是察覺她的目光，已九蓮隨即將帳冊交給貼身侍衛。「趕緊送去，旭拔。」

「是。」旭拔領命而去。

「持祿，送衛爺。」

「奴才遵命。」

衛凡臨走前，寓意深遠地瞅了梁歌雅一眼，不住地搖頭失笑。

梁歌雅微皺起眉，在攏過丈夫時，低聲咕噥道：「那人真是皇商？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她搖了搖頭，畢竟對對方不熟，也無法光憑一面之緣下定論。

一回寢殿，已九蓮便瞧見擱在書案上的畫軸，神色微微變了下。

「妳翻我的書牆？」他狀似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我找書看，結果那畫軸掉了下來。」替他褪去斗篷收妥，扶他在書案前坐下，她思索了下問：「那個人是誰？」

聽她問得小心翼翼，他微揚起眉，反問：「妳覺得呢？」

「秀女嗎？」

瞧她眼神游移了下，像是在意極了，他不禁低笑出聲，故意道：「猜對了，確實是秀女。」

「太子也選秀女？」她詫道。

「不，皇上才選秀女。」

「嘆？」

「我母妃的畫像。」他笑道。

「嘆……」她疑惑地偏著融首。「這誰畫的？」

「父皇畫的。我因為想知道母妃長什麼模樣，便跟父皇討來。」

「啊……」這畫軸會藏得如此隱密，畢竟皇后怨極他生母……如此一來，倒是說得通了。

哎，瞧她剛剛在胡思亂想什麼，竟以為是他心儀之人……她頓時漲紅了小臉。

「想岔了，我的太子妃？」已九蓮笑得壞心眼，一把將她摟進懷裡。「妳吃味了，對不對了？」

她羞赧欲死，忍不住回嘴道：「你藏了張美女圖，我會吃味是正常的，換我畫了張美男圖，你會不在意？」

「不會。」他自信滿滿，搶在她開口前道：「因為妳能畫的美男只有我，我幹麼吃自己的醋。」

她努努嘴。「好狂妄的太子殿下，你最好是可以這麼確定。」

「當然，妳只會有我，不可能再有其他男人。」

她輕哼了聲。「多不公平，女子一生不事二夫，可男人三妻四妾卻是尋常，而你……有朝一日登基為帝，光是三年一回的選秀就夠你忙的，到時候連我是誰，你都忘了。」

已九蓮聞言，笑柔了眼。「胡扯什麼，光一個妳就搞得我焦頭爛額，誰要選秀？等我登基，就廢了選秀制度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要不要我起誓？」

她皺了皺鼻。「別動不動就起誓，有些事光說無用，得用行動表示。」

「那妳就等那天到來吧，再瞧我有沒有履行今日的誓言。」

「好啊。」她這才開懷地笑露編貝，拿起筆，就著那幅美人畫，在另一張紙上畫著。

「妳要再幫我臨摹一張不成？」

「臨摹什麼稀奇，讓你瞧瞧我的真本事。」

她說得有些自大，已九蓮倒也不以為意，看著她一筆一筆地勾勒，最終出現的竟不是個妙齡姑娘，而是位五旬老婦。

那老婦頸上亦有紅色胎記，對照五官，是為同一個人，只是年華已經老去。已九蓮驚愕得說不出話。

「喏，要是你母妃還活著，大概就是這模樣。」她拿起畫紙吹乾湊到他面前。「這是映春城一位老畫師教我的，他教我如何以骨形推算年歲身形，要是你抱個娃兒給我，我也能畫出他長大後的模樣。」

已九蓮拿過畫紙，有些不敢相信。

有了這張畫，豈不更有助於他早日找到楚嬪嬪。楚嬪嬪是唯一可能戳破他身世的人，不管她還在不在世，總要盡力尋過他才能安心。

「我想你看著她年輕時的畫像，大概也不會有太多感受，如今看著這樣一幅畫，是不是讓你更能感覺她就是你的母妃？」

已九蓮低笑著，抱著她，下巴枕在她頭頂上。

她什麼都不知道，一心為他著想，如此地討好他……要是她知道這畫像是楚嬪嬪而非他母妃，不知會有什麼反應？

怪他？不……她不會的。

十一月末迎來已慎思的壽辰，宮中開設大宴，就為要一掃之前的烏煙瘴氣，再加上已九蓮身子已經恢復，自該好生慶賀。

既是皇帝壽宴，應邀者自然皆是皇族，要不就是親近的幾位大臣。

當已九蓮帶著梁歌雅到來時，光華殿上已有不少人入席。

一見兩人，孔貴妃馬上以後宮之首的身分招呼著。「太子身子可已復元？」

「託娘娘的福，九蓮已康復。」他堆起雋雅笑意。

一句溫柔寒暄讓孔貴妃笑得眼都快要瞇起，噙著笑意道：「前些日子多謝你送來的大禮。」

大禮？梁歌雅微皺起眉。她天天都在他身邊，怎麼沒發現有什麼大禮？但就算疑惑，她也不會挑在這當頭追問，靜靜地站在已九蓮身旁，她心裡百轉千迴。

「這是為了報答娘娘的恩情，九蓮向來是個知恩圖報之人。」已九蓮笑瞇眼，態度溫文謙和，真心誠意極了。

「是啊，母妃，太子殿下本來就是個謙遜君子，誰待他好，他會不知道？」崔云良一見他，隨即走了過來，手挽著孔貴妃，雙眼卻直盯著已九蓮。

那眸底蘊含什麼暗示，她不會看錯。梁歌雅眉頭皺得更緊了。

「喔，慶王側妃又是從何得知我是個謙遜君子？」已九蓮打趣道。

「幾年前人家有回進宮弄髒了鞋，還是你親手替人家拭去污漬呢。」崔云良說著。她對他的動情，其實就從那一刻開始，每回進宮都是為了他，不讓梁歌雅進宮也是怕他看上梁歌雅，可誰知道最後還是被梁歌雅搶了太子妃一位。

她那近乎撒嬌的語氣教孔貴妃微擰起眉，梁歌雅則是等著孔貴妃訓斥她。

慶王側妃竟當眾對太子調情，她就不信孔貴妃沒發覺。

「那不過是舉手之勞……兩三年了吧。」已九蓮煞有其事地回想著。

在宮中，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佈局，他當然記得一清二楚。

「太子還記得？」聽他語氣就曉得他還記得，崔云良樂得像是要飛上天。

孔貴妃隨即低喊道：「好了，時候差不多了，該入席了。」話落，隨即朝寶座下右列第一席比著。「殿下，帶太子妃過去吧。」

殿上兩側列席，席上鋪著繡金線暖衾，席前擋著矮几，宮人正在上菜。

「九蓮知道了。」他恭敬道，牽起梁歌雅的手，還刻意地看了崔云良一眼。

那一眼，讓梁歌雅幾乎大動肝火。一入席，她便低聲問：「你到底在做什麼？」

「惹妳吃味。」他低低笑著，謊言信手拈來毫不困難。

梁歌雅卻皺緊眉，不發一語。

「真氣著？」他握住她垂放在腿上的小手。

「別做出讓人誤解的舉措，我誤解也就算了，但要是慶王爺還是貴妃誤解了，豈不是紛爭一場。」那眉眼調情是刻意的……她不是瞎子，看得很清楚，只是不想戳破他。

她不懂他的用意，也不想了解，但這做法令人極為不快。

「知道了，往後自有分寸。」已九蓮噙著笑意，看得出他心情極好。

睨他一眼，本想再囑咐他幾句，聽到扶公公的聲音，知道父皇已到，她打住了話。

同一時間席上的皇族、嬪妃、大臣全數站起。

「恭賀皇上壽辰，祝皇上龍體安康，福如東海。」大臣齊聲喊著，震得梁歌雅耳朵有些發痛。

「眾卿平身，入席吧。」已慎思嗓音疲憊地說。

「謝皇上。」

已慎思一坐上寶座，絲竹聲響起，舞伶手持彩帶入殿飛舞，腰間鈴鐺清脆作響，一個個舞姿曼妙，彷彿飛天，令席上的人看得莫不入神。

但梁歌雅卻半點食慾也無，只是靜靜地坐著。

「還生我的氣？」瞧她壓根沒動筷，已九蓮低問著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怎麼不吃？」

「不知道，就覺得倦極。」她懷疑根本是剛剛被他給氣的。

「還是要先回……」

已九蓮話未竟，殿外突然傳來騷動，抬眼望去，只見御史前來，殿外的侍衛正在通報。

聽完侍衛通報，扶貴回頭稟報。一見皇上擺擺手，他立刻道：「舞伶樂師退下，宣御史進殿！」

原本還歡天喜地的氛圍瞬間變得鴉雀無聲，席上六部尚書九卿皆面面相覷。

已九蓮微抬眼，與對座的已太一對視一眼，目光隨即移到他身旁的首輔，互相交換了一記眼神。

御史一進殿內就單膝跪下。「皇上，微臣有事稟報。」

「何事？」已慎思雙眼睛鏘地問。

「日前皇上要微臣徹查戶部與工部勾結貪污一事，微臣查到不只是兩部尚書，就連底下侍郎、員外郎，甚至是禮部也牽涉其中，還有一兵部尚書！」

原以為事不關己，正在飲酒作樂兼看好戲的禮部和兵部尚書出聲低斥道：「放肆，皇上面前豈容你血口噴人！」

「下官是依證據說話的。」御史從懷裡取出三本帳冊。「皇上，微臣見事情牽連甚廣，詢問了首輔後，在首輔授權之下，領人到禮部和兵部查出帳冊，發現上頭記載的不明款項，確實與孔貴妃之前呈給皇上的帳冊相同，請皇上明察。」

已慎思一記眼神，扶貴馬上走下臺階取過三本帳冊，交到已慎思手上。

兩部尚書難以置信的看向孔貴妃，孔貴妃則早就驚愕得不能言語。

兵部尚書是她爹，禮部尚書則是她堂叔，是至親之外，更是孔氏一派在朝中的重要人物。

那帳冊是已九蓮給的，她看個詳實，確定能夠揭發晏氏一派的貪污罪愆才交給皇上的，豈料會牽扯到她孔氏一派……心頭一頓，她死瞪著已九蓮，卻見他像沒事人一般地飲酒。

而梁歌雅直盯著其中一本帳冊。那分明是皇商來東宮探視那日，九蓮拿在手中，後來又拿給旭拔的帳冊……而剛剛孔貴妃又在感謝他，現在卻……她微顫著，感覺一股作嘔感直衝喉頭。

已慎思比對著帳冊，怒不可遏地丟下殿階，怒眼瞪去，低咆道：「兩位愛卿，要如何解釋？！」

「皇上恕罪，這分明是有人惡意嫁禍，微臣一向清廉自持，怎麼可能與戶部同流合污，還請皇上明察！」兩部尚書立刻跪在殿上，一臉忠心耿耿，就盼皇上能為他倆主持公道。

驀地，首輔徐緩站起身，拾起帳冊，細細翻閱。「禮部尚書，為何日前太子與慶王爺大婚時，祭祀所花費的金額如此之高？」

禮部尚書不敢置信地瞪向他。他可是他的門生，還是他的女婿，靠著他一路從新科狀元進入內閣，爬到首輔位置，如今竟反咬他一口！

「再者，就算為婚慶所用，也是由宮中內務支出，為何這裡卻多了數十筆高達萬兩的支出？」首輔詰問著。

禮部尚書幾乎要吐血。那些支出還是他的好女婿替他找名目從戶部請款得來的，他卻用來置他於死地……氣鬱的他竟真的當場嘔出一口血，殿上登時噤若寒蟬，無人敢上前攬他一把。

那血腥氣味讓梁歌雅腹中一陣翻攪，抬眼想央求已九蓮先帶她回東宮，卻瞥見他殘佞的勾起嘴角，那透著殺伐的笑意教她渾身一顫。

第十章 雷霆剷異己

殿上，首輔又轉了個方向，「兵部尚書，那麼你能否解釋，這總共二十石的汾南米為何與民間價格差了三倍以上？」

「這……那是因為日前汾州水患損糧不少，有的汾南米浸水已發芽根本無法買賣，本官不忍穀毀傷農，於是高價收買，亦可算是賑災，而買來的汾南米，要是已發芽，可以讓酒坊釀製三級酒，要是未發芽可充當軍糧，這是美意一樁，還請皇上明察。」

有禮部尚書的前車之鑑，兵部尚書認定首輔是窩裡反，於是應對起來更加小心，就怕被他給逮住把柄。

「喔，這麼說來，是義舉呢。」首輔煞有其事地點著頭，回頭問御史。「林御史，你去查看了兵部軍糧署，可有瞧見那些汾南米發芽了？」

「回大人的話，下官前去查探，那些汾南米全是趕在大雨前收割，並無浸水，再者，下官也走了趟皇商衛凡府邸，衛凡說當初兵部尚書要求急需大批汾南米，他才請許多商賈從中牽線，並出高價收買，才有辦法購得二十石的汾南米，要是真遭水患損傷，又豈能收到二十石？」

「此外，下官還問過戶部侍郎，他說當時不讓兵部支領這筆款項，但兵部尚書仗勢逼迫，他不得不從。」

沒想到就連皇商也不站在孔氏這一方，兵部尚書驚詫得說不出話。

孔貴妃欲開口辯駁，卻被兒子給拉住，她不解地看著他，就見他神色淡漠地搖搖頭，示意她別開口，免得惹禍上身。

而汾南米三個字教梁歌雅心間一顫。如果她沒記錯，她和九蓮頭一次溜出宮時，在一家玉鋪裡，就聽到有人在談論汾南米，說什麼價格翻漲……

殿上燃著火盆，可她卻像是置身在冰天雪地之中。

有人故意從中設計，狗咬狗，窩裡反……她雖然不清楚朝堂之事，但再傻也看得

出有人針對孔氏一派趕盡殺絕。

是他嗎？

看向身旁的已九蓮。他彷彿在看一齣戲，看得正入迷，看得正盡興，而這一齣戲正是按照他的劇本在走。

她渾身顫抖不休，開始懷疑自己真的了解他嗎？

「這麼說來，不就和兵部尚書方才的說詞大相逕庭了？收購的並非發芽的汾南米，反倒是二十石的汾南好米……」首輔頓了頓，細長鳳目閃動著光痕。「難不成是要屯軍糧……企圖造反？」

「你胡扯！你這是含血噴人，本官為何要造反？況且本官手上並沒掌兵權，只有掌軍政，分配屯兵和汛地調兵！」

「可孔氏一族擁有兵權的就有三位大將軍，底下兵馬超過十萬，甚至，」首輔矛頭一轉，指向已太一。「慶王爺自映春城返回，至今未交出十萬大軍的虎符！還請皇上明察！」

話落，席上孔氏一派成員人人自危，如秋風拂穗般，一個個低頭高喊道：「臣，願意交回手中兵權以示清白忠誠！」

已慎思冷眼不發聲，目光移到七子身上。

已太一放下酒杯，起身單膝跪下。「兒臣回府，立刻交出虎符。」

已慎思點了點頭，再問：「林愛卿，可還有可疑事項未查辦？」

林御史隨即啟聲。「啟稟皇上，帳冊中尚有諸多疑點，微臣會在近日內查個水落石出，不負皇上所託。」

「皇上，近日內如此多要務待審待查，皇上龍體尚未康復，何不請太子主持大局？」首輔趁機上奏。

孔貴妃聞言，一口氣梗在喉頭，幾乎要將她給憋死。

「太子，你身上的毒剛解去，能否替朕分憂解勞？」

已九蓮優雅起身。「兒臣的身子已經無礙，能為父皇分憂解勞，為兒臣所望。」

「那麼……就交給你了，該賞該罰，全交給你發落。」

「兒臣遵旨。」

「朕累了。」已慎思疲累地嘆口氣。

扶貴馬上向前扶著他，高喊道：「擺駕回宮！」

目送聖駕離開，已九蓮回頭面對眾人，笑意無害又無奈，但語氣卻凌厲又無情。

「來人，將牽涉其中的孔氏族人押進大理寺待審！」

侍衛立刻入殿捉拿，兵部尚書不服，怒道：「已九蓮，全是你搞的鬼！」

「老夫不服！」

眾人斥著，還是被侍衛給押走，霎時殿上所剩沒有幾人。

「已九蓮……本宮以為你是知恩圖報，豈料你是狼子野心，竟借本宮之手剷除了本宮的勢力！」孔貴妃衝上前想打他，卻被已太一給拉住。

崔云良在旁看傻了眼，只知道孔氏一派似乎大難臨頭。如此一來，她的靠山不就要跟著倒？

「貴妃這就錯怪九蓮了，我也是好意，想要助貴妃一臂之力，豈料那帳冊竟暗藏玄機，怪我沒瞧個詳實，也只能請貴妃海涵了。」他說得歉意萬分，唇角的笑容卻是嗜血至極，彷彿等這一日已經等很久了。

事實上，從她喊他小雜種的那天起，他一直忍氣吞聲，就為目睹今日這場戲……如今，戲落幕了，他認為以往受的氣，還算值得。

但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，他要斬草除根，絕不讓孔氏再有壯大的機會。

「你！」

不睬她，已九蓮轉過身去。

孔貴妃氣得直跺腳，也只能被已太一拉著往外走。

「歌雅，妳的氣色不好，先回東宮。」已九蓮輕柔扶起她，察覺她渾身顫得厲害，不禁低聲問：「身子不舒服嗎？」

對上他擔憂的眼，梁歌雅迷惑了。

這人待她……真是真心實意的？

「我沒事。」她連笑都擠不出來，只能慘白著小臉偎在他懷裡。

見狀，他喊道：「蘇璘，送太子妃回東宮。」

守在殿外的蘇璘隨即進殿攬著她。「奴婢遵命。」

「你呢？」她拉著他問。

「父皇派了事讓我處理，所以妳先回去，好生休息，知不知道？」已九蓮拉開她的手，頭也不回地先行離殿。

看著他絕然的身影，梁歌雅幾乎站不住腳。

「太子妃，奴婢派人取軟轎過來，妳在這兒稍候片刻。」蘇璘扶著她走到殿外的欄杆邊歇著，這才繞向殿的另一頭。

梁歌雅不適地閉上眼，突覺有道陰影遮擋了頭頂上的燈火，她睜眼望去，驚見是面容難看的孔貴妃。

「貴妃娘娘……」

「太子妃，別說本宮沒勸妳，太子是狼子野心，誰都能利用，但本宮作夢也沒想到，他狡詐如斯，竟然誘騙本宮上當……」孔貴妃哼笑著。「是本宮大意，不過他別以為本宮沒法子治他。」

梁歌雅想緩頰，但真不知道自己能說什麼。就連她也認為，一切都是九蓮主導的，還能為他辯駁什麼？

「最後鹿死誰手還不知道呢，一旦被本宮找出楚嬢嬢，看他這假皇子還能囂張多久。」

「什、什麼？！」她怔住。

「妳沒聽錯，當初柳淑妃怕兒子被皇后給害死，才會要楚嬢嬢將孩子帶出宮，已九蓮他不過是個假皇子罷了，不，他連姓已的資格都沒有，他什麼都不是，身上也沒有皇族特有的黑色八角烈陽胎記，本宮早就看過了，只是一個不要臉的小雜種，竟給本宮假帳冊，倒了孔氏一派！」孔貴妃越說越氣憤，連粗話都罵了出口。

「貴妃自重。」她低斥。

孔貴妃聞言，低低笑得令人膽戰心驚。「梁歌雅，妳至今還看不清自己不過是他手中的棋子嗎？因為妳和妳娘親有著相似的面貌，娶了妳，太子就能得到皇上的倚重，他甚至讓妳去掣肘皇上，利用妳對付皇后……明白告訴妳，就連他中毒一事，本宮都懷疑是他自戕嫁禍！」

梁歌雅倒抽口氣，駁斥道：「界沙是劇毒，使用不當就可能喪命，要是他真有狼子野心，會以自個兒的性命犯險嗎？」

「富貴險中求，劇毒又如何，可以試驗的，不是嗎？難道他就不會先試在別的地方，再決定自個兒要服下多少，否則聰明如皇后豈真會挑在秋賞宴上對他下毒？皇后看起來雖然是清冷不爭的性子，可一個能穩坐后位多年的女人自有她的手段，只是要不要使而已。」孔貴妃撇撇嘴。

梁歌雅一怔，想起秋賞宴那日，欲離開東宮之際，蓮池裡群魚翻肚……她臉色更加慘白，不願做如此可怕的聯想。

但她也想過，皇后要真的厭惡九蓮，也不該挑那時機……那只會讓她成為眾矢之的。

「去年戶部尚書生毒瘡，用了界沙，今年太子就中了界沙之毒……」孔貴妃搖頭失笑。「我若是皇后，也不會笨得用同一種毒，好落人把柄。」

「可那時也是妳推斷，認為是皇后……」

孔貴妃冷冷打斷她未竟的話。「那是因為我急於扳倒皇后，心想我和太子利益一致，幫他一把也無妨，豈料他竟是如此回報本宮……是本宮傻，忘了皇后一派要是倒了，為了太子之位，他肯定不會放過本宮，但等著吧，看本宮怎麼拉下他！」話落，拂袖離去。

冷風中，梁歌雅幾乎站不住腳、面色慘白，蘇璘差人抬軟轎來時就瞧見她身形搖搖欲墜，嚇得趕忙將人送回東宮。

蘇璘原要派人請御醫來，但梁歌雅堅持不肯，她只得作罷。

倚在床上，梁歌雅的心思亂成一團，想起那晚出宮聽人道起汾南米時，他還刻意要她靜聲，加上秋賞宴那日，蓮池翻肚的魚群，還有他不讓她飲酒，甚至於早就知道她必得獻藝……

好，就算那些事情有蛛絲馬跡可尋，但他又怎會猜到皇后會賞酒？

「太子妃，妳在想什麼？」打量著她沉思的神情，蘇璘疑問：「是不是貴妃娘娘對妳說了什麼？」

她搖了搖頭。「沒什麼，我累了，想歇息，妳也下去吧。」說著，她正欲躺下，卻不慎掃下擺在床邊的畫軸。

蘇璘趕忙撿起攤開的畫軸，見著上頭的人，脫口道：「這是……楚嬢嬢？」

梁歌雅猛地抬眼。「楚嬢嬢？」那畫像是皇上所畫，他說既然被她發現，那麼就不必藏起，可以讓他擱在床邊思念。

而楚嬢嬢這名……孔貴妃剛提起過。

「嗯，她是皇上的奶娘，可這兒怎會有她的畫像？」蘇璘不解極了。太子妃和太子都不會見過楚嬪嬪，何以會收藏她的畫像？

梁歌雅皺起眉。皇上的奶娘……這和他說的截然不同。

「太子妃？」

「蘇璘，妳在宮中待了許久，對不對？」蘇璘年約四十開外，若按宮女十五歲進宮的慣例……興許九蓮出生之前，她便已在宮中。

「是啊，奴婢十五歲進宮，在宮裡已有二十幾年。」

「那麼妳見過柳淑妃嗎？」她不著痕跡地試探著。「可知道她長得什麼模樣？」

「柳淑妃面貌極為狐媚，也因為如此，當年皇上才會特別寵愛她。」蘇璘沒心眼地說，「太子妃怎會突然問起這些？」

梁歌雅神情有些恍惚。蘇璘沒必要騙她，而她所形容的柳淑妃和畫像全然不同，那就代表……九蓮騙她。

同理可證，孔貴妃那些話不完全是捏造的。楚嬪嬪既是皇上的奶娘，那麼就是有品的命婦，在後宮自然有輩分，壓得住眾嬪妃，真要狸貓換太子也不是辦不到，而九蓮肯定也知道這事，否則沒必要特地找出這畫像……照這狀況，他是想派人除去楚嬪嬪吧。

要真是如此，孔貴妃所有的推測極有可能都是真的。

這項認知，讓她無力地倚在床柱上，嚥到了欲哭無淚的悲傷。

「蘇璘，妳說……為什麼太子要對付皇后？」她笑得惻然。

「太子沒有對付皇后！」蘇璘駁斥著。「太子妃不能聽信貴妃娘娘的片面之詞。」

「那麼我問妳，皇后為何要毒殺太子？」

「雖然當初一度這麼懷疑，但後來想想，我不認為是皇后下的毒手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蘇璘嘆了口氣。「太子妃，我初進宮時，是派在另一個嬪妃身邊當差的，後來因為皇后生了死胎，長生宮和柳淑妃那兒的宮女一律遭到處決，人手一時不足，我才被調到長生宮伺候皇后。」

梁歌雅垂眼。要是如此，蘇璘之所以可以存活至今，正是因為她並不知道當年是否真有狸貓換太子一事。

那麼這事就不能對蘇璘提起，以免把事鬧開。

「皇后不是個惡人，她只是無法愛太子而已，畢竟太子與皇后之子同日出世，一死一生，可以想見皇后的心情。」想起過往，蘇璘眼眶泛紅。

「但太子那時畢竟是個孩子，希望得到皇后的疼愛，可皇后沒有辦法愛他，甚至還曾錯手傷他，那之後太子就變了，他不再奢望皇后的疼愛，更加獨立，什麼事都不勞煩皇后，就像個小大人，可有時他會在睡夢中哭醒，嚥著眼淚倒下再睡。」梁歌雅不禁鼻酸。她從小就有人疼，作了惡夢驚醒，才剛哭出聲，爹娘必會跑來，抱著她又哄又親的……

易地而處，她可以想像他為自保會變得多不擇手段。

因為他沒被愛過，不懂被愛的感覺，想要的，只能用掠奪的。

「有時，皇后會在夜裡偷偷進房看太子，抹去他臉上的淚痕，那清冷的表情有著心憐，可就是無法擁抱他，就算明知傷了他，她也無法低頭安撫他，其實，皇后對太子有母子情的，只是想到過世的孩子，她就……」

梁歌雅疲憊地閉上眼。「我知道了，蘇璘，妳退下吧。」

「太子妃，太子迎娶妳之後，奴婢覺得他有些改變，奴婢真的非常慶幸太子迎娶的是妳。」

梁歌雅露出虛弱的笑，朝她擺擺手，蘇璘欠了欠身退下。

他有所改變嗎？她不知道，因為她並不識得之前的他。可眼下，她覺得他是可怕的，他佈局極早，步步為營，像個擅長等候的猛獸，靜心等著獵物上門，盯住了，往獵物咽喉一咬，不給任何活命的機會。

可是，能怪他嗎？

如果他已經發現自己的身世，為了自保，不除去敵人，他還能怎麼做？在這宮闈裡，己不犯人，人也會犯己，不出擊，就只能等著被吞噬……這到底是誰的錯？是人……還是命？

梁歌雅一夜未眠，而已九蓮也沒回到東宮。於是一早她決定前往冷宮探視皇后，想從皇后口中找到答案。

「太子妃想見皇后娘娘？」蘇璘詫問。

「我不能見她嗎？還是說皇上下旨不准任何人見她？」梁歌雅儘管精神頹靡，但思路卻分外清晰。

有些事她必須先找出答案，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。

「皇上並未下過這樣的旨意，只是太子妃見皇后娘娘做什麼？」

「依民間習俗，她算是我的婆婆，妳昨兒個也說，不認為是皇后對太子下毒，既如此，我就必須洗清皇后的冤屈。」

蘇璘也覺得她說的有理，可是一一「就算太子妃見過皇后，也不見得能洗清皇后的冤屈，皇后是個極為沉定之人，她不說時，誰也別想從她口中問出什麼。」她雖然不清楚皇后為什麼完全不替自己辯解，但肯定是有她的理由，而這種情況下，她不認為太子妃能問出什麼。

「縱然洗刷不了冤屈，於情於理我也該去探望她。」

至此，蘇璘終於點點頭，備了軟轎，領她前往後宮北角的冷宮。

穿過後宮東西長廊，殿苑造景奇特，花木扶疏，整片梅林已然綻放，白花裡摻著紅梅，彷彿一片雪地染上了血。

但來到冷宮，那斑駁的宮門不再朱紅，就連牆身都有明顯風蝕。

蘇璘差人通報，待宮人回稟才得以進入冷宮，梁歌雅要蘇璘在外等候，獨自進了宮門。

四下萬物凋零，一如這宮裡年華老去的宮人，放眼所見雜草叢生，不過偏殿門口的那叢灌木林，倒是修整得頗為整齊……

梁歌雅定睛一瞧，竟見一抹熟悉身影蹲在那裡忙碌著。

「母后？」瞧清楚那抹身影，梁歌雅脫口喊道。

晏皇后回頭，她長髮梳髻，頭上不見半樣首飾，身上也只穿著單薄的袍子，連件斗篷都沒有。

梁歌雅趕忙解下身上的斗篷，疾步走去，不由分說地往她身上一套，還不住說著，「今兒個好冷，怎麼不在房內生盆火歇著呢？」

冷宮……這就是冷宮，一旦色衰愛弛，一旦被鬥倒，哪怕尊貴如皇后，也同樣落到如此下場。

晏皇后微怔地看了她一眼，還未開口，便被她握住手。

「母后，咱們先進屋裡好不好？」她急聲道。

來的路上，她想了很多，光是想著要如何開口詢問界沙之毒一事，就教她傷透腦筋，如今倒是把這事給暫時拋開。

晏皇后輕輕地收回手。「你這性子跟你娘還真像。」她淡聲喃著，沒有回憶過往的惆悵，更沒有身處窘境的落魄姿態，或為遮掩窘態的凌人傲氣，她像抹冬降的雪，冰冷無溫，對於來處歸屬，都置之度外。

「母后也認識我娘？」

晏皇后拉起裙襬朝殿內走去，啟聲問：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梁歌雅為之語塞，跟著她進了殿，發現裡頭連盆火都沒有，眉頭皺得死緊，心想著到底該怎麼向皇上求，好讓皇后可以離開冷宮。

「太子妃？」晏皇后坐在破損的錦榻上，儘管襯著一室蕭索，但她與生俱來的貴氣，令她彷彿還身處在長生宮，依舊母儀天下。

梁歌雅回神，長睫垂斂半晌才問：「母后恨太子嗎？」

晏皇后冷冷地看向門外。「本宮如果恨他，就不會收養他，早殺了他。」

簡單的一句話，已說明她不可能對九蓮下毒。梁歌雅無聲地嘆了口氣，極不願相信，這一切竟是他自個兒設下的局。

用毒，讓孔貴妃鬥倒皇后，再用帳冊一併鬥倒孔氏一派……事情的發展皆如他所算計，眼下再沒有人能夠威脅他的地位，可他有沒有想過，他編演的一場好戲，卻讓一個無心傷他的人成了代罪羔羊。

這冷宮，直教人冷進骨子裡，要是他瞧見待在這兒的皇后，是否還忍心？

「太子身子痊癒了？」晏皇后突問。

梁歌雅趕忙回答。「回母后的話，太子已經無礙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唇角微掀，狹長美眸微瞇著，沉默半晌，就在梁歌雅以為她以無聲下達逐客令時，她又道：「他的名字，是本宮取的。」

「母后？」她詫道。

「當初慶王爺出生時，皇上替他取名為太一，乃為太帝一意，彷彿已有意立他為太子，所以當九蓮出世，本宮堅決替他取名……四星九蓮，天子之尊，成為本宮的兒子，他是注定要當皇帝的。」

聽至此，梁歌雅抖著心問：「那麼，母后可知道太子可能不是太子？」

晏皇后面容無一絲變化。「從孔貴妃那兒得知的？」她知道孔氏出了事，在急惱之下，孔貴妃若道出此事，倒也不令人意外。

「是。」

晏皇后思索半晌，輕聲道：「告訴太子，他所擔心的事永遠不會發生。」

梁歌雅驀地抬頭。「母后，在妳心裡，他是妳的兒子嗎？」母后如是說，豈不是意謂著她已經除去楚嬪嬪。

也就是說，她打算永遠守著這個祕密，她選擇保護九蓮？！

「不管身世，他永遠是本宮的兒子。」

「就算他鬥倒晏氏一派？」

「晏氏一派仗著本宮為非作歹、貪贓枉法，本該除去，如今趁勢一併扳倒孔氏一派，他日等他登基，朝堂才能重整，不再有外戚掌權干政，他這皇帝才能掌握實權，他才能高枕無憂，這做法甚好。」

梁歌雅聽得一愣一愣。她以為活在後宮的女人莫不是在為自己、為家族打算，沒想到皇后如此明理而大度。

這樣的人，怎麼可能對他下毒？

所以……一切都是他的計謀，為除去皇后，他不擇手段到用己命為賭注……他簡直是瘋了！

「難道母后早猜到一切？」她忍不住脫口問。

因此她才不替自己辯解，順勢而退，就為成全他？！

如此隱晦，就算被誤解，就算被欺凌，她都吞下了！

也許皇后是因為曾經傷害過他，想要彌補他，可要是一點疼愛之心也無，她真有必要讓自己委屈到這個地步？

一旦進了冷宮，想再回長生宮談何容易？

晏皇后垂睫不語，好半晌聽到外頭的落雨聲，才淡聲道：「回去吧。」

注視她半晌，梁歌雅跪下朝她一拜。

這一拜，是代替九蓮的道歉，如果可以，她定要九蓮將皇后帶回長生宮不可。

「歌雅告退。」她噙著鼻音道。

回到東宮，她沒進灼陽殿，而是回了自個兒的玉輝殿。

她傳了話，太子回來，不允他進殿。

「太子妃？」蘇璘不解極了。

她冷著臉，不再開口。

她需要幾天的時間讓自己冷靜，現在，她不想看見他！

第十一章 皇家有喜事

當晚，已九蓮興匆匆回到東宮，卻沒在灼陽殿找到梁歌雅，於是走了趟玉輝殿，豈料竟被蘇璘擋在殿外。

「歌雅不見我？」他詫道。

「太子妃見過皇后娘娘回來後便這麼吩咐。」蘇璘面有為難地說。

「她為何去見母后？」心一顫，他有股不祥的預感。

「……太子妃說要替皇后娘娘洗刷冤屈。」

大致猜出是怎麼一回事，已九蓮閉了閉眼，沉聲道：「退下。」

蘇璘隨即跪下。「殿下，太子妃的氣色極差，奴婢要找御醫，她不肯，她那模樣……還請殿下先回灼陽殿，明日再來吧。」

他沉斂眉眼。這事要是不在今日說個明白，拖下去，難保不會出事。可他也不願逼迫歌雅，那麼他還能怎麼做？

轉身走出殿外，持祿正打著傘等他，他走入雨中，推開持祿遞上的傘。

「殿下。」持祿不解地又遞上傘，卻再次被他推開。

「退下！」他怒聲道。

持祿不敢再向前，連忙進殿找蘇璘詢問是怎麼回事。

已九蓮抬頭看著從天而降的雨。

映著殿外燈火，雨水彷彿流光般灑下，然而，雨滴冰凍如雪，凍進骨子裡。

歌雅……她允諾要當他的棋子的。

他不知道她是如何發現事有蹊蹺，但她知道他中毒一事有異是事實，否則她沒必要去見皇后。

那麼，歌雅想怎麼做？

向父皇道出實情，好毀去他最後一步的計劃？不，她要是打算戳破他，早去找父皇了，既沒這麼做，就代表她還記得對他的承諾。

明知道他欺騙了她，她還是想保住他的。

因為，她愛他。

因為愛他，所以她不會背叛他，然而這對善良的歌雅而言，心裡又承受著多少煎熬？

就算是素昧平生的人，她都能伸出援手相助，更遑論她見過了皇后的處境？

她痛幾分，他就淋多久的雨，直到她氣消。然後她不可以再氣他，她必須繼續愛著這樣的他。

所以老天啊，再多下一點雨，熄滅歌雅心中的怒火吧。

梁歌雅疲倦至極，可一閉上眼，她就想起皇后。

想起那清冷蕭索的冷宮，想起皇后為已九蓮所做的一切，她的心就悶悶地疼著。從小爹就教她公平正義是為人處世的準則，但她明知道有人犯了錯，卻無法指責，甚至不敢戳破他。

她的心裡被迫藏了祕密，她被迫成為共犯，卻無人能訴說。

該怎麼辦？她到底該怎麼辦？

突然，外頭傳來腳步聲，一會便聽到蘇璘急切的聲音。「太子妃睡了嗎？」

「被妳這麼一擾，我要怎麼睡？」她沒好氣道，掀被坐起身。「有事？」

「太子妃，太子他……」

「我不想見他，要他走。」她冷聲道。

「太子妃，今兒個風寒雨凍，殿下已經在殿外淋雨一刻鐘，身上早濕透了，再這

樣下去，不病倒才怪。」持祿在門外央求著。「求太子妃見見殿下吧，別讓他繼續在那兒淋雨。」

梁歌雅哼笑了聲。「苦肉計嗎？」除了自戕，他還會自殘……不都是為了博取她的同情。

「太子妃，妳怎能這麼說？殿下是真的站在殿外淋雨，殿下看起來很傷心，就因為太子妃不肯見他，他……」

「下雪了。」

持祿的話被蘇璘給打斷，接著是更為焦急的求情聲。

「太子妃，下雪了……妳行行好，奴才給妳跪下磕頭了，就算殿下真犯下天大的錯，也請讓殿下先進殿再說。」

話落，外頭果真傳來響亮的磕頭聲，梁歌雅急急推開被子，連鞋也沒穿地開了門，就見持祿那細皮嫩肉的額上已滲出血來。

「太子妃。」一見她開門就像是見到一線生機，持祿咧嘴喚道。

她深吸口氣，看向門外，風雪肆虐，讓人冷得凍進骨子裡。要是九蓮真站在外頭吹著風雪……忖著，還是軟下心來，舉步朝殿外而去。

「太子妃，妳沒穿鞋。」蘇璘在後頭提醒。

「備熱水。」她頭也不回地吩咐。

「是。」

她繞著曲廊去到殿外，果真瞧見那抹身影。

已九蓮身上早已覆上白雪，而他閉著眼，仰著天，彷彿壓根沒察覺那凍人的冷意，直到一抹暖透過衣料熨燙著他，這才驚覺風雪冰冷。

張眼，就見她環抱住他。

「你這是怎麼著，就非得這麼糟蹋自己？！」梁歌雅惱火罵著。

「歌雅……」

「先進殿內。」她握著他的手便走。

已九蓮瞅著她的背影，卻見她連鞋都沒穿。她竟是這般一心擔憂著他。

她愛他……愛到可以不顧自己，教他的心好暖，漲得發痛。

待他泡過熱水，換上乾淨暖和的錦袍後，梁歌雅立刻下達逐客令。

「回你的灼陽殿。」她坐上床，瞧也不瞧他一眼。「我倦了，想睡了。」

知道她氣還沒消，已九蓮陪著笑臉，往她身旁一坐。「那我陪妳，兩人一道睡比較暖。」說著，便環過她的肩頭，卻被她一把撥開。

面對梁歌雅盛怒的眼，已九蓮捺著性子，打趣道：「昨兒個忙得沒回來，真教妳這般生氣？日後我要是登基了，妳豈不是要天天發怒？」

「我不敢想像那一天。」

「歌雅……」

「難道蘇璘沒告訴你，我今天去探視母后？」她語氣又快又急，像是快要無法承

載內心的痛楚。

他用自殘來博取她的同情，可母后的處境有誰同情？

惱的是，明知他在作戲，她還是會心軟……只因為把心給了他，就讓她變得如此心軟無用？！

「妳去見她做什麼？」

「你說呢？」她哂笑著。「如此善於權謀、工於心計的你會猜不出我在想什麼，甚至在冷宮裡做了什麼？」

「歌雅，我不喜歡妳這種說話口吻。」他皺緊濃眉低斥。

「那你要我用什麼態度？百依百順地偎在你的懷裡，軟言軟語地向你撒嬌？我要是不知情便罷，可如今我都知道了，你怎能奢望我再繼續扮個傻子？」

「妳知道什麼？」他嘆了口氣。「誰告訴妳什麼？難道妳會不知道宮中到處充斥著沒有根據的流言？」

「我知道，我當然知道，所以宮中流言我向來不聽，不管孔貴妃還是慶王爺對我說了什麼，我都充耳不聞，但當太多跡象顯示你的狠絕無情時，你要我蒙上眼睛，當作什麼都沒看到？」她笑著，無奈又自嘲。

「我狠絕無情？」已九蓮嗤笑著。「歌雅，妳太高估我了，要論手段，和宮中一些人相比，我還嫌青澀許多。」

「是嗎？有的人喜愛權勢，以勢壓人，逞一時之威風，但你已九蓮乃是人中龍鳳，是做大事的人，所以你不屑眼前的利益，一逕耐心等候時機，好比你遇見我，向皇上求指婚，因為皇上看重我，除了可能直接賦予你權力外，善於見風轉舵的大臣也許就向你靠攏了，而你的計劃就可以完美的展開。」

她的指控教他一時間說不出話來。

他知道她聰穎，但她一直待在東宮裡，不可能找到太多蛛絲馬跡。看來是孔貴妃對她說了什麼，讓她一一拼湊出原貌。

「只要我一進宮，你太子之位堅固如山，孔貴妃就算心急也不敢輕舉妄動，而這個時候，你先拿母后開刀，喝下毒酒，嫁禍母后，讓孔貴妃以為有機可趁，上奏扳倒母后。」

「還有你那日從皇商手中得到的帳冊，教我想起咱們初次出宮那晚，你在玉鋪內聽人談及汾南米，那時你就是在確認皇商是否有照你的意思去做。」

聽至此，已九蓮撇唇低笑。「確實是如此。」

「皇上賜我后冠，意謂著你他日即登帝位，也讓你私下拉攏的官員心更定，傾力幫著你搜出兩部尚書的貪污證據，好讓你可以除去孔氏一派。」她不是傻子，有些事只是不願多想，因為她不想將人心想得那般險惡。

「我這麼做有錯嗎？我確實是設下陷阱，但要是無貪念，那些老賊又怎會上鉤？我這麼做也是為了肅正朝堂，就像當初為何我會注意到妳，也是因為鎮朝侯府的侍衛竟然目無王法在大街上縱馬疾馳！妳捫心自問，我懲奸除惡，何錯之有？」他神色一凜，像是再也無法忍受她那鄙夷的目光。

她深吸口氣。「這些沒有錯，但是母后哪裡錯了？為何她必須變成代罪羔羊？」

「她可是晏氏一派的大靠山，不將她打入冷宮，晏氏一派隨時都會在朝堂上作亂。」他哼了聲，半點情感皆無。

「你能確定母后真放任那些人傾倒朝綱？」

「不管怎樣，晏氏一派就是仗著她的皇后身分有恃無恐，難道她不用負半點責任？不過是讓她打入冷宮罷了，沒誅連九族，她該偷笑了。」已九蓮勾唇，彷彿他給了多大的恩情。

對比皇后的付出和他的無情，梁歌雅怎麼也吞不下這口氣。「你可知道母后讓我告訴你，你所擔心的事永遠都不會發生，要你放心？！」

已九蓮下顎抽緊。「那必是反話。」這話聽起來該是楚嬢嬢已經除去，可聽在他耳裡，分明是變相在威脅他。

氣得渾身發顫，梁歌雅揮手朝他臉上打去。

已九蓮錯愕不已，但還沒開口，便被她搶白道：「我去你個反話！你有沒有心肝？你這雙眼到底瞧見什麼？被什麼給遮蔽了？把仇恨丟開，否則，你看不見愛你的人是誰，你感受不到別人的愛，你好可悲啊，已九蓮！」

他抿緊嘴，怒眼瞪去。「妳好大的膽子梁歌雅，竟敢對我動手，就為一個狠心至極的女人！」

「她是你的母后！」

「她不是！她是殺了我母妃的兇手！她將我的母妃杖責至死，妳可知道那滋味？！」

梁歌雅低低笑著。「你母妃？你不是早知道自個兒並非皇子了？」

心頭一震，已九蓮瞇緊魅眸。

「你早知自個兒的身分，何來的憐憫之心心疼素未謀面的柳淑妃？」她氣到極限，化為無法消解的悲傷。「已九蓮，你直到現在還想要騙我？」

棋子！一個被蒙在鼓裡，一無所知的棋子！

打從她被迫進宮，他的計劃就開始進行，而她傻傻地愛，傻傻地以為被愛……但事實上從頭到尾，她不曾踏進他的心裡，他的心裡沒有她，他看上的是她帶來的利益！

好半晌，已九蓮才沉聲低喃。「妳說的沒錯，我確實是在騙妳……然而，我不是刻意的欺騙，一如妳把我當成太子太傅，我並沒有欺騙妳，只是妳一相情願地認定。」

「對，是我一相情願，但你敢說，你全然無視我為棋子？」

「我問過妳了，如果我把妳當成棋子，妳也會心甘情願？妳可還記得妳的答覆？」他聲薄如刃，扎進她的心間。「妳說，妳甘願成為我的棋子的。」

梁歌雅輕如柳絮的身子搖搖欲墜。「是，我是說過，我也很清楚，你當我是可以利用的棋子，那也無妨，可是你肅正朝堂我沒話講，但你嫁禍一心為你著想的母后，我萬萬不能忍受。」

他要如何利用她都無所謂，是她自個兒答允的，教她在意的是，他始終往前看，不懂回頭，那他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錯過什麼。

「她何時一心為我著想？她甚至不讓晏氏一派的人接近我，讓我孤立無援，眼看著已太一已經領兵鎮守映春城，她還是不睬我的死活，分明是要讓我在宮中自生自滅！」

「不對，母后是很清楚晏氏一派只會給你帶來不好的影響，所以才刻意阻止，你自己也很清楚，晏氏一派根本都不是什麼好東西！」

「不，她厭惡我，我不是沒有努力過，而是她不把我當成她的兒子，她不願為我慶賀生辰，她甚至用燭臺砸我……要怪我嗎？是她不要我！」心間刻意藏起的傷痕硬被撕開，他怒吼著，就像是當年一心想要討好母親的孩子那般無助而痛苦。他也曾經只是渴望被愛的孩子，一個擁抱、一抹笑，他要的就這麼多，可她不給！梁歌雅猛地將他摟進懷裡，緊緊地。「不是的，你沒有錯，母后也沒有錯，只是在那當下，她沒有辦法愛你……」就是這般的他教她心憐，她才會甘心成為他的棋子。

「我不要她愛我，我不需要！」他不會永遠都是個孩子，那些曾經渴望的，他全都不想要了。「她是怎麼待我的，我就怎麼對待她，不過是以牙還牙罷了，我沒添上利息，算是便宜她了！」

「別這麼說！」捧著他的臉，她安撫著他。「九蓮，你的名字是母后取的，四星九蓮，天子之尊，她為你取這名字，就是要目睹有一天你登基為帝……真的，這都是真的，就算你不相信她，也請你相信我所聽所聞。」

已九蓮眸底盛滿月華，突然低低笑開。「我不知道……歌雅，妳不是我，妳不知道這些年我是怎麼過的，我孤立無援受盡欺凌，於是努力往上爬，我要那些對不起我的人後悔，結果卻讓我發現我根本不是皇子，我非但沒能揚眉吐氣，還可能落得欺君之罪被問斬，我不服、我不甘心，所以我除去所有擋在我面前的人……歌雅，我有錯嗎？我有錯嗎？」

她無聲地滑下淚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想要改變他豈是一朝一暮能辦到。她真的很捨不得他……他不壞，可因為環境讓他不得不狠足心，他走偏了，拉不回就無以回天。

她還能怎麼幫他？繼續當他的棋子，眼睜睜看他沉淪在權謀鬥爭之中？

「歌雅？」捧在臉上的小手滑落，他急忙握住，卻發現她的手冰冷得可怕，就連身子也直往他懷裡倒，他立刻扳正她的身體，卻見她臉色慘白，一絲血色皆無，他不由得拔聲喊道：「來人，傳御醫！」

急如星火地將御醫召來，原以為妻子可能是染上風寒，但診治之後，結果竟是——「有喜？」像是不敢相信似的，已九蓮顫聲問著。

「恭喜殿下、賀喜殿下，太子妃是確實有喜，不過她的身子骨有些弱，再加上鬱火攻心，胎兒有些不穩，必須好生安胎才成。」龐呈笑逐顏開道。

已九蓮聽著，神色有些恍惚，一直沒有反應。

「殿下？」

他猛地回神，低聲交代，「你說太子妃要安胎，還不趕緊去開藥方。」

「是，下官立刻開藥方，派人送來藥材。」龐呈說著，欣喜道：「皇上如果知道這個好消息，肯定龍心大悅。」

「父皇那邊我會親自去告訴他，龐御醫你還是先去準備安胎的藥方。」

「是。」龐呈立刻退出寢殿外。

大概想想不放心，已九蓮吩咐蘇璘和持祿跟著他去取藥材。

龐呈他自然信得過，但御醫院也有其他勢力的爪牙，他不得不防。

殿內，坐在床畔，已九蓮大手輕撫著梁歌雅微涼的頰，將她的手收攏在被中，掖了掖被子，再撫上她的小腹。

她的肚子還平坦著，他怎麼也無法想像裡頭有他的骨肉……感覺很奇妙，一種他說不上來的強烈感觸，竟教他莫名想掉淚。

當初，他想要她趕快懷上身孕，是為更加穩固自己的地位，從沒想到她真的懷有身孕，他竟會生出這般莫名的感觸。

他這是怎麼了？

「嗯……」

一陣陣的輕撫教梁歌雅轉醒，一張眼就瞧他像是萬般珍惜的，一手不斷地撫著她的小腹。

他的神情像是若有所思，唇角微掀，可眸裡卻淌著月華。

「九蓮。」她啞聲喚道。

他回神，朝她漾開笑。「醒了，渴不渴？」

她不解地看著他。「你怎麼了？」明明剛剛兩人還大吵著，說到後頭，儘管褪去怒氣，但總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平復心情吧。

看向外頭，天色一樣黑，她應該沒昏過去太久。

「歌雅，妳有喜了。」

「嗄？」

「我要當爹了。」他說得小心翼翼，像個大孩子般，好似得了什麼無價之寶，偷偷竊喜著。

「我……」她這才明白，原來她有了身孕。

見她要起身，他趕忙輕柔地制止她。「別動、別動，龐御醫說妳的身子骨太弱，得躺在床上好生安胎才成。」

「我身子骨太弱？」她不禁覺得好笑。

她從小習武，舞刀弄棍難不倒她，怎麼可能弱？

「他說妳鬱火攻心……」嘆了口氣，他啞聲啟口。「往後妳儘管放寬心，我的事妳就別瞎操心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正逢妳有喜，我會去求父皇，把母后從冷宮迎回長生宮，如此一來，妳是否就會寬心了？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妳不信我？」他好笑道。

既然晏氏一派都被他斬草除根了，空有皇后之位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，留著她也無妨，重要的是，他希望歌雅可以安好。

想起初見面時，她神采飛揚，可如今的她卻像是凋零的花，教他的心莫名地疼著。不過才進宮多久，怎會教她變成這模樣了？

「九蓮，試著和母后相處，你會知道我沒有騙你，她真的待你極好。」她輕牽著他的手。

已九蓮想哼笑，但還是忍下。「好，妳怎麼說怎麼好。」

「不許騙我。」

「在這當頭，我豈敢騙妳。」他撫了撫她的肚子。

她虛弱地笑著。「聽起來我這是母憑子貴嘍。」

「不，是子憑母貴，這孩子遠不及妳重要，所以妳要好生安胎，別讓我擔心。」孩子要幾個都有，但她只有一個，他絕不願失去她。

這是不曾有過的情愫，他不懂，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要歌雅與他為伴，和他攜手走過這一世，就像是她所唱的那首花借月，如果真能求，他願再與她相約來世。

梁歌雅聞言笑瞇眼，拉開了被子。「要不要一道睡？」

已九蓮低低笑開。「等餵妳喝下安胎藥再睡。」

「到那時候我就不讓你上床睡了。」她拿喬著。

「放心，等妳睡著後，我就會爬上床。」

她噘了噘嘴，臉上是盈盈笑意。

「別再生我的氣了，歌雅。」他吻著她的小手。「我不喜歡妳生我的氣。」

「那你就別讓我生氣，凡事要記得，一抹善念可以化解千萬劫，一抹惡念可以鑄下千萬厄，得饒人處且饒人吧，能放下才是福。」

「是，太傅，往後就遵照太傅的意思。」

「貧嘴。」她伸手要打他，他趕忙抓住她的手，把自個兒的臉給湊上。

「別動，想打，我就在這兒。」

瞧他臉還腫著，她心疼地輕撫。「對不起，打疼你了。」

「犯了錯本就該打。」他笑著，喜歡她輕柔地撫著自己的頰。「往後孩子要是出世交給妳教養，絕對沒問題。」

「你不怕我把孩子給養成野馬？」

「野馬有什麼不好，自由自在的……」他說著，神色有些恍惚，突道：「歌雅，咱們就替這孩子取名為雅蓮吧。」

「雅蓮？」

「以咱們的名取的，讓他在咱們的疼愛下長大。」

「連是男娃還是女娃都不知道，你就已經想好名字了？」她好笑道。

「這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，要緊的是，這孩子是咱們的寶貝。」

梁歌雅聽著，熱了眼眶，好半晌說不出話。

兩人對視，許多話盡在不言中，直到蘇璘端來安胎藥，餵她喝下後，兩人才一道入睡。

環抱住她，已九蓮心想，今日造成兩人衝突的必是孔貴妃。

再加上歌雅有喜一事，勢必更加威脅到孔貴妃和已太一……既是如此，他就該將他們一網打盡，這樣他才能真正地安心。

想著，他拉妥被子，讓她偎入最舒服的位置，親吻著她的額。

第十二章 連環騙局生

一早，已慎思來到東宮，賞賜了梁歌雅不少的珠寶首飾，而已九蓮便趁機在她面前央求讓皇后回到長生宮。

龍心大悅之際，已慎思准了他的請求。

兩人隨即對視一笑。

梁歌雅開心他確實有所轉變，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，於是放寬心地安胎。

幾日之後，崔云良突然到訪。

「慶王側妃？」

「太子妃要見她嗎？」蘇璘問著，目光卻看向坐在床畔的已九蓮。

「不見。」已九蓮不假思索道。

「九蓮，就算云良是慶王側妃，但她也是我的表妹，她來探視我，豈有不見的道理。」先前鬧得不愉快，要是能趁這當頭修補關係，也是個不錯的契機。

已九蓮眉頭微攏，但一見她央求的神情，終是退讓了。「請她進來。」

蘇璘答應一聲，旋即離殿通報。

不一會，在蘇璘的帶領下，崔云良踏進玉輝殿，手上還端著木盤。

梁歌雅受寵若驚地坐起身。

「歌雅。」已九蓮微惱地扶著她。「不是要妳好好躺著，坐起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躺了好幾天，骨頭都躺硬了。」她垂著小臉咕噥道，不好意思在表妹面前與他這般恩愛。

「見過太子、太子妃。」崔云良欠了欠身，便將木盤先交給蘇璘。「歌雅，我聽說妳有喜，但身子骨偏弱，所以要慶王府的大廚熬了雞湯，裡頭添了許多藥材，對安胎很好的。」

「謝……」

「不用。」已九蓮硬生生截斷妻子的話，冷眼看著崔云良。「宮中要什麼有什麼，不需要妳特地帶來，況且歌雅剛用完膳，吃不下了，不如請慶王側妃帶到養生宮孝敬貴妃吧。」

崔云良臉色頓時青白交錯，像是羞窘得無言以對。

梁歌雅忍不住輕扯著他。「你別這麼說，云良是好意。」

「天曉得那雞湯裡到底摻了什麼料？」壓根不領情，已九蓮冷聲譏諷著。

「九蓮！」梁歌雅微微動怒。

「別氣，要是傷著肚裡的孩子就不好了。」他趕忙安撫。

「你說話就非得這麼傷人？」梁歌雅皺起眉，感覺腹部真傳來陣陣的鈍痛。

瞧她臉色刷白，已九蓮立刻妥協。「別氣、別氣，妳想吃，我餵妳好不好？」他一伸手，蘇璘隨即端上整盅雞湯。

由於雞湯還熱著，他便要蘇璘取來桌面未撤下的碗匙，舀上一碗吹涼。

趁這時候，梁歌雅主動朝表妹招招手。「云良，近來如何？」

「不好，王爺把自個兒關在房內，不准任何人靠近，府裡還有個王妃頤指氣使，都沒有人為我出頭。」崔云良走近床邊悶悶道，雙眼不住地盯著已九蓮，像是對他這吹涼雞湯的舉措十分欽羨。

梁歌雅不禁心疼起她。

云良是天之驕女，一直有孔貴妃和舅舅疼寵著，突然嫁給慶王爺當側妃，上頭壓著嫡妻，日子自是不快活，至於慶王爺被剝了兵權，等於是銜無職，也難怪會將自己關在房裡。

而造成這種結果的，不就是九蓮？

再仔細推敲，與自己也脫不了干係。內疚之餘，她苦口婆心勸起表妹。「云良，妳已出閣了，不比在家裡，要收起一些脾氣，試著和慶王妃好生相處。」因為她也清楚云良的性子是被寵壞的，與人相處不佳的話，有部分她得自個兒反省。

「我有啊，可慶王妃囂張得很，不過是個將軍之女，有什麼了得的？我也是將軍之女呀，況且我爹還是鎮守京畿的鎮朝侯，可沒人替我說話，姨娘近來也不見我，說她心煩著……我找不到人說話。」說著，眼眶竟泛紅了。

梁歌雅正要開口，已九蓮順勢把匙裡的湯餵到她嘴裡。「好喝嗎？」他問。

待她嚥下，儘管只嚥到滿嘴的藥材味，但她還是說：「好喝。」

已九蓮微揚濃眉。「會苦也好喝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會苦？」

「我剛試喝了一口，要是有什麼事，總有我和妳分擔。」

梁歌雅聞言，眉頭微皺，還沒開口便聽表妹悶悶不樂道：「歌雅，妳慢慢喝吧，我先回去了。」

「有空再來找我。」

「得一層層通報呢。」崔云良撇唇道。

「蘇璘，記住了，往後要是慶王側妃來，儘管放行。」

「奴婢記下了。」

「送客。」已九蓮擺著手。

蘇璘隨即領著崔云良離去，待門一關，梁歌雅立刻發難。「九蓮，你怎麼拿這種態度對云良？我記得你跟她不也挺有交情的？」

已九蓮吹涼雞湯又餵了她一口，狀似漫不經心地說：「之前父皇壽宴，我和她太好不是教妳吃味了，所以這一回我就冷一些，省得妳又心裡不舒坦，折騰了我兒子。」話落，打趣地朝她眨眼。

她沒好氣地瞪著他，突覺腹部又是一陣鈍痛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的肚子有點疼。」正說著，鈍痛就轉為刺痛，疼得她咬唇閉緊雙眼，雙手緊

抓著絲被。

「歌雅？」把碗一丟，他將她摟進懷裡，急聲喊道：「持祿，快傳御醫！」
不能有事……她絕對不能有事！

原以為是他惹她氣惱而動了胎氣，豈料御醫診脈結果，竟是她誤食了麝香。

「怎麼可能？太子妃膳食全都來自御膳房，也特地交代御膳房太子妃有喜，御廚們又豈會在膳食裡添了麝香？」得知梁歌雅動了胎氣，趕到東宮的已慎思惱火低斥著。

「回皇上的話，御膳房準備太子妃的膳食，是按照老臣開的食譜去做，進而達到食補的作用，而且麝香味濃，用膳時也會聞到，實在不可能誤食。」龐呈搖著頭，也覺得事有蹊蹺。「慶幸的是，分量似乎不多，才能及時保住太子妃肚裡的胎兒，不過這些時日必得好生安養，否則……」

眾人聞言，神色皆凝重，但至少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守在一旁的蘇璘像想到什麼，好半晌才低聲道：「但要是在膳食添加許多藥材，是否會掩過麝香的氣味？」

「這是有可能的，不過御膳房準備的膳食並未添加許多藥材。」龐呈沉吟著。

「可今兒個晌午慶王側妃帶來一盅雞湯，裡頭就添了許多藥材，殿下也喝了一口，直說味道是苦的。」

蘇璘話一出口，已慎思瞇緊了眼，沉聲道：「來人，傳慶王側妃和慶王進宮，還有……將孔貴妃也一併帶到御書房！」

「遵旨！」殿外的扶貴隨即派人傳令。

「九蓮，跟朕一起到御書房。」話落，已慎思已經先一步離開。

坐在床畔的已九蓮，撫著梁歌雅冰冷而慘白的小臉若有所思，半晌才嘆了口氣，徐緩起身。「好生照顧太子妃。」

「是。」龐呈和蘇璘趕忙應聲。

他走到外頭，旭拔和持祿隨即上前一步，他低聲囑咐了聲，旭拔就領命而去。

已九蓮跟著來到御書房，兩人皆沉默不語，凝滯的氣氛持續到禁衛軍帶已太一和崔云良、孔貴妃來到。

三人一碰頭，都驚訝皇上為何召他們三人一道見駕，交換著眼神的同時，也察覺到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。

「見過皇上。」

「見過父皇。」

三人問安後，坐在雕龍黑檀書案後的已慎思不發一語，只是拿一雙冷沉的眸來回看著他們。

已九蓮站在書案旁，看著桌面的書冊，有一下沒一下地翻著。

孔貴妃皺起眉，打破沉默。「敢問皇上，今兒個召臣妾前來到底所為何事？」說著，看向已九蓮。

雖說她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，但既然他在場，自然與他脫離不了干係。她不開口便罷，這一開口便惹得已慎思怒擊桌面，發出巨響，嚇得她倒退一步，保養得宜的花容月貌刷地慘白。「皇、皇上……」打她十六歲進宮至今，還是頭一回見到他如此盛怒。

「慶王側妃！」已慎思怒喝。

崔云良嚇得趕忙雙膝跪下。「臣媳在！」

「可知道朕今日為何要傳你來？」

「臣、臣媳不知道！」她舌頭都快要打結了。

她長這麼大何曾被兇過罵過，尤其向來慈愛的皇上突然重喝，那神情寒鶯如鬼，嚇得她魂都快散了。

「不知道你為何跪下？」怒斥伴隨著桌面的重擊聲，書案上的筆架隨即倒落。

已太一濃眉微擰，直瞅著神色未變的已九蓮，暗暗忖度著。

「到、到底是發生什麼事，為何皇上如此盛怒？」向來趾高氣揚的孔貴妃這下也不得不軟下姿態，柔聲詢問。

「你自個兒問問你的好媳婦幹了什麼好事！」

孔貴妃馬上瞪向崔云良。「云良，你到底做了什麼，惹得皇上這般生氣？」

「我我我……我不知道。」她根本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你不知道，皇上會如此生氣？」

「云良，你今兒個不是去了趟東宮？」已太一冷靜的抽絲剝繭。

「是啊……」

「東宮是否出了什麼事？」聽似問著自己的側妃，但他的眼卻始終盯著已九蓮。

「她晌午送了盅雞湯給歌雅補身，卻害歌雅險些小產。」已九蓮淡聲道。

崔云良瞪大眼。「怎麼可能……我沒有，父皇，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，我只是很久沒見到歌雅，聽說她有喜，去探視她而已……」

已太一微揚眉，彷彿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「慶王側妃，如果不是你，那麼會是誰？」已慎思瞇起眼，與生俱來的皇者威嚴凜冽懾人。

「我……」她垂下臉囁嚅著。

「皇嫂，我知道你不是個心思醜惡之人，況且歌雅是你的表姊，你不可能加害於她。」已九蓮一席話說得真摯動人，軟聲安撫著她。「有皇上為你作主，你儘管說，到底是誰指使你害歌雅小產的。」

孔貴妃忍不住低咆道：「太子的說法好像云良是被人操控，這根本是含沙射影，想要抹黑誰？」

「那就看誰不能忍受太子妃懷有身孕！」已九蓮怒目橫去。「貴妃娘娘入宮多年，可知道父皇的兒子為何只剩兩個？」

她抽緊喉頭。「這又與本宮何干？」

「小時候我曾聽母后說過，後宮只要有嬪妃懷有身孕，總會無故小產……在我之後，應該還有數位皇子的，但卻總是小產而歿，會行兇之人，要不是極為得寵怕

威脅自身地位，便是已擁有皇子，不許其他皇子爭寵，這說法可成立？」

「太子之意，莫非認為是我母妃所為？」已太一上前一步，和他冷眼對峙。「可有證據？」

「要是有證據，咱們會少了那麼多兄弟？」已九蓮哼笑著，垂眼瞅向崔云良。「皇嫂，歌雅說，她在鎮朝侯府時，妳便待她極好，不曾虧待過她，我也如此相信，所以只要妳說出幕後黑手，我就在父皇面前保妳。」

話落瞬間，幾雙眼全都盯在崔云良身上。

已太一垂眼琢磨了下，啟口道：「云良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妳說清楚，是妳做的，妳就擔下，不是妳做的……儘管咬出背後指使之人。」

崔云良垂著小臉，讓人看不到她的表情，許久她才抬眼，楚楚可憐道：「父皇，臣媳知錯，可母妃要臣媳這麼做，臣媳真的是沒法子……」

孔貴妃一雙大眼顯些暴瞪，不敢相信自己寵愛的外甥女竟然栽贓她！「崔云良，妳再說一遍！」

「父皇，我也不肯傷害歌雅，所以就算母妃要我把麝香加入雞湯裡，我也只有加一點點，真的只有一點點，我無心傷害歌雅，請父皇恕罪！」說完，她整個人趴伏在地啜泣著。

已太一來回看著兩個女人，只能選擇沉默明哲保身。咬母妃總比咬住他來得好，一旦云良把罪擔下，只怕那把火就燒到他身上，就算與他無關，他也難辭其咎，難逃已九蓮設下的陷阱。

權衡之下，不如先讓母妃背上罪責，他再另想他法。已九蓮之所以會設下這個陷阱，代表要將他們一網打盡，既然如此，休怪他無情！

「皇上，不關臣妾的事，臣妾可以以死明志！」孔貴妃嚥不下這口氣，不能忍受外甥女行兇，東窗事發竟把罪推到她身上。

已慎思始終沉默著，一雙精鑠銳眸，彷彿在審度誰是誰非。

「母妃，妳就坦承吧，要是坦承了，父皇定會從輕發落。」已太一開口道。

孔貴妃不敢相信她一手教養，用盡心機栽培至今的兒子，竟在這當頭維護他的側妃，反過來咬她一口。

還未開口，門外傳來腳步聲，扶貴在外頭詢問。「皇上，六品庭尉旭拔求見。」

已慎思看了已九蓮一眼。

已九蓮啟聲道：「讓他入內。」

旭拔大步踏進御書房，單膝跪下。「啟稟皇上，卑職奉太子之命領人前往養生宮，搜出麝香，還請皇上明察。」

已九蓮向前，將一袋麝香遞到皇上手上。

已慎思打開一瞧，臉色愀變，重斥道：「貴妃，妳還有什麼話好說？！」

孔貴妃低低笑著。她作夢也想不到自己風光一世，最後卻栽在這小雜種手中，更可悲的是，親生兒子竟推開了她……

「無話可說是不是？來人！將孔貴妃打入冷宮，並廢去貴妃的頭銜！」

孔貴妃沒有哀求，只是笑著。可笑她一生用盡心機，就等著有朝一日能成為太后，

如今……媳婦陷害她、兒子為自保而犧牲她！

都說宮中人情薄如紙，但她沒想到母子親情也這麼不堪一擊。

一直到孔貴妃被人押走，已太一都沒看她一眼，他緊盯著已九蓮，眸色染上濃烈殺氣，像是開戰的宣示。

已九蓮唇角掀開若有似無的笑。

想跟他們鬥？試試吧！

梁歌雅險些小產一事就此落幕，已九蓮並未讓她知道她險些小產的原因，更不想讓她知道他和已太一之間，已到了翻牌定輸贏的一刻。

他是刻意的，就為逼已太一造反。

所以幾天之後，他派人召崔南瑩進宮，告知他崔云良險些害得梁歌雅小產一事。

「這孩子怎會……」他簡直不敢相信女兒無法無天到這個地步。

已九蓮淺啜著茶，看著外頭漫天飛雪，懶聲道：「這事鬧得如此之大，就連慶王都被罰在府自省，你壓根沒想過是為什麼？」

「下官並不知情，下官要是知道那孩子如此膽大包天，定會將她押到皇上面前，任憑皇上處置。」崔南瑩誠惶誠恐，就怕女兒之罪會禍延自身。

已九蓮嘆了口氣。「犯不著這麼做，只是本宮聽說前幾日鎮朝侯還到慶王府走動，這……」

「下官是因為聽聞慶王爺被罰自省才走了一趟慶王府，可下官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，也沒逗留太久。」

已九蓮聞言低笑出聲。「鎮朝侯無須急著辯駁，本宮並不覺得這有何不妥。」

這話教崔南瑩糊塗了，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。

「就算慶王向鎮朝侯借兵，本宮也覺得沒什麼不可以。」他笑得慵邪，雙眼直盯著老臉慘白的鎮朝侯。

很好估算的，不是嗎？

已太一釋了兵權，只留下王府的親兵，而若要造反，一支百人小隊豈能成氣候？但他的岳丈可是鎮守京畿的鎮朝侯，手上共有三萬兵馬，在宮中無防備時，想要一舉入宮，叛變為王，可是輕而易舉。

「下官、下官……」崔南瑩就連話也說不清，不知道這消息為何會傳到太子的耳裡。

「云良都跟本宮說了。」

崔南瑩不敢抬眼，直覺這說法曖昧得可怕，好像他與女兒之間有什麼私情。女兒向來喜歡太子，他知道，可她已嫁進慶王府，難道還沒對太子死心？

「不瞞鎮朝侯，本宮也挺喜愛云良的，如今她有心助本宮除去慶王，本宮更是感動，待本宮他日登基，這四妃一位必屬於她。」已九蓮笑談著，把玩著手中的玉瓷杯，神情慵邪。

崔南瑩偷覲著，無法分辨他話裡的真偽。但他進慶王府時，女兒也要他借兵給慶

王，又怎會和太子勾搭上？

「所以，本宮要你……把兵借給慶王。」他笑道。

崔南瑩猛地抬眼，像是懷疑自己聽錯什麼。

「助慶王叛變，待一舉攻進宮裡，遇聖駕時，再將他活逮，鎮朝侯就會從叛軍變成護駕有功的忠臣，往後又是國丈，王朝的史冊上，鎮朝侯是注定要名留青史，更勝護國公。」

崔南瑩怔怔地看著他，突然發現向來溫潤如玉的太子因臉上那抹笑竟似惡鬼羅刹，心間不禁一顫。

是外頭雪地映落的光痕令自己產生錯覺，還是這才是他的本性？

「該怎麼做，鎮朝侯心中該有定奪了吧？」

「下官謝謝太子指點迷津。」既然都是險路，那麼就與他一搏，若能得青史留名，也值得。

瞅著崔南瑩上鉤的眸色，已九蓮滿意一笑。

那麼接下來，就等著引君入甕！

隆冬十二月，大雪連日，直到月中才停歇，一早陽光還露了臉，溫煦的光驅散冰冷的風雪。

晌午過後，餘暉映照在銀亮的雪地上，閃動著金黃的光痕，梁歌雅忍不住憑窗欣賞著。

已九蓮從外走來就見她慵懶著神情，笑瞇著桃花眼，心微微一動。

她的美，似水，似光，似月……暖暖內含光，最美的神韻都藏在眸底，凝聚著這世間的美好。

然而儘管滿心喜愛窗外雪景，卻還是乖乖地待在玉輝殿安胎……她像被禁錮著，可沒有被禁錮的愁緒，那唇角的甜甜笑意，像是傾落的月華，灑落在他身上，感染著他。

興許是察覺到他的視線，看見他的她揚聲喊道：「九蓮！」

已九蓮猛地回神，腳步立刻邁出，湊近輕撫著她的頰。「怎麼在這兒吹風？臉都冰涼了，待會非罰蘇璘不可。」

「不可以啦，我是趁蘇璘去端藥才開窗的，別罰她。」她趕忙解釋，就怕他真的把帳算在蘇璘頭上。

已九蓮低笑著，暖完她的臉順便暖著她的手，像是想起什麼，從懷裡取出一個油紙袋，手探進去扳了塊東西，餵到她嘴裡。

「雜芋餅！」她驚呼，想接過油紙袋，他卻把油紙袋舉得高高的。「九蓮……」

她嘴一抿，假裝鬧脾氣地別開臉。

「我拿著餵你不好嗎？」他再扳了一塊，餵到她嘴裡。

她閉著眼，不肯張口，直到察覺唇上的觸感不大相同，甚至有些熱氣拂到臉上，

她微詫張眼，驚見他正親吻著她，如此近距離地瞅著他，彷彿心魂都快要被攝進那雙眼眸裡。

他輕啄著她柔嫩的唇瓣，再輕輕地吻上她的額，好半晌才勉強自己打住，免得引動情慾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可是……「歌雅，快把孩子生下來，我真想要妳。」他粗啞啞著，身子橫過窗架，將她圈抱入懷。

聞言，她小臉燒燙得快要著火。「你你你……這不是在強人所難嗎？龐御醫說孩子得等到明年五、六月才會出世的。」

嘆口氣，他繼續餵她吃雜芋餅。「那還要很久很久呢。」

梁歌雅紅著臉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，只是繼續他餵一口她便吃上一口，睇著餘暉逐漸逝去，她忍不住輕扯著他。「九蓮，我能不能到外頭走走？」

他瞇眼看著堆積在假山樹梢上的雪，實在無法答應她，但瞧她那像是被悶了多日的神情，他終究妥協的嘆口氣。

「只能一下子。」

梁歌雅笑逐顏開，正要跳下錦榻，便聽他喊道：「給我乖乖待在那兒！」

她愣了下，乖乖地坐在錦榻上，就見他繞過殿門，拿來斗篷，輕柔地替她繫上之後，打橫抱起她。

梁歌雅錯愕極了，怔怔地睇著他。

他抱著她走到殿外，看著雪景，然而入冬的天色很快便暗下來，餘暉沉沒，天空黑墨墨的一片。

「九蓮，可以放我下來嗎？」她軟聲央求著。

「讓我抱著不好嗎？」

「我想要踩雪。」

瞧她一臉期盼，他很想同意，但懷裡的她雙手冰冷得嚇人，他於是也軟聲哄著，

「妳渾身冷得緊，還是別吧。」

「可是人家想踩雪嘛，以往在映春城，每年的隆冬大雪過後，娘都會帶著我去踩雪，冷得要命，可我和娘踩得很開心，每每都要等到爹生氣要逮人，娘才拉著我趕緊逃。」說完，她低低笑著。

她形容得那般生動，讓他彷彿看見她們母女開心踩雪的情景。

而有一天，她也會帶著他們的孩子小雅蓮在雪地裡嬉玩，直到他怒不可遏地跑來制止。想著，笑意爬上他的唇角。

「你在笑什麼？」她輕觸著他的唇角問。

已九蓮含笑將她放到地上，但不讓她跑開，反倒拉她進懷裡，拉開斗篷，把她護在最暖的角落裡。

「很冷，要踩雪咱們一起。」他帶著她踏下長廊，一腳踩進雪地裡。

「再冷也不比映春城的冬天冷。」腳一踩上雪，那寒氣便教她微瞇起眼，人窩進他的懷裡。「我娘也很怕冷，可為了我爹，她義無反顧的跑到寒冷的映春城。」

「所以如果要去映春城，就得選春夏兩季嘍？」他狀似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不了，能待在宮中陪著你，這樣就很好了。」

「妳不想回映春城了？」他微詫。

「誰要你在這兒。」她輕笑著答。

短短一句話煨熱了已九蓮的心。

她這般熱愛自由，卻為他願意被囚在這裡，如此的心甘情願，就連故鄉都不能勾動她，因為，在她心底沒有什麼比他更重要。

「九蓮，你瞧，雪地上印著咱們的腳印呢。」

兩人一步步往前走，已九蓮回頭，瞧見雪地上大腳印包著小腳印。

「要是有人瞧見了，一定會想這兩人到底是怎麼走路的。」她呵呵笑著。

「是嗎？」被感染了笑意，他將她收攏在懷中，兩人一步一腳印地走。

他從來沒踩過雪，更沒人會邀他一道踩雪，也不覺得踩雪有什麼樂趣，可因為有她為伴，這事……似乎還挺有趣的。

在雪地上留下他們的腳印，那般貼近，就像是兩顆貼近無縫隙的心一般。

突然——

「殿下、太子妃，你們在做什麼？！」

後頭傳來蘇璘的大嗓門，兩人同時轉過頭去，梁歌雅不禁揪著他笑道：「竟然是蘇璘來罵咱們呢。」

蘇璘惱著卻又不敢發火，撩起裙襬緩步走來，不斷地叨唸。「天寒地凍的，殿下和太子妃竟在雪地裡走，要是太子妃不小心滑倒該如何是好？太子妃貪玩，怎麼連殿下也陪著胡鬧了？」

已九蓮哈哈笑著，輕柔地將梁歌雅打橫抱起。「蘇璘不開心了，要玩咱們明日再來。」

「嗯。」

第十三章 芳魂斷蓮池

掌燈時分，蘇璘領了孔云良進殿探視梁歌雅，便回頭去取安胎藥。

「云良。」一見表妹，梁歌雅柔聲打著招呼。

「歌雅，身子好些了嗎？」見她要起身，崔云良趕忙走上前將她扶起。

「早不礙事，可皇上和太子都不允我起身，我只好乖乖地躺在床上，躺得我渾身骨頭都發痛了。」她笑意恬柔，撫著微隆的肚子，臉上洋溢初為人母的慈愛光輝。崔云梁聞言撇撇唇。「歌雅命真好，有人寵有人愛，被人捧在手心疼。」

話裡酸中帶刺的，梁歌雅微微皺眉，關心地注視著她。「妳和慶王爺又鬧得不開心了？」

「別提那人，掃興。」她咗了聲，看向外頭，開口道：「方才我來時，才發現今兒個是滿月，月亮又大又圓，還能瞧見滿天星斗，歌雅，妳要不要到外頭走走？」梁歌雅琢磨著。九蓮近來忙於公務，但今天倒是抽空陪她用過晚膳剛走，這一時半刻應該是不會回來了，反正雪也停了，下床走動走動也不錯，總好過一直晾在牀上。

「如何？」

「好啊。」她趕忙掀開被子。「趁蘇璘去幫我拿安胎藥，咱們到外頭走走。」兩人閒散走著，後頭有兩名宮女隨侍。

「欸，云良，怎麼我覺得妳對東宮還挺熟悉的？」梁歌雅疑惑問著。東宮雖然只有三座主殿，但曲廊蜿蜒銜接，很容易走錯路，但云良卻不需要問過她，便能帶她直往蓮池曲廊而去。

「有嗎？」她笑著反問。

看著表妹的笑，莫名的，梁歌雅心頭漾起不安的漣漪。

她和云良雖是表姊妹，但一直以來，云良待她並不算好，面對她時也少有笑意，近來態度儘管有改，但她心知肚明，云良是礙於她太子妃的身份才不得不向她示好，像這樣發自內心的愉悅笑容還真的不多見。

尤其剛才提起慶王時，云良還怏怏不樂，怎麼心情轉變如此之快？

「就這兒吧，這裡的景色最好。」停在曲廊欄杆邊，崔云良抬頭望去。「瞧，那月亮是不是又圓又大？」

這蓮池曲廊銜接東宮三大主殿，後頭是玉輝殿，左前方是灼陽殿，隔著蓮池與灼陽殿對望的是玉宸殿，殿上飛簷碧瓦乃是寶林閣，可惜那座殿目前並無主子。

梁歌雅正要抬眼時，後頭突然傳來蘇璘的聲音。「太子妃！」

她一臉抱歉地回過頭，就見蘇璘正疾步跑來。

「太子妃，殿下有令，妳是不能下床的，要是再動了胎氣，該如何是好？」蘇璘氣喘吁吁的跑到她面前，一臉緊張的審視她一番。

「不過是到外頭走動，犯得著這般大驚小怪？」崔云良聲音陡冷。

蘇璘不快地瞅向她。「慶王側妃，這不只是殿下的意思，也是皇上的旨意，難不成慶王側妃想要抗旨？」她正要上前把人帶走，卻被兩個宮女給架住，她立刻低斥道：「昭玉、琳瑯，妳們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就連梁歌雅也覺得不對勁。昭玉和琳瑯可是蘇璘親自調教的宮女，向來溫婉、討喜又手腳俐落，為何這會卻將蘇璘給架起來？

「一個東宮女官我還沒看在眼裡。」崔云良哼笑著走近她。

見兩人劍拔弩張，梁歌雅剛要出聲當和事佬，卻見表妹動作飛快地從懷裡取出什麼，朝蘇璘身上一刺，下一瞬蘇璘就捧著肚子軟倒在地。

「蘇璘？」正疑惑間，她瞥見蘇璘身下淌出血來，而她腹上竟插著一把短匕，驚詫抬眼時，她已被三人合力推落蓮池。

撲通一聲，薄冰因為她的重量而碎裂，她不斷地往下沉。

「云良！」喝了好幾口冰冷的池水，梁歌雅雙手胡亂地抓著，搜著枯萎的荷莖，不讓自己往下沉。

崔云良臉靠在欄杆上，笑嘻嘻地望著她。「歌雅，冷嗎？」

梁歌雅驚惶失措地看著她。「妳……妳是故意的？」結冰的蓮池凍筋剝骨，寒氣直入體內，她越是掙扎，腹上便傳來陣陣的痙攣。

「是啊。」她無比愉悅道。

梁歌雅難以置信，更無法理解，只能轉向兩名宮女求救。「昭玉、琳瑯！」她尖

聲喊著，但她們只是站在云良身後，臉上是看戲般的譏刺神情，教她心底涼透了。

「別白費力氣了，她們兩個可是我姨娘的眼線，怎麼可能會聽妳的話？」崔云良掩嘴失笑，像是在嘲笑她太天真。

梁歌雅怔愣地看著三人，腦中正快速連結著，想通的瞬間，惡寒襲上心口，她忍不住脫口問：「妳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崔云良逸出銀鈴般的笑聲。「歌雅，妳剛剛問我，為什麼對東宮如此熟悉，那是因為我早已來過好幾回了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許是她來找過她數回，但卻被擋在外頭，這也沒什麼。

「不如何，但那幾次都是太子殿下召我來的。」她笑瞇眼道。

梁歌雅霎時怔住。

她親眼瞧過九蓮對她調情……他說，是為了讓她吃味，但她根本不信，只是也沒再追究，就當他是故意玩鬧，想要惹慶王爺發惱，如今照云良的說法，他們兩人之間……

「妳沒去過玉宸殿，對不對？」她突問。

梁歌雅凍得渾身發顫，但她的心卻比這蓮池的水還冰冷。

「好幾次，我們在那裡溫存呢。」

梁歌雅甩著頭。她不想聽，她不相信……不可能的，九蓮怎可能做出這種事！

「如果沒有妳，這東宮太子妃就會是我！」

「住口，妳已經嫁給慶王爺，怎能與太子私通？！」她再忍不住地低吼。

「我根本不愛巴太一！打從一開始我就要妳走，是妳不肯，是妳壞了我的好事，那就休怪我今天痛下殺手！」

直到這一刻，梁歌雅終於明白。

原來，她一直在自欺欺人。

她一直以為她們之間，就算緣分再薄，總還有些許手足之情，然而……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她甚至為九蓮要殺她。

而九蓮……背叛了她！

為了穩固自己的地位，他甚至連云良都利用……

「棋子！妳就這麼甘願當他的棋子？！」

「我心甘情願，因為我愛他！我說過，打從好幾年前我就喜歡上他，所以我才不讓妳進宮，不讓他遇見妳，偏偏你們還是遇上，他還是要了妳，妳甚至還有了他的孩子……我絕不放過妳！」

梁歌雅直瞪著她。「真的是妳要害我小產？」九蓮未提那之後的事，她也絕口不提，就怕傷及彼此的手足之情，但她這席話卻已透露了她的無情。

「不是。」崔云良搖著頭，笑得甜柔可愛地說：「是太子。」

簡短三個字，猶如一道雷往梁歌雅的心窩打。

「不……不可能……」她搖著頭，手被凍得發麻而握不住荷莖，她驀地往下沉，卻又拚命往上掙扎。

不可能的！乍知她有喜時，他那初為人父的喜悅完全顯露無遺，他是那般小心翼

翼地撫著她的小腹，他是那般感動卻又有些無措，彷彿對這突來的生命珍視到不知道該如何疼惜憐愛。

這樣的他，怎麼可能傷害她肚裡的孩子？

這孩子也是他的！

「我可沒騙你，我端給你的雞湯添加的真的是安胎的藥材。」崔云良咧嘴道，像看著她大受打擊，是如此的令她愉悅。「但你還記得嗎？湯，是他餵的，麝香，是他添加在碗裡的，所以說，他不要這個孩子。」

梁歌雅臉色慘白，說不出半句話。

他不要這個孩子……她聽說，那件事之後，孔貴妃被打入冷宮，慶王爺被罰在府裡自省……難道他本來就打算犧牲這個孩子？

腹間傳來陣陣的椎楚，痛得她快要不能呼吸。

「這孩子也是個棋子，就為了要鬥倒我姨娘……歌雅，你也只是個棋子而已，你真以為他愛你嗎？」

梁歌雅不斷地喘息著。她不要再聽了，這宮中的人都瘋了，他們都瘋了！

這孩子，如果他不要，她要！

發麻的雙手使命抓著荷莖，她努力要朝蓮池畔靠近。

見狀，崔云良喊道：「歌雅，你還掙扎什麼呢？你不懂泅技又那麼怕冷，你以為自己還能撐多久？你就別動了，別再逼我了好不好？」

她回頭，驚見表妹不知從哪拿來竹竿，狀似要朝她打下，她趕緊沉進水裡，儘管不懂泅技，儘管渾身凍得發麻，她還是奮力地滑著水。

她要逃，非逃不可！

為了腹中的孩子，她非逃不可！

灼陽殿二樓的書房裡，已九蓮正在下棋。

一進一退，觀棋掌天下。他手中握有不少棋子，將主帥護得死緊，可以確保其安然無恙。

一再沙盤推演，結果一致，終教他露出笑意。

終於，一切就要在今晚結束，從此以後，他不必再戰戰兢兢，再也沒有人可以威脅他。

稍早，崔云良捎來消息，告知巴太一的佈陣，甚至是進宮的時機，而他也派了旭拔告知父皇，東宮裡也佈了一支兵馬，萬事俱全，就連東風都不欠，他終於可以安心了。

望著手中的棋子，他卻若有所思起來。

崔云良是他的棋子，以愛餵養，讓她心甘情願成為他的棋子，只要他開口，她什麼都肯做。

歌雅也是他的棋子，同樣以愛餵養，可是……兩者是不同的。

他在意歌雅的感受，他害怕歌雅生氣，害怕失去她的愛，光想到就心慌得厲害……

如果歌雅知道他背地裡做了多少骯髒事，可又會氣得打他？

忖著，他失笑。

那就讓她打吧，要是能解她的氣，打個幾下又何妨？一切終成事實，她又能如何，最終，她必定會原諒他的。

但心頭為何如此不安？

他皺起濃眉，思索著是否還有何處不夠周詳。

外頭傳來腳步聲，他猛地抬眼，是旭拔到來。

「殿下，皇上已就寢，但屬下要扶公公喚醒皇上並稟報此事，而剛剛屬下回東宮時，已瞧見慶王爺的人馬偷偷潛進宮裡。」

「喔？」掃除內心的不安，他揚笑。「那麼照時間推算，約莫一刻鐘，禁衛軍就應該會趕到。」

「恭喜殿下部署多時，如今終於要完成大業。」瞧他笑著，旭拔也跟著露出微笑。他是將門之後，從小就跟在殿下身邊，親眼看著殿下由天真的孩子成長為不擇手段的野心家。

但，他從不覺得殿下有錯，在這宮裡只有壯大自己才能生存下去，婦人之仁成不了大事，所以在他看來，為了成就殿下的大業，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。

已九蓮揚起笑意，還未開口，又聽到持祿急驚風般的大喊。「殿下，不好了！」

旭拔皺眉，回頭罵道：「別觸殿下霉頭！」

持祿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「殿下，太子妃掉落蓮池了！」

已九蓮驟地站起身。「她不是應該待在玉輝殿嗎？！」

「奴才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橫豎要回灼陽殿時，就瞧見太子妃在池裡掙扎，而慶王側妃還在曲廊上笑著看她呢。」

已九蓮橫眼瞪向旭拔。「你也剛進灼陽殿，適才你沒瞧見這事？」

旭拔吞吞吐吐答不出話。

「你竟然知情不報！」已九蓮怒不可遏，拂袖而去。

「殿下，別去，屬下不說就是不希望你去！」旭拔喊著，急忙跟在他身後，經過持祿身旁時，還瞪他一眼。

持祿只能無奈地垂下臉，跟在後頭。

已九蓮疾步上了灼陽殿的三樓，踏出廊道，往下一看，果真瞧見梁歌雅在蓮池裡掙扎，而崔云良和兩名宮女手持竹竿，沿著池畔追逐擊打，像是在阻止她上岸。他緊瞇起眼。那兩名宮女是蘇璘一手調教的，隨侍在歌雅身旁，怎麼……蘇璘呢？為何不見她的蹤影？

正想著，他瞧見曲廊上有抹倒臥的身影，怒火霎時爆開。

「混帳！」他咬牙低咆。

誰允許崔云良如此膽大包天地傷了蘇璘，甚至想要害死歌雅？！

「殿下！」瞧他緊握欄杆，作勢要跳下，旭拔忙不迭拉住他。「殿下，三思，對面的屋簷上已有慶王部署的弓箭手。」

望向寶林閣的簷頂，確實已有弓箭手埋伏，這是兩刻鐘前崔云良帶來的消息，但

他只是讓她來通報此事，為何她卻對付起歌雅？

歌雅怕冷，蓮池裡是凍骨的寒冷，她怎麼擰得住？

再者，她們手持竹竿，分明是要置她於死地……

「殿下，你現在要是去救太子妃的話，就功虧一簣了！」旭拔趕忙再抓緊他。「這說不定是慶王側妃的計謀，殿下千萬不能中計！」

「那你是要我眼睜睜地看歌雅死？！」他聲嘶力竭地吼問。

「不過是個棋子，殿下又何必擱在心上？」

聞言，已九蓮恍惚起來。

沒錯，歌雅只是棋子……就算她今日死在蓮池裡，他也無須哀傷，況且接下來擺平慶王叛變，歌雅之死可以定崔云良的罪，撤去她父親鎮朝侯的頭銜，那麼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威脅他。

對呀，女人何其多，比歌雅還美、還善解人意的，豈會找不到？

「殿下……」感覺他鬆了手勁，旭拔稍微安心了些。

已九蓮垂眼瞅著蓮池。她不斷地掙扎著，就算被打落池水，還是掙扎著要游上岸……皇嗣要多少就有多少，願意愛他的女人更是多如繁星，可是……為何他如此的驚慌？

為何一想到歌雅就要消失不見，他的心就恐懼不已？

他顫抖著，無法遏制從心底爆開的惡寒。好冷……今年的冬雪凍心刺骨，冷得他直打顫。

想起初見面時她的良善，想起她進宮後的一顰一笑，她內斂而聰穎，她善良而心軟，她看似淡漠豁達，可體內藏著熱切溫暖的靈魂，所以才暖得了他的心，要是失去她，誰，解得了他心底的寒？

只差一點，就差一點……

憑著枯萎的荷莖，梁歌雅不斷往池畔而去，但一道陰影往她頭上打落，教她無力地沉入水中，黑暗和冰冷鋪天蓋地而來。

她渾身抽搐著，但一想起腹中的孩子，再痛，她也咬牙保持清醒。

奮力浮出水面，她分辨不出方向，不知道該往何處游去。

水好冰……好冰……凍得她發痛，可再痛再累，她也得撐下去！因為她不甘心，身為棋子竟還得葬身在這池子裡？如果只有她，也許她還會認命，但她怎能讓孩子陪葬？！

「歌雅，我的好姊姊，妳還在掙扎什麼？是想要找太子理論嗎？沒用的，打一開始，他就是在利用妳，妳到現在還不明白嗎？」崔云良煞有其事地感嘆著。

梁歌雅垂斂長睫，想著兩人相識的點點滴滴。

潑水節上，她躲進他的馬車，是她自個兒牽起這份緣，而這蓮池曲廊，是他們在宮中初相遇的地方，她當時對他有所防備，但他卻提起家鄉點心，那溫文談笑鬆懈了她的心防。

雜芋餅和浮水千層酥餅，他們還一起吃了燒烤，他買了玉釵，甚至替她找回爹娘的遺物、冒雨為她買雜芋餅，而這一切，竟都只是作戲？

他像個大孩子般的笑著，說孩子是兩人的寶貝，不管是男是女都取名為雅蓮，以他們之名而取……他說得真情流露，眸底噙淚，就連那神情，也是假的？

他不惜自戕鬥倒母后，甚至還利用孩子廢了孔貴妃……他到底還有什麼事是做不出來的？

假的……全都是謊言！他給的全都是假的，她卻傻傻地被騙，明知道他可能騙著她，她仍然選擇相信……

她怎會如此傻？怎會愛上這種人？！

「歌雅，妳知道嗎？我之所以會在這裡，是因為太子佈局要慶王率兵叛變，我是來通風報信的，而玉宸殿上的寶林閣已經佈了慶王的弓箭手，太子絕不會出現救妳，他頂多是站在灼陽殿三樓上，看妳怎麼葬身池底。」崔云良把實情告知，想讓她絕了所有念頭。

梁歌雅聞言抬眼望去，果真瞧見他站在灼陽殿的三樓，四目相對，她突然笑了。初相遇時，他說，行事必想後果。所以，他是想過這個後果，早知道是這個後果？就算她會死在這蓮池裡，他一樣眼睜睜地等著她斷了氣息？

他真的無視她的生死、不管孩子的生死……老天，她到底愛上什麼樣的男人？她看錯了，他仇恨深植的心，早就麻木無可救藥，她竟還傻傻地以為他會有改變的一天。

她掏心掏肺地愛他，可他只是站在那兒看著……就像皇上壽宴那晚，殿上官員圍剿兩部尚書，他如同看戲般地看著，唇角微勾。

如今，她成了戲角，只是個戲角！

陰影再落，往她身邊打下，她抬眼望去，驚見是招玉和琳瑯手持竹竿打著她……這宮中是怎麼了？

她不服！她從未想過要進宮，只是想要回家而已……為什麼要將她困在這裡？！她要回家！

梁歌雅拚命地掙扎，卻一再被擊落，她不死心仍想上岸，直到最後一擊重重地往她頭頂一敲，霎時，她聽到碎裂的聲音，溫熱的血從頭頂流出。

她一雙眼直直瞅著崔云良。為何云良會變成這個樣子？明明是個嬌俏人兒，為何在月光下，卻形似惡鬼？

目光移動著，仰望佈滿天空的星子，灑落的銀輝，讓從天而降的綿密細雪如流光般地閃動。

真美……原來這宮中最美的是冰冷的雪花，而最暖的，是她身上的血……但也無所謂了，她不冷了，不冷了……

黑暗逐漸降臨，她不掙扎了，反正也沒人希望她活……那就讓她走吧，生時回不了故鄉，等魂魄脫離了軀殼，至少她不再被囚困，再也沒人阻止得了她。

她要帶著她的孩子回家……

就在滾落一滴淚時，無神的雙眼只見月光灑落。

想起她的誓言，她心底突然惶恐。

不，月光啊，請消失吧，別讓他尋著月光找到她……她不要再見他，她寧可毀誓也不願再見他。

月光消失吧，遮住那月光，她與他，永不相見……

眼見她無力掙扎，已九蓮再也忍不住飛身躍下欄杆，一落地疾步奔向蓮池。

不！

心痛得像是要爆開似的，一刻鐘前的喜悅被痛苦給吞噬得無影無蹤，他心慌得無以復加，渾身不住地顫抖。

她是他的棋子，他沒有決定她的死亡，誰都不能取走她的性命！

不……不只是棋子！

這段時日，她的笑聲為這座冰冷東宮添上無限春情，足以融化鐵石般的心，他喜歡她的陪伴，喜歡看她作畫、看她彈琴，聽她說：「棋子嗎？唉……好吧，那我就當你的棋子吧。」

那般無奈卻還是噙著笑。

明知道他在利用她，她還是豪氣地答允了他，還是願意愛著他……

「殿下！」

激揚的喊聲隨著冰冷北風吹拂到耳邊時，箭翎也同時射進他的胸膛。

「來人啊！慶王叛變！」旭拔急聲吼著，上前要護住他，卻見他頓了頓腳步，仍執意朝蓮池而去，躍進冰凍剝骨的水裡。

痛……

為的不是被箭射的傷，而是浮在蓮池中沒有氣息的人兒！

他痛！

為何如此的痛？！

是她甘願當棋子，明知道遲早有這一日，可她還是愛他，毫無保留……傻子，傻子！

而他也傻了，明知道一旦躍入蓮池，等同自尋死路，但他不能不來，他惶恐害怕，那是未曾嚐過的恐懼，哪怕是得知自個兒的身世時，他也不曾如此驚慌過，然而此刻，他像是要瘋了，他不管了，什麼都不要，就要一個她！

還記得她說過，無法透過任何言語，想著念著，身不由己地想要保護對方，心不由己地眷戀那人，見不著，心便慌了亂了，見著了，心便緊了羞了，笑了也哭了。忖著，熱透的眸滑落淚珠。

原來，這就是愛……

原來，他已經愛上了她……

「啊……」他痛得發出破碎的嗚咽聲。

她說，沒有命中注定，只有執迷不悟……姻緣是求來的，是他求來的，可他卻沒有珍惜。

她說，緣分取決於人心……是他親手割斷兩人的情緣！

她說，一抹善念可解千萬劫，一抹惡念可鑄千萬厄……這厄是他鑄下的，合該是

他還，為何卻要她陪葬？！

風聲呼嘯而過，一支箭翎自喉間穿射，他魅眸暴瞪著，緊抿著唇，死死地盯著蓮池裡，早已停止掙扎的身影。

張口，卻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
歌雅……

他垂眼睇著她，心在這一刻靜默下來。

歌雅，醒醒……入冬了，我要帶妳去吃浮水千層酥餅……甜的、鹹的各一份，妳愛吃那甜餡滋味，我陪妳一起嚐……明年春天，我帶妳回映春城，我們去看千花洞還在不在……

從將日城北城門出，快馬半日可以抵達就月城，接著往西北而去，過了六道關，便是勤無崖，再轉北一日夜，就是映春城，城西郊是邊境樓，而千花洞在城南郊的孤嶺山腰上，主靈谷則在山谷處，那兒有道盤古飛瀑氣勢磅礴……歌雅，妳說的，我都記得……

歌雅，我帶妳回家，入冬的映春城，咱們帶著小雅蓮一起踩雪，我不罵不怒，我們一家三口一起在雪地上留下無數腳印，直到蘇璘從後頭追來……

忖著，他微笑，淚水卻決了堤。

沒有人愛他，可歌雅毫不保留地愛著他，給了他渴望已久的家，讓他懂得打從內心的喜悅是什麼滋味……如果他不是東宮太子，如果他不是皇子，如果他在其他地方遇到她，是不是一切都會不一樣？

他想要一個家，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家，沒有權謀算計，他只想當一個普通的男人，可以自由地愛，可以無所畏懼地愛，曾經這些渴望即將成形，可他一念之差，砸碎了所有的夢。

歌雅歿了，孩子沒了，他只餘孤魂飄零……什麼都沒了。

歌雅，恨不恨我？

時間，彷彿暫停了，他再也聽不到半點聲響。

雪花飛疊，掩覆著她，她就在眼前，但就是觸摸不到。

再給他一點力氣，再讓他抱抱她……她是如此的怕冷，讓他暖著她，就像無數個夜裡，他暖著她的小手，她暖著他的心。

「皇上駕到！」

遠方有人宣唱著，旭拔躍入蓮池，大喊道：「殿下，皇上駕到了！皇上派禁衛軍捉拿慶王的弓箭手，殿下的妙計奏效了！」

他充耳不聞，只是睇著眼前的人兒，怎麼也閉不上眼。

不甘啊……不是棋子，不只是棋子！

他多想再見她為他彈上一首曲子，用那婉轉清脆的嗓音唱著——

「郎啊，我在佛前求。

供佛藏花心，求佛借月光。

求得一世共枕眠，再求來世共纏綿。

走過奈何飲過湯，忘卻今生不忘郎。

郎啊，你可要記得。
當花香飄過，襲上心頭，那就是我。
求你……踏著月光……尋找我……」

月光映著她一身銀白，夢幻得不似凡人……他用盡最後一分力，望著皎潔圓月央求。

佛啊，如果這世間真有佛，我該怎麼求，才能求回歌雅？
我不曾信佛，可如果這世間真有佛，請拿走我的一切、我的生命，換回一個無憂無慮的歌雅，讓我可以告訴她，她不只是棋子……我是如此的愛她，只是察覺得太晚……如果不能，請用月光指引我，好讓我可以尋得她……
欠她今生，還她來世……我要把她不曾說出卻想要的全都完成……

第十四章 重生回過去

六月潑水節，金烏王朝兩座雙子城的百姓陷入瘋狂慶賀中，不管是將日城還是就月城，到處可見在街弄間潑水的民眾。

唯有將日城城西的珠翎胡同靜謐無聲。

因為胡同兩側皆是朝中大臣的住所，胡同前的巷弄便是禁區，一般百姓根本不可能進入。

但就在晌午時分，一輛馬車緩緩駛向鎮朝侯府的後門。

「主子，到了。」說話的少年長得白面秀氣，坐在馬車前板上，笑容燦爛地回頭道。

車廂內沒有動靜，少年隨即問著充當車伕的六品庭尉，「旭拔大人，主子這是怎麼著？」

「主子沒吭聲，就是要咱們在這兒等。」旭拔無聊地托著腮。

「等什麼？」

「你以為我會卜算嗎？」旭拔橫睨他一眼。

說真的，他也算不上聰穎之輩，可這持祿更絕，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宮中生存至今還能當上主子的貼身內侍。

好吧，他模樣的確討喜，忠心護主也算可取，但除此之外呢？

持祿啞了聲，扁扁嘴。「唉，主子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這陣子怪得很，還說要遠行，要咱們別跟，要不是咱們死活不依，早讓主子給拋下。」

「主子這陣子確實古怪，甚至咽喉處還出現莫名的傷口，要差御醫查看，他也不肯……」旭拔沉吟著。主子這兩三個月來改變之大，著實教人摸不著頭緒。

以往主子專注於宮中佈局，拉攏各方人脈，但日前卻突然撒手，還向皇上告假，說要出一趟遠門。

他倆執意要跟，結果主子卻撂下狠話，說可能再也不回宮。

這宣告著實嚴重，意謂著他不再爭太子之位，甚至連皇子身分都不要，但就算是如此，他還是要跟。

主子是他發誓要效忠、追隨一輩子的人。

正忖著，後門邊上突然出現騷動，有人重喝道：「在那裡！」

旭拔望去，就見一抹身影躍過鎮朝侯府的圍牆，落在他面前，幾乎在同時，馬車裡傳來一道沙啞難辨的嗓音——

「攔下她。」

他立刻躍過馬頭，一把抓住那身穿水藍緞袍的少年，直接開了馬車門，丟沙包似的丟了進去。

「啊……」少年摔得頭昏腦脹，吃痛低吟著。

一雙大手探了過去，將人扶起坐在對面。

「抱歉，我的貼侍太過粗魯了。」

少年才剛坐好，便被那如石子磨過似的沙啞嗓音嚇著，不住地打量著對面的男子。只見他身穿水藍錦袍，頸間圍上一條白巾，少年感到奇怪的皺起眉。

「受傷。」男子指著喉間解釋。

「喔……」少年點點頭，眸色有些疑惑，像是在思索什麼。

這時外頭傳來馬蹄聲，靠近馬車，少年一陣瑟縮，男子微微抬手，像是要對方安心。

外頭，鎮朝侯府的侍衛粗聲粗氣地問：「可有瞧見一個身穿水藍緞袍的少年從這兒跑過？」

「沒有。」旭拔掏掏耳朵，順便打了個哈欠。

「沒有，分明就是從這兒躍出的……來人，搜馬車！」

「放肆！」旭拔怒斥，拔出御賜長劍。「瞧見此劍，還不退下？」

劍身刻著皇家徽章，饒是鎮朝侯府的侍衛也該認得。

那侍衛隨即退開，擺笑臉道歉。「小的有眼不識泰山，還請大人見諒。」

「還不退下？！」

「是！」

聽聞是馬蹄聲揚長而去的聲音，少年當即雙手一拱，道：「多謝公子。」話落便要下馬車，卻被人扣住手，少年不解的回頭。「公子？」

「去哪，我送妳。」

少年一臉為難。「咱們素昧平生，公子……」

「花借月。」

「嗄？」

「我叫花借月，妳呢？」沙啞嗓音裏著溫柔，男子眸底滿是壓抑的激動和無法遮掩的狂喜。

少年怔怔地看著他，好一會才回答。「梁歌雅。」

「我要去就月城，妳呢？」他笑瞇了瞇。

馬車出城後開始加速疾奔，打算趕在日落前抵達就月城。

只不過，儘管六月的白日較長，但到了就月城時仍夜色已深，街上慶賀潑水節的

人潮早就散去，許多商鋪也都打烊。

馬車徐緩停在一家大門關上的客棧前，旭拔一拉韁繩後就躍下馬車，敲著大門。

「喂，店小二，還不趕緊開門？大爺要投宿！」

夜深人靜時分，敲門聲加上大嗓門，顯得格外刺耳而擾人。馬車裡的梁歌雅不由得出聲制止。

「這位公子，小聲點。」

旭拔頭也沒回道：「不大聲點怎麼聽得見？」

「旭拔。」花借月沉聲警告。

旭拔瞬間從大老虎變小花貓，就連敲門都放輕力道，甚至嗓音也變得溫柔無比。

「掌櫃、店小二……來個人，醒醒啊，有人要投宿。」

「紙紮的。」持祿小小聲地吐槽。

「總比個假男人好。」旭拔不甘示弱地回擊。

「你！」像是不能容忍他惡意的傷害，持祿哇哇叫著。

懶得理他，旭拔繼續溫柔地叫門。

「讓妳見笑了。」花借月低笑。

「不會。」梁歌雅淡聲道，看向車簾外，瞧見有人開了客棧大門，便率先下馬車，彷彿不習慣和陌生人同乘一車。

雖然稍早為離開鎮朝侯府，她勉強了自己。

花借月神色黯了下，隨即揚開似有若無的笑，跟著下了馬車。

半夜被吵醒，店小二原本一肚子氣，但見上門的全是穿著精美服飾的公子爺，他立刻卸下臭臉，擺上和氣生財的笑臉，迎著一行人進客棧，開了三間房，還叫醒大廚，準備了一桌的飯菜。

由於大堂已歇息，所以飯菜是送進花借月的房裡。

「吃啊，歌雅。」他替她佈著菜。

梁歌雅無福消受地捧著碗退開一些。「多謝公子，我自個兒來。」

花借月夾著菜的手僵在半空中，但他也不勉強，轉而放回自個兒的碗中。

梁歌雅的吃相極為優雅秀氣，目不斜視地吃著。

「好吃嗎？」他問。

「好吃。」事實上，滿桌的菜都是她喜歡的。

「喜歡就多吃一點。」

隨口應了一聲，她偏著頭首問：「另外兩位公子呢？怎麼不見他們一道用膳？」

「那兩位都是我的侍從，瘦小的叫持祿，高壯的是旭拔，現在大概是在餵馬和整理馬車，他倆待會再用膳。」花借月知無不答。

「喔。」像心有疑問，她一雙琉璃似的眼在他臉上梭巡，終究還是忍不住地問：

「公子到就月城做什麼？」

「做生意。」

「做生意？」她的目光仍然沒有從他臉上移開。「做什麼生意？」

他的五官絕美，深邃又立體，但臉色卻蒼白得像是纏著病氣。

「……南北貨。」像是沒料到她會繼續追問，他頓了下才回答，還咳了兩聲，掩飾自己的遲疑。

「你染上風寒了？」

「不，喉頭上有傷。」

「怎麼傷的？」聽他說話像是很吃力似的，聲音到最後幾乎快要變成氣音。「沒找大夫好好看過嗎？」

「看過了，不礙事。」花借月笑瞇了眼，瞧她還看著自己，遂補充道：「一點意外傷到，小傷而已。」

她輕點點頭，知道他是含糊帶過，也不再追問。

夜色已深，她想要趕緊用完膳休息，畢竟明兒個一早還要趕路。然而，就是有道視線纏繞著，教她食不下嚥。

抬頭，隨即對上一雙若有所思的眼眸，她不禁問：「你不吃嗎？」打從剛剛就不見他動筷。

「要。」他回神，夾了口飯菜，嚼得十足的細，才嚥下。

但嚥下的瞬間，他眉頭微皺了下，彷彿就連吞嚥都困難，不過專心用膳的梁歌雅並未瞧見這一幕。

吞嚥的困難久了也就習慣了，他也無心理睬這些，思索片刻，他輕聲問：「歌雅，妳打算去哪？」

她垂臉用膳，眼也沒抬地道：「映春城。」

「何時出發？」

「明日一早。」話落，她將碗筷放下，示意自己已經吃飽。「明兒個還要趕路，我先回房歇息了。」

「妳一個姑……」差點說溜嘴，他猛地打住話，改口道：「妳就一個人去，這路途遙遠又無人為伴，不也挺無聊的？」

梁歌雅扯唇淡笑著。「只要開心自在，有伴無伴都無所謂。」

「可是妳用走的要走到什麼時候？此去千里會費上一段時日的。」

「這些問題不勞公子操煩，我自有盤算，謝謝公子送我一程。」

聞言，花借月垂眼揣測。聽起來她身上應是有些盤纏，到就月城城北馬市買匹馬，以馬代步，就算不日夜趕路，閒散地走，大概不用二十來日便能抵達映春城，可如此一來，豈不是會在地動發生之前抵達？

要是如此，誰能保證她不會受到半點傷害？

想到這裡，他忍不住道：「相逢自是有緣，我正打算下個月要前往映春城，要不到時候咱們一道上路吧。」

「緣分取決於人心，不過萍水相逢，緣分也僅止於此。」梁歌雅神色淡漠，朝他一顎首，便逕自回房。

花借月坐在圓桌前，長睫垂斂，不知在想什麼，直到旭拔和持祿踏進房內都沒發覺。對看一眼，兩人驅前，輕聲喚著，「殿下。」

花借月回神，橫眼睨去。「我說過了，這裡沒有殿下。」

「爺，」旭拔隨即改了稱謂。「怎麼沒瞧見梁姑娘？」

「她回房了。」他放下碗筷，一點食慾也無。

「爺，要不，我差大廚熬碗粥吧。」主子面前的幾道菜幾乎都沒動過，肯定又是那傷疼得他難以吞嚥。

「不用了，我吃不下，撤下吧。」

「爺……」

「我累了。」

「是。」旭拔隨即和持祿將膳食撤下。

「記住，別對歌雅無禮。」

旭拔不禁撓撓臉。「爺為何對梁姑娘如此特別？」當他拎著人進馬車時，那短暫的碰觸他就知道她是個姑娘家。

「你不用多問，合該是我欠她的，我只是在償還罷了。」花借月神色恍惚道。這話讓旭拔更糊塗了。

那姑娘叫梁歌雅，他一聽便知道是護國公遺孤，而她未曾進宮，殿下更未曾踏進鎮朝侯府，能欠她什麼，又是要還她什麼？

如今想來，殿下特地要他把馬車停在鎮朝侯府後門，為的就是要帶她一道走……可他又是如何識得梁姑娘的？

旭拔有滿腹疑問，但主子不肯再提，又如此吩咐了，他也只能打住。

待兩人離開，花借月才解開頸項上的布巾，對著鏡子，看著上頭的傷。傷口像個小窟窿，血肉模糊，完全沒有收口的跡象。

打從兩個月前，他突然清醒過來，這傷至今沒有癒合。

這傷就算永遠不收口也無所謂，就讓他一直記得這份椎心痛楚別再犯錯。

是的，他，花借月，亦是已九蓮。

在大雪漫天的那個夜裡死去，但也不知是太過不捨，還是佛聽到他的請求，讓他重生，時間回到他們相遇之前。

不論如何，這一次，他要改變一切，他不再汲汲營營於皇位，更不會納歌雅為太子妃，他借了她的名，要帶她回家，讓她遠離宮廷鬥爭。

然而，時間不對。

七月映春城將有一場地動，他絕不能讓她在這時候前去……可他該怎麼做，才能讓歌雅相信他？

當他再見到歌雅時，心顫得發痛，可他卻愛極這一份痛，因為他的歌雅還在，還在！

但她的淡漠像是一把鏽蝕發鈍的劍，來回地砍向他的心底……不知是他的錯覺，抑或者他忘了他們相遇的開始，總覺得歌雅分外淡漠。

初識時，他認為歌雅豁達得近乎冷漠，可當她愛上時，熱情又溫柔，把心都掏到他面前，是他不懂得珍惜，才會讓她慘死在蓮池裡，而這一回，不了……

誰也別想要傷害她！

他，是為她重生的，他這條命是她的。

花借月悄悄進入梁歌雅的房間，桌上點著燭火，映照著她那張小臉。

站在床畔，他近乎貪婪地看著她。

歌雅……他的歌雅……

如果可以，他真想抱抱她、親親她，她就在他的面前，還是進宮前無憂無慮的她，但為何她竟連睡了都還皺著眉？

梁歌雅就寢時已近子時，但躺上床不知怎地總睡不安穩，好像入睡了，又像是清醒著，就這樣在半夢半醒間，她感覺有人靠近。

猛地張眼，就見眼前有抹陰影，還未看清來者，她已出手將人推開，力道是十足十的猛，毫無防備的花借月硬是被推得撞上後方圓桌，吃痛地坐倒在地。

梁歌雅這才看清是他，不禁低斥道：「你為什麼進我的房間？！」

花借月痛得無法言語，胸口的椎痛像把利刀不斷地往深處扎，一寸一寸地凌遲他，逼出他滿身冷汗。

「你說話啊！」梁歌雅跳下床，卻驚見他滿頭碎汗、臉色慘白如紙，正疑惑著，房門被人一把推開，旭拔和持祿跑了進來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！」一見房裡情景，旭拔怒聲質問，腳步未停的來到主子身邊，查看他的狀況。

「我……他突然跑進我的房裡，我嚇了一跳就把他推開……」

雖然搞不清楚狀況，但持祿腦筋動得極快，馬上靈機一動的替主子開脫。「我家主子會夢遊，他不是故意的！」

「夢遊？」

「是啊，你推那麼大力……」

「持祿，別囉唆，備熱水！」旭拔沉聲命令。

持祿一愣，瞥見主子胸口滲出血來，一溜煙地跑下樓。

旭拔則馬上將主子抱起。

梁歌雅愣在當場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，乾脆跟著走到隔壁房間。

旭拔正扯開花借月的外袍，血已經染透中衣，扯開一瞧，胸口綁的白布巾已是一片觸目驚心的血紅。

旭拔拉開白布巾，驚見胸口有個血窟窿，後頭的梁歌雅險些叫出聲來。

「不好意思，讓讓。」

身後傳來持祿的聲音，她這才回過神，趕緊讓開給捧著熱水的持祿進房，想了下，她順手關上房門。

看他行動自如，她實在沒想到他身上有這麼重的傷。

不管怎樣，要不是她推了他那一把，他的傷也不會滲出血來。

「對不起，我……」她滿臉愧疚道。

「閉嘴。」旭拔頭也不回地斥道。

被斥責的梁歌雅不覺難堪，只擔心的再問：「要不要找大夫？」

旭拔橫眼睨去，剛硬的眉眼噙著淡淡殺氣。「我叫你閉嘴。」要不是主子吩咐過，他絕對不會輕饒她！

梁歌雅張口欲言，終究還是閉上嘴。

旭拔動作俐落地擰乾布巾，輕輕地拭去主子胸口上的血，一回又一回，持祿換了一盆又一盆的水，才終於等到血流稍停，最終抹上藥。

那藥彷彿帶著刺激性，狀似昏厥的花借月硬是被痛醒，大口大口地喘息著。

「爺，我已經上了藥，忍著點。」旭拔低聲道。

花借月額上佈滿細碎汗珠，無力地閉上眼，可以想見這傷口有多折磨他。

好一會後再裹上白布巾，就見他痛得像渾身力氣都被抽光，只能任由旭拔伺候他更衣，虛弱的躺在床上。

梁歌雅這才怯怯地走到床邊。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被嚇到……」

花借月虛弱地抬眼，氣若游絲道：「是我的錯……」

「不是，是我不知道你有夢遊這毛病，對不起。」

夢遊？花借月微揚起眉，眼角餘光瞥見傻笑的持祿，不禁扯唇低笑著。這機靈的小子，腦筋就是動得特別快。

「老毛病了。」於是，他順勢道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瞧她眉頭緊鎖，他朝她招著手。

見狀，旭拔自動退到一旁。

梁歌雅便在床邊的圓凳坐下，看他像是只剩一口氣，她又愧疚又難受。

像是看出她的擔憂，他笑瞇眼。「不礙事，小傷。」

他的歌雅心軟又善良，就是如此當初才會被他所騙……如今看見他的傷，她淡漠的神情再出現缺角。

「那不是小傷，是箭傷。」她沉聲道。

他淡淡抹笑。「出了點意外。」

「你是個商賈，哪來這麼可怕的仇家？」

「出門在外不比在家裡，南來北往地跑，多少會遇著一些事。」他臉不紅氣不喘地撒著謊。

旭拔和持祿趕忙暗暗記下，免得日後露出破綻。

「那傷是要致人於死的。」梁歌雅眉頭緊蹙。「我爹……也是因為胸口中了那一箭才死的。」

「呸呸呸，我家主子鴻福齊天，才不會因為這麼一點小事就就就……」就到最後，持祿自動消音，暗罵自個兒太激動。

可有什麼辦法，他怎能坐視主子被咒而不吭聲。

「我運氣好，偏了些。」

梁歌雅深深嘆了口氣，再道：「找大夫診治吧，外敷內服，這樣好得比較快。」

「時候不早了，明日再請大夫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說著，像怕他忘了，她又多加囑咐。「一定要記住，可別再拖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願意去幫我找大夫嗎？旭拔他們要照顧我走不開身的。」他小小耍弄一點心機。

她心軟，他就讓她在意他的傷，她善良，他就利用她的內疚，就盼能緩住她的腳步，晚一點再前往映春城。

最好是在地動發生之後，如此一來，他才能安心。

他是為她而重生，是為讓她可以過想要的生活而重生的，絕不能讓任何意外破壞他的計劃。

想了下，她嘆了口氣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辦。」

「多謝。」他鬆了口氣。

「那是我該做的。」梁歌雅垂著眼，瞧他還是直盯著自己，不禁道：「睡吧，今晚我會在這兒照顧你。」

她的允諾教他喜出望外。「好。」

和持祿對看一眼，旭拔咳了聲。「爺，既然如此，我們兩個便先去休息了。」

「梁公子，要是我家主子入睡後又夢遊，你可要多擔待。」持祿把話說在前，免得主子又被推得傷上加傷。

花借月忍不住在心裡誇讚這小滑頭，難怪他在宮中吃得開。

也許帶他們兩個一道上路，是明智的抉擇。

待兩人離開，房內靜默無聲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梁歌雅打起盹來。

花借月近乎癡迷地看著她的睡顏，這一回她不再皺著眉，而是雙手環胸，不住地點著頭。

老天憐他，竟給他還可以再見她睡顏的機會。

他癡癡地看著，直到她開始不住地搖晃後，他吃力地坐起身，試探性地握住她的手，瞧她皺了下眉頭但並未清醒，便微微使勁地將她抱上床。

光是這般簡單的動作，就教他氣喘吁吁，甚至傷口隱隱作痛。

可是，如果痛上一生一世，可以換回歌雅一生一世……那就痛吧，這是他該得的懲罰，他心甘情願承受。

翌日，梁歌雅是被背後的溫熱給逼醒的。

六月三伏，正是一年最熱的時期，這間房的窗口正對著東邊，一早，陽光便熱力四射照進來，這床又正對著窗口，難怪她覺得熱……

忖著，她又是一愣。

不對，她是背後熱……她這才慢半拍地發現，好像有什麼正貼著她的背，貼得那般緊密，一點縫隙也無。

她驀地回頭，對上一張俊美的睡顏。

他的長睫比姑娘家還濃密，眉毛斜飛入鬢，眼窩微陷，所以一張眼便顯得深邃迷人……這是張非常賞心悅目的臉，尤其在他睡時，看起來那般無害而俊美無儔，會教人一不小心便看出神。

因此，輕易地栽在他的手裡。

心頭一動，她立刻收回心神，暗忖自己怎會爬上他的床。

罷了，管不了那麼多，眼下先走為上。她想要下床，卻發現他的手竟橫過她的腰，而且緊緊地扣著，讓她無法動彈。

天，這情景要是被人撞見，不管是跳哪條河，都洗不清她的清白！

輕輕抬起他的手，正要趁機溜下床，他的長腿卻往她腿上一壓，這親密而曖昧的姿勢，教她險些尖叫出聲。

糟，該怎麼辦？搬動他，又怕牽動他的傷口……還是乾脆叫醒他算了？

正盤算著，房門外傳來腳步聲，察覺旭拔和持祿就要進房，她無聲哀叫著，思前想後，決定一一裝睡！

就在門開的瞬間，她趕忙緊閉雙眼。

「哎呀……」

認出那是持祿的嗓音，她不禁在心裡催促著，快，快把你主子叫醒！只要把他叫醒，就當是他夢遊把她抱上床，一切與她無關！

「旭拔，這要怎麼辦？」持祿小聲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旭拔同樣壓低嗓音，「她怎會爬上爺的床？」

梁歌雅小臉發燙，怎麼也不肯承認是自個兒爬上床的！

「還是主子又夢遊了？」持祿猜道。

梁歌雅在心裡點頭如搗蒜。沒錯，還是持祿聰明，絕對是如此！

可憐閉著眼的她，壓根沒瞧見花借月張眼睨著兩人。

對視一眼，兩人立刻了然於心有默契地說：「昨兒個主子身子不適，今兒個睡晚些也無妨，不如讓他多睡一會。」

「就這麼著。」

話落，腳步聲起，關門聲響，梁歌雅驀地張眼，不敢相信他倆就這樣走了。

那她呢？她該怎麼辦？！

花借月逕自滿足地擁她入懷。儘管一夜無眠，但只要能擁著她，就算要他一世不再入眠，又有何不可？

第十五章 又見潑水節

這一折騰就是一個早上，梁歌雅被迫躺到近晌午，身後的人才悠然轉醒。

「欸，妳……」

「你把我抱上床的。」感覺身前箝制一鬆，她隨即像蛇般溜下床，背對著他指控他的惡行。

「真是抱歉。」他沒啥誠意地說。

事實上，是他覺得時間已經被自己拖得夠晚，怕她餓著，他才不再佯睡。

「你這夢遊的毛病，我看找大夫一併醫治了吧。」她始終背對著他，耳根子燒得發燙，簡直快沁出血來。

直到剛剛，兩人就那樣緊密相貼，他的熱氣還不住拂過她耳際，發癢又發麻，有幾度她直想乾脆推開他算了。

可要是害他傷得更重，時間一直拖延下去，她要怎麼回映春城。

「也好。」他笑道：「不過，還好妳不是姑娘家，要不壞了妳的清白，可要迎妳為妻負責呢。」

梁歌雅心間一顫。「是啊，我要是姑娘家，昨兒個就不會留下了。」他沒發現？真沒發現她是女兒身？

「歌雅。」

「幹麼？」

「可不可以拉我一把？」

她回頭，瞧他連自己起身都不能，不由得朝他伸出手試著將他扶起，但也不知道是他太重，還是她力氣太小，這一拉扯，她竟往他懷裡跌，要死不死的，這當頭門打開了。

「欸，主子夢遊症又發作了？」持祿詫道。

怪了，主子向來不是貪戀女色之輩，怎麼到了就月城就成了登徒子？

很糟捏，這樣會害他覺得自己是助主子非禮梁姑娘的共犯。

「喂，妳也退開一些，要是又把爺的傷給撞得出血怎麼辦？」旭拔已經大步上前，一把將梁歌雅扯開，毫不憐香惜玉。

正要探看主子有無再出血，卻接到他冷若冰霜的視線，他立刻就後悔了。原來真的是夢遊症再犯……是他狀況外，他也終於明白，持祿那傢伙何以能在宮中生存至今，至少在這事情上，持祿比他還會察言觀色。

跌坐在地的梁歌雅痛得齜牙咧嘴，暗罵他們早不來晚不來，老挑這莫名其妙的時候來，讓人覺得難堪之餘，竟還被推開倒地。

正要爬起，一抹陰影逼近，抬眼便見是禍首朝她伸出手。

「不用了。」沒拉他的手，她逕自站起身。

她身上沒傷，不需要他這個傷患拉她一把，要是一個不小心又撞進他懷裡，她虧了清白還要遭人白眼，豈不是太倒楣。

「旭拔對妳太無禮了，回頭……我會好好地罰他。」他笑道。

那笑看似溫謙，實則教人不寒而慄，旭拔當場垂下臉，像個做錯事的孩子。

那反差大到梁歌雅不禁覺得好笑，擺了擺手。「不用了，他沒有惡意，他只是……忠心護主而已，如果你還罰他，那就沒天理了。」

「既然妳這麼說，那就算了，餓了，不如咱們先到樓下用膳？」他輕抹笑意，溫潤如玉，如謙謙君子。

原本要推辭，想趕緊去找大夫的她，偏偏肚子卻不爭氣地叫了起來，她小臉紅了紅，咳了聲道：「好吧，待用過膳，我再幫你找大夫。」她用力壓住肚子，懷疑他們是否聽到她的腹鳴聲。

「那就有勞妳了。」看她的羞態，總比她一開始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淡漠要好上太多。

接下來，再加把勁就萬無一失了。

梁歌雅找來城裡聽說醫術最高明的大夫。

一看到傷口，那大夫嚇了一跳，之後開了藥方，又是外敷又是內服的。

「老夫從未見過如此奇特的傷，要是這三天份的藥帖吃完還是沒有起色，恐怕就……」大夫說到一半，對上旭拔那像是要殺人的眸光，硬是改了說詞。「就……另請高明，老夫實在是才疏學淺，力有未逮。」

一番話說得委婉，但連梁歌雅都聽得出。

畢竟就她所見，那傷勢確實嚴重，可細究他臉上的表情，除了上藥時會痛得皺眉外，其餘時候他總是一臉的風淡雲輕，彷彿那傷不是在他身上。

一連三天，她都候在他身邊，餵他喝藥，但每到敷藥時，她總是恰巧不在場，也不知道他的傷勢如何，不過看他臉色不再慘白，她想大夫開的藥方多少還是有用的。

他能好轉，她也為他開心。今日不管他是誰，就算他不曾幫過她，就算他只是一個素未謀面的人，她也希望他安好，是說……

「花公子……」她輕咳著。

「借月。」

「那不重要。」她再咳。

「染上風寒了？」

說著，溫熱的大手撫上她的額。顧不得可能扯痛他的傷，她驀地拉開，並溜下床，回頭瞪著他。

「誰染上風寒？！」

「你臉好紅，要不要找那大夫替你診治？」他一臉正經地問。

梁歌雅深吸口氣，板起臉要兇狠。「你為什麼跑進我房裡，睡到我床上？！」莫非是看她好欺負，越來越得寸進尺？！

簡直是逼人太甚！

「欸……」花借月煞有其事地打量周圍，佯訝道：「歌雅，你怎麼把我帶進你房裡了……好大的力氣啊。」

她用力地閉了閉眼。「你認為我有本事把你給搬過來？」雖然比起一般姑娘，她的個頭算是高挑，但往他身邊一站，身形懸殊，想也知道她根本搬不動他，甚至是把他給抱上床。

而他居然還能睜眼說瞎話！

花借月笑瞇眼，光明正大地上下打量她。「說的也是。」他相當認同地點著頭，但旋即又皺起眉。「可我怎會在這兒？」

「你的夢遊症又犯了，花公子！」她說得咬牙切齒。

在他房裡照顧他時，老是莫名其妙地爬到他床上去，已夠她覺得汗顏，好不容易昨晚旭拔接手，讓她可以回房休息，誰知道天一亮，背後硬是多了一個人！

他是鬼嗎？非得要貼在她身後？！

「啊……」他煞有其事地微瞪著眸。「好像是呢。」

「什麼好像，根本就是！」她一字一句，說得再清楚不過。

瞧她明明惱著，卻又顧及他而忍著怒氣的模樣，他低低笑著。

他笑得慵邪，舉手投足間，噙著與生俱來的尊貴氣息和教人無法漠視的魅力。

那笑意，足以讓人原諒他犯下的任何過錯，可惜梁歌雅正在氣頭上並不買帳，她甚至懷疑他的夢遊症是假的，否則為什麼就偏找上她？

她跟他，沒那麼熟！

「妳生氣了？」他裝可憐問著。

梁歌雅張口想表達立場、想讓他滾回自己的房間去，偏偏就是無法撂下狠話。他身上有傷，而且他身上很冷……算了，就當是暖著一隻受傷的狗，這點事她還辦得到。

抹抹臉，她壓下怒氣問：「你身上的傷要不要再找大夫來看？」

花借月漫不經心地說：「不用。」三天了，傷勢依舊。

有時，他會想，自己到底還算不算活著？不過既然會痛……就當他是活著的吧，帶著不癒的痛楚懲罰他。

「已經比較好了嗎？」

「大概。」他隨口應著，緩緩地爬坐起身。

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哪來的大概？」她瞪著他，卻見長髮披散的他懶懶靠在床柱上，那似笑非笑、無比愜意的神情，帶種天生的魔魅，讓她心頭顫著。

「大概有比較好。」

聞言，梁歌雅急急回神，不敢再看向他。「那……那既然有比較好，如果你不想看大夫的話，還是可以讓旭拔他們按藥方去抓藥，多吃個幾帖總是妥當些。」

「妳要去映春城了？」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身子一好，她會馬上離開。如果可以，他也想用身上的傷賴定她，但這傷不宜讓太多人發現。

「昨兒個我聽掌櫃說，就月城城北有馬市，我待會想去挑一匹馬。」

「我陪妳一道去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她想自個兒去。

「不礙事，我已經躺了三天，也該下床走動，否則骨頭都快要酥了。」要是真攔不住她的話，那他也只能陪她一道去，趕在地動之前，要她別靠近地動中心處。而且，他也想去看看她說的千花洞到底是什麼景致。

梁歌雅興匆匆地想去馬市，卻忘了時節還在三伏，潑水節正在慶賀之中。

她沒看過潑水節，因為這在映春城並不時興，過去她形同被軟禁在鎮朝侯府，所以也沒機會見識，聽說潑水可以驅邪避凶，所以百姓們玩得可瘋了。

當他們一行人才離開客棧，就被在街上潑水的百姓給困住，甚至被逼得節節敗退，靠近不了城北。

「你過來些，你的身上不能沾到水。」瞧他走得慢吞吞，她不禁輕扯過他。

花借月笑瞇眼，享受著她的照護，藉著擁擠人潮，和她貼得極近，近到像是把她擁在胸前。

被他這樣貼覆著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但梁歌雅實在是不願意習慣成自然，想要往前挪開一些，偏偏前頭的人潮困得她不得動彈。

很無奈的，她只能這樣被騷擾著。

挑在這時候出門，她實在有些後悔，別說去馬市，就連要回客棧都困難了。

唉，三天前她去找大夫時，明明街上的人潮就沒這麼多呀……她嘆著氣，突然想到那天是過了晌午再去找大夫的。

她真該晚一點再出門的。

「歌雅，不如咱們到鋪子裡避一下吧？」

身後傳來他的聲音，她回頭看了眼，也不管到底是什麼鋪子，應了聲好，便被他拉著走。

他的手大而厚實，但在這天候裡，別說溫熱，她甚至可以感覺到一股寒氣不斷從他掌心飄出。

很不尋常，怎麼想都覺得他的身體肯定出了狀況。

可是……她看向他的背影，他卻在這時回頭，那回眸一笑柔魅生光。

心悸得厲害，她決定不再看他的臉，轉而盯著他的步伐。

他走起路來腳步穩定，怎麼也不像個體虛的人……這可真是怪了。

「歌雅，瞧瞧有什麼好貨色。」

她循聲望去，才發現是家玉鋪，加上有各種玉石首飾，戴的佩的，琳瑯滿目，甚至還有許多玉石打造的文房四寶，就擱在架上供人欣賞，可惜她一點興趣都沒有。

「妳不看看？」

「不了，我沒興趣。」她說著，看向店鋪外，只覺那人潮真是綿延不絕，恐怕真要等到晌午，才有辦法離開這兒。

「這釵很適合妳。」

話落的瞬間，有東西插進她束起的髮，她回頭看他一眼，隨手便將頭上的東西取下。

那是一支釵頭翠綠，穿洞串金穗，釵尾通白的玉釵。

她垂眼看了下，無聲嘆了口氣。「這種玉釵是給姑娘家佩戴的。」她將東西遞還給他，瞧也不瞧一眼。

「誰說的？」他說著便朝自己頭上簪去。

他檀髮烏亮，玉釵就戴在他束髮的束環邊，看起來有些不倫不類，不過襯著他那張俊魅玉容，倒也別有一番風情。

「好看嗎？」他笑問。

「不錯。」

「那我就買下了。」

重生後，他特地走了趟將日城那家兩人逛過的玉鋪，但卻怎麼也找不到當初送她的那支玉釵，細問之下才知道，那玉鋪是就月城一家玉鋪的分店，想找那玉釵恐

怕得到就月城的總店一趟，如今果然被他找著了。

只可惜，這曾經牽繫兩人情意的玉釵，她絲毫沒感情。

但這樣也好，就讓他們從這一刻重新開始。

「請便。」她興致缺缺地擺擺手，走到鋪子外。

豔陽刺眼極了，倒教街上潑水的百姓玩得更盡興，男女老幼全都加入戰局，甚至有人攜家帶眷地玩鬧著，有些逛街的人被潑到，也不以為意，彼此揚笑說些吉祥話，感覺平和自在。

滿街人潮，蓬勃朝氣，令她微柔了目光。

「人還是不少。」

他的嗓音響在耳邊，她略微閃躲了下。「是啊，恐怕要等到晌午，大夥玩累了，去用膳才會停休。」

「那還是先回客棧好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她正考慮著他的提議，眼角餘光卻瞥見有個娃兒踩到水窪滑倒，而後頭的人就要往他身上踩下，她不假思索地喊道：「等等，那兒有個娃兒！」

說的同時已經快步往前跑，但身旁有道身影更快，在那娃兒快被踩著時，一把將他抱起。

那娃兒跌得一身濕，又突然被人抱起，不禁哇哇大哭。

「別哭、別哭。」抱著他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花借月，他有些手足無措地哄著娃兒。梁歌雅幽幽睇著他的身影，突然瞥見一旁有人持著水杓潑水，她想也沒想地跑上前，那水大部分都往她身上招呼過去，但她不夠高，擋得住他的身體，擋不住他的臉。

無預警被潑了一臉，他怔了下，可一會，他便咧嘴笑著，如春陽拂曉，似朗星皎月，純粹的愉悅。他像個大孩子般，還不斷甩著頭，扮著鬼臉逗那娃兒。

那娃兒本來還哭著，卻被他給逗笑，一雙小手撫上他的臉，他也沒抗拒，由娃兒又掐又捏的，甚至玩起他髮上的玉釵。

這一幕竟教梁歌雅看得出神。

「嘿，不哭了，小傢伙。」他笑瞇眸。「小傢伙，爹娘在哪？」

娃兒噫呀噫呀的，連話都說不清楚，看起來就是個才學會走路的孩子。

「這可糟了。」他苦惱的看著面前的梁歌雅。「該怎麼辦？這娃兒還不會說話，要上哪找他爹娘？」

梁歌雅正要開口，一旁又有人潑水，她再擋，那人再潑，她有點惱了，可那人臉上盡是溫煦笑意，彷彿只為慶典邀人共享，讓她再惱也罵不出口。

「咱們先離開這兒。」

「娃兒怎麼辦？」

「讓他坐在你的肩頭，你個子夠高，他爹娘要是在尋他，就會一眼看見。」梁歌雅說著，拍著身上的水漬。「真是的，你身體不能沾水，你自個兒也要小心一點。」咕噥著，回頭望去，就見旭拔和持祿還站在店鋪門口，壓根沒打算幫忙。真虧他

們還是他的貼身侍從。

「歌雅，剛剛謝謝你了。」他說時，一邊讓娃兒往他肩頭一坐。

「不客氣。」她沒好氣道，突然一隻大手自動自發地牽住她的，她下意識想甩開，可人多擁擠，再加上他身上有傷，她只能忍。

慶幸的是，走了一小段路，一對年輕夫妻尋來，要回了娃兒。

「下回小心一點，孩子還那麼小，很危險的。」她忍不住道。

「謝謝。」那婦人不住鞠躬道謝。

花借月將娃兒抱下，卻發現娃兒不知何時抽出他的玉釵，待娃兒的爹抱過手時，他才輕輕握住娃兒的小手。

「小傢伙，對不起，這釵我找好久了，不能給你。」

像是聽得懂，娃兒真把手放開了，還對他噫呀噫呀地笑著。

花借月摸了摸他的頭，直到告別了年輕夫妻，還捨不得移開眼。

「你在瞧什麼？」梁歌雅順著他目光看去。

「那娃兒真可愛。」

「喜歡孩子，你想生一個還難嗎？」她隨口說著。「瞧你面貌極佳，身家又好，說不準府上已有夫人了。」

「不，我還未娶親，而想生我的娃兒只能有一個。」

「是嗎？」她對這話題興致缺缺。「我要先回客棧了，身上都濕了。」

「也對，就算是夏暑，一個不小心也是會染上風寒的。」說著，很自然地又握住她的手。

「人潮比較少了。」不需要再牽著她的手了吧，她又不是會走失的娃兒。

「我有些體虛。」

梁歌雅聞言看向他，果真瞧見他臉色蒼白得緊，終究還是由著他。

一回客棧，花借月隨即差店小二備熱水。

梁歌雅本來沒打算沐浴，但既然熱水都備好了，她便順便泡個澡，誰知就在她泡得差不多，正要起身之際，房門被人給推開。

「誰？」她戒備地將自己浸沒在浴桶裡。

「是我，歌雅。」

「你進來做什麼？」她皺起眉，直瞪著隔開兩人的木雕鏤花屏風。

從透光的縫隙裡，可見他就站在屏風前不遠處。

「店小二送乾淨的布巾過來，我幫你拿來。」

他不斷走近，她幾乎屏住氣息。「擋在屏風上頭便可以。」一旦他靠得太近，在逼不得已之下，她定要將他打昏，就盼自己能將力道拿捏好別傷到他。

「好。」他將布巾擋在屏風上頭，退到圓桌旁坐下。

「你還待在這裡做什麼？」雖然他退開了，但光他賴在房裡就讓她渾身上下不對勁。

「我等妳沐浴完一道下樓用膳。」他理所當然的回道，還取出腰間摺扇有一下沒一下地搗著。「對了，我已經先點好菜，妳猜我點了什麼？」

她壓根不想猜，只希望他趕緊滾出去，可照狀況看來，他根本鐵了心要等她。無力地閉閉眼，她輕輕地踏出浴桶外，抽過布巾胡亂地擦拭，正要穿上衣裳時——「歌雅，要不要我幫忙？」

「不用！」她急聲道，快速地套上衣物，可越急，雙手越不聽使喚，但動作不快，這人真靠過來……那就麻煩大了。

幸而她擔心的事沒發生，花借月乖乖地坐在圓桌旁，等著她穿妥從屏風後走出。

「頭髮還濕著。」他睇著她道。

「無所謂。」

「那可不成。」他接過布巾，拉她在桌邊坐下，輕柔地替她擦拭著頭髮。

她渾身僵硬，張口好幾次才終於問出。「花公子待人都這般好？」

「借月。」

「……借月公子不需要如此，我可以自己擦拭。」她搶過布巾，已經無法再容忍他的指頭在她髮間游移。

如此親近，只會讓她渾身不對勁。

「可我想照顧妳。」

擦拭動作一頓，她橫眼睨去。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妳長得像故人。」

「故人？」

「嗯。」他點到為止，她不追問，他就不說。

梁歌雅垂斂長睫，眸色黯然像在思索什麼，驀地她加快拭髮的動作，拿起綁繩，隨意束起長髮。

「等等。」花借月趕忙制止，從懷裡取出月牙梳，徐緩地梳著她的髮，接過綁繩，輕柔地替她束好。「好了，下樓用膳吧。」

梁歌雅瞪著地板，頰上留有他長指拂過的觸感，讓她很想用手抹去。

「等等，我把東西收一收。」她起身走到屏風後，將換下的衣袍拿起，發現少了一樣東西，趕忙再搜一回，可沒有就是沒有。「糟了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的錦囊不見了。」她咬唇道。

她的盤纏都在錦囊裡，這下她要怎麼去映春城？

「難道是剛剛上街遇到扒手？」他走上前。

「扒手？」

「那些宵小就喜歡挑人多的地方下手，身手可俐落了。」

梁歌雅垮下肩，神色頹喪極了。「這可怎麼辦？」

「別擔心，橫豎還有我在，先下樓用膳吧。」他不由分說地拉著她。「發生天大的事也要吃飯。」

她哪裡吃得下？！沒有盤纏，她就沒辦法買馬代步，用走的也不是不行，頂多就

是晚點到，可如果可以，她希望能在七月中前到的……

坐在桌前用膳，梁歌雅拿著筷子實在沒食慾，突然聽到隔壁桌有人聊起——

「那扒手真的是太囂張，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偷，聽說被偷的人已經多到數不清，衙門也沒用，到現在還是抓不到那宵小。」

「哼，要是被我撞見，就把他扭進衙門裡，要他把偷的錢全都吐出來。」

聽到此，梁歌雅碗筷一放，走到隔壁桌問：「這位兄台，聽你這話，你好像見過那扒手。」

「你是？」男人一抬眼，見是個玉潤小公子，不由得上下打量著。

「不瞞這位兄台，我的錦囊剛剛就被偷，要是兄台見過那宵小，還盼將那人的長相告訴我，我好畫出圖像，讓衙役逮人。」

「你說得簡單，就算你能畫，那圖要是沒十成十的像，衙役要怎麼逮人？」認為她在說大話，那男人粗聲粗氣地說著。

「我可以畫得十成十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」

「試試就知道。」她非把她的錦囊要回來不可。

「可又沒紙筆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正品嚐什錦雜粥的花借月突然開口。「持祿，去取文房四寶。」

梁歌雅回頭看他一眼。

同一時間，持祿已經轉身出了客棧，不一會又返回，將一套上等的文房四寶給擺上桌。

他動作俐落地磨著墨，必恭必敬地將筆遞到她面前，那訓練有素、一氣呵成的動作，像是已經做過千百回。

梁歌雅也不客氣，接過手便問：「兄台，那人長得如何？」

「我想想。」男人搓著下巴努力地回想。

「想想他的臉形、眼形，嘴唇厚不厚，鼻子挺不挺，重要的是，他臉上有沒有痣？」

梁歌雅循循善誘，引導他敘述那人的長相。

「像這樣？」好一會，畫得差不多，梁歌雅吹了吹，才揚起畫紙。

眾人見畫莫不咋舌。

當中有人便啟口道：「我剛剛才在外頭瞧見這個人！」

「真的？」梁歌雅更用力地吹著畫紙，打算待會就送到衙門去。

「這位小公子畫技真是絕妙，光是口述就能畫得這般傳神，怕是宮廷畫師也沒你這等本事。」男人誇讚著。

「兄台過獎了，不過是向家母學習了幾年的畫技罷了。」

想了想，那男人主動表示。「你看起來不像是本地人，還要找衙門太麻煩了，這畫就交給我，我走一趟便是。」

「那就多謝兄台了。」梁歌雅笑逐顏開地將畫紙遞給他。

「要不要一道用膳？」像對她越看越順眼，男人熱情邀約著。

「呃……」她正要推辭，身後傳來花借月的聲音。

「歌雅。」

她雙手一拱。「抱歉，我朋友在那兒，不打擾兩位兄台用膳了。」話落，一溜煙坐到花借月身旁。「哼，要是被我逮到那賊人，非打斷他的腿不可！」

花借月聞言，神色自若地從懷裡取出一樣東西，塞給身後的貼侍。

旭拔一見臉色愀變。

主子，太卑鄙了，是想要害他被打斷腿嗎？

第十六章 繩架驚魂記

沒了盤纏，梁歌雅只好暫時留在就月城等待衙門的好消息，殊不知偷了她錦囊的賊人就在身旁。

「其實沒了盤纏也無所謂，待七月過後，我要到映春城時，便能帶你一道去。」走在她身旁，花借月狀似隨意的提議。

晌午過後，街上人潮漸散，儘管沒了盤纏，梁歌雅還是打算到馬市走走，一來是先看匹好馬，二來是碰碰運氣，心想這兒人多，也許會再碰上那賊人。

「不成，七月過後太晚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七月是我爹娘的忌日。」她低聲道。

「啊……」難怪她急著想回映春城，回想起來，六年前那場邊境戰役，護國公梁敘雅為父皇擋箭而死便是七月。

但……他微攢起眉。

他要是沒記錯，地動應該發生在七月中，而範圍在城南，要是可以在七月中前抵達，又避開城南的話，倒也是個法子。

從現在開始趕路，七月前一定能抵達映春，只要在七月中離開……

「這馬真漂亮。」

他回神，看她靠近馬圈，輕撫著一匹馬。那馬兒也極有靈性，嘶叫了聲，便甩著尾垂下臉，任她輕撫。

餘暉映照在她臉上，勾勒出金黃色光影，伴著她淺淡的笑，他不禁看傻了眼。這是重逢以來，她頭一次打從內心微笑……真美，美在其韻，那股恬淡豁達的性情，美在其色，那雙似水秋眸，不忮不求。

他曾讓無慾無求的她有所求，但也是他親手毀掉……

「小公子好眼光，這馬可是映春的寶林馬。」

耳邊傳來陌生的男音，花借月猛地回神，只見馬圈主人正和她攀談著。

「果然！」梁歌雅笑道：「我就在想，這眉心一抹劍白的特徵挺像是映春的寶林馬。」

「聽小公子這麼說，敢情是打映春來的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「到就月城是來省親還是遊玩的？」

「不，我從將日城要回映春的。」她回答著，邊不捨地撫著馬兒的頭。

既是寶林馬，價格就不用問了，她肯定買不起。這可是戰馬，不是一般的馬匹，價格不能比擬。

「既是如此，可要一匹好馬。」馬圈主人雙手掠在柵欄邊上，瞧她就連愛撫馬的手勢都很佳，不禁道：「小公子識貨，肯定知道這寶林馬可以日行千里，要是你真是喜愛的話，小老頭可以把價格壓低一點。」

梁歌雅有些心動，遂問：「壓低是多少？」

「這匹馬的話……二十兩。」他給了個價。「牠才三歲，正是最健勇的時候，小公子該知道二十兩已是底限了。」

梁歌雅點點頭。以往邊防購軍買馬，一筆千頭馬，平均下來也要花上十幾萬兩，單匹二十兩確實不貴。

不過，她身上的盤纏算了算，頂多十兩銀，連半匹寶林馬都買不起。

所以——「我還是……」

「兩匹。」打斷她未竟的話，花借月突道。

「你是？」馬圈主人來回看著兩人。

「我們是一道的。」花借月伸手撫著馬首，唇角淺逸笑意。「確實是匹好馬。不知道能否再找一匹和這馬相似的？」

「可以，我去牽來，稍候。」馬圈主人隨即轉身，在馬圈裡找馬。

「你……不用幫我買馬。」她實在不想欠他人情。

「誰說我幫你買馬？」

梁歌雅一愣，小臉燒燙著，難堪極了。「我我我……」她為自己的自以為是羞窘不已。

「是要借你。」瞧她恨不得挖洞把自個兒埋了，他才笑道。

「借？」

「要不還能如何？你丟失的盤纏又不見得能找回，偏偏你又急著回映春城，我只好買下借你。」

「可……我要怎麼還你？」

「我跟著你一道去。」他已經打定主意，提早出發。

「你不是八月才要去？」

「我改變主意了。」

梁歌雅瞅著他不發一語，這時突地聽到馬圈主人喊著，兩人便靠近柵欄。

正看著馬，她眼角餘光瞥見一抹熟悉的身影，本不以為然，忽地一頓，回頭望去，驚見就是畫像上的男人。

不假思索地，她反身追去。

「歌雅？！」花借月回頭，她已經飛快跑開。「旭拔，跟上！」

「是！」旭拔如風般地掠去。

「持祿，給銀兩，再請馬圈主人把兩匹馬送到客棧。」他吩咐著。

「主子，你身上有傷！」見他竟狂奔起來，持祿拔尖喊道。

哪管得了那麼多，他舉步朝她奔離的方向追去，但偶有人潮擋住，待他跑了一小

段，早已不見她和旭拔的身影。

他氣喘吁吁，胸口像是要爆裂般，只能倚在樹下等候。

說來可悲，他竟不知道歌雅跑起來這麼快……

好半晌，見貼侍從另一頭跑來，身後沒有跟著歌雅，他不禁急聲問：「人呢？」

「屬下沒找到。」旭拔一臉懊惱。

宮中校武時，他的飛步從沒輸過人，誰知道剛才那麼一眨眼就追丟了人。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屬下跟著梁姑娘身後，但被人群擋了一下，閃開往前時，就不見梁姑娘的身影了。」旭拔連大氣都不敢喘上一聲。「屬下在附近找了一圈，也沒找到人……爺，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花借月神色恍惚著。

難道說命運始終改變不了，就算避開宮中的災禍，也避不開其他的厄難？不，老天既然給他重生，就代表他一定可以扭轉乾坤！

「爺？」

收斂心神，他垂睫忖度一會。「到衙門。」

「衙門？」

「歌雅肯定是瞧見那宵小，她畫的那張圖就在衙門裡，先去看畫，再要所有衙役傾力尋找歌雅！」就月城的府衙要是連個人都找不到，他當場廢了那無用的知府！

馬市附近一條巷弄裡有座破舊宅院，屋前荒煙蔓草，看得出已經許久沒人居住。由於鄰近沒有房舍，也就無人知曉這宅院近來住進一票外地人。

而此刻裡面有五、六個人，其中兩個剛押著梁歌雅回來。

「你們押人做什麼？」大廳被大致整理過，有桌有椅，而開口的男人坐在主位上大口喝酒，不滿地問道。

「大哥，這小子一直跟在我身後，肯定是知道了什麼，怕他去向官府通風報信，我便和阿謙聯手把他給帶回來。」回話的男人正是梁歌雅所繪畫像上的男人。

「喔？」被稱為大哥的男人站起身，仔細地打量被兩個兄弟押著的人，驀地細長眼眸一瞇，像是看出什麼端倪。「什麼小子，這是個姑娘家！你們沒瞧見她穿了耳洞？」

「姑娘？」那兩人異口同聲地驚呼。

不能怪他們訝異，畢竟要不是有同夥幫忙，依對方的腳程、身手，那當頭到底是誰逮誰，就難說了。

「而且還是個挺標致的姑娘。」那大哥蹲在她面前端詳，忍不住伸手輕撫她的臉頰。

忍著被觸碰的噁心感，梁歌雅雙眼瞅著他，不住思索到底要怎麼逃出這個地方。這裡有六個人，憑她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壓制得了對方……都怪她，太自以為是，

以為逮住人再登高一呼，就會有人注意，根本沒料到他有同夥，於是才剛抓到人，她就被另一個人反擒住。

「既然如此，不如咱們兄弟一起快活快活。」那人朝她笑得猥瑣。

梁歌雅聞言胸口一緊，腦袋快速運轉著，強迫自己露出討好的笑。「諸位大哥要的是錢，那麼與其貪圖一時享樂，倒不如把我賣到青樓去，憑我的姿色，肯定可以賣得不錯的價錢。」

只要能離開這宅院，想逃，多得是機會。

那男人微揚起眉。「妳這小姑娘可真有意思。」

「不過要是碰過我，價錢可就差多了。」她總要先保住清白，絕不能教這一票人給糟蹋了。

男人瞇眼，像是在考慮。

幾個手下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就等著老大的決定。

那人考慮半晌道：「就看價錢如何了。」

就月城第一銷金窩——問花樓位在城南蒲柳道上，面對漂月河，河面倒映著一排秦樓楚館的繁華燈火。

問花樓樓高七層，為六角塔狀，穿廊銜橋，亭臺樓閣到處可聞人聲酒香，門口馬車更是絡繹不絕，打從掌燈時分起，站在店門露廊上的花娘迎來送往的就沒停過。一個花娘眼尖認出其中一輛馬車是皇商所有，趕忙上前迎接。

「衛爺。」花娘嬌柔喊道。

「穆娘在哪？」衛凡沉聲問。

「嬪嬪在後院，剛剛有人帶了個姑娘來做買賣。」

「是嗎。」衛凡點著頭，才剛踏進穿堂，便見兩個男人迎面而來，手裡扶著一個姑娘，他懶懶睨去，和那姑娘對上眼。

梁歌雅怔怔的睇著他，張口無語，被扶著直往前走。

衛凡若有所思地回頭，繼續朝內院走去，途中遇上老鴇穆娘。

「衛爺今兒個怎麼來了？」穆娘詫問。

「剛剛有兩個男人押了個姑娘……」

「穆娘謹遵衛爺的吩咐，就算要收人，也要花娘心甘情願，不過剛剛那位姑娘像是被逼，連話都沒法說，後來趁著那兩個男人沒注意時，塞了塊布條到我手中。」穆娘說著攤開手中的布條，上頭以血寫下七個字。

「福隆客棧……花借月。」衛凡沉吟著。

「也許是那姑娘想託人救她。」穆娘揣度道。「衛爺，要派人跟著嗎？」

衛凡接過布條，似笑非笑道：「派護院跟著。」

本來不想理睬這麻煩事的，可剛剛那姑娘眼神古怪，教他在意極了……他向來不做虧本生意，但救個人又何妨？

福隆客棧大堂裡。

花借月繪了梁歌雅的畫像，祭出重金，希望有人可以找到她。雖然衙役已經傾巢而出，可眼見兩個時辰過去還是沒有半點消息，他駭懼擔憂，食不下嚥。

所幸今天中午在大堂用膳時，她畫了賊人畫像，獲得不少客人的好感，有不少人自告奮勇尋她，讓他見識到沒有利益互惠的情義相挺。

他的畫技不如她出色，卻將她的神韻畫得分毫不差。他一筆一筆勾勒，想的是重生前的那場惡夢，他真的好怕……重來的人生每一步都如履薄冰，他戒慎恐懼，只怕一步踏錯，便是萬劫不復。

只是終究出現疏漏，是他還不夠小心，還是注定的生死誰也逃不過？

可現在才六月，才六月！

就算老天要收她的命，時候也未到！

「爺。」耳邊突然響起旭拔微喘的聲音，他猛地抬眼，瞧他身後沒有期待的身影，又靜默地繪著畫。

旭拔看了眼哭喪著臉不斷磨墨的持祿，兩人以視線交流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主子的樣子很奇怪，像是在強迫自己轉移注意力做些其他事，否則就會崩潰似的。

忽然門口傳來詢問聲。「掌櫃的，這客棧裡可有個叫花借月的？」

花借月聞言，抬眼望去，意外竟在就月城遇見來人。

巧的是，衛凡也挪移視線，對上他的眼，當下微微一怔。

瞧他搖了下頭，衛凡笑了笑，大抵明白了，便朝他走來。

「九爺怎會在這兒？」衛凡輕聲問，在他對面落坐。

「我才想問你怎會出現在這兒？」花借月眉眼不抬，專心一致地作畫。

衛凡貴為皇商，手中產業包辦各種民生必需，包括身上穿戴的、桌上吃喝的、各種樓宇建築、乘騎工具，是王朝中無官銜卻得以以王爺頭銜進宮的人。

也許出身不凡，衛凡性子極為高傲，難以親近，加上一流的生意頭腦，想要從他身上撈到好處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

兩人相識早在十年前，那時他為得到皇位汲汲營營與衛凡交好，但衛凡始終不肯清楚表態，直到他年初救了他女兒，衛凡為了報恩才答應幫他設除去兩部尚書。

「九爺的聲音……」那沙啞嗓音引起衛凡注意。

「不礙事。你來就月城做什麼？」

「玲瓏說想到外地走走，我正要到映春城看馬場，便帶她一起，路過這裡，暫歇一晚。」衛凡簡單交代著，懶懶朝他桌面望去，突然眉頭微擰。

「玲瓏近日可好？」他隨口問。

衛凡的妻子難產亡故，衛玲瓏是他的獨生愛女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他當初才會藉救衛玲瓏，讓他欠自己一份人情。

「她很好，不過……」看著桌上的畫像，衛凡不禁問：「九爺可識得一個叫花借月的人？」

「為何提起這人？」他微抬眼。

花借月是他和歌雅之間的祕密，並非是個名字，而是一份執念。

衛凡掏出懷裡的血書遞到他面前。「有兩個男人押著一名姑娘到問花樓做買賣，但因為感覺那姑娘是被逼的，所以老鵠並沒有買下，而那姑娘則趁隙將這布條塞到老鵠手中。依我看，她長得倒是和你筆下的人挺像的。」

花借月急問：「她人在哪？」

「看來花借月就是九爺了。」衛凡掀唇笑道。

很好，這樣一來，總算是能還了那份人情。

梁歌雅原以為出了這座宅院，就有機會能逃脫，但他們不僅對她下了藥，讓她渾身虛弱、開不了口呼救，還派了兩個人押著她。

好不容易把布條塞給那老鵠，也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幫她這個忙……這些年，她看盡人情冷暖，無法再相信人心。

「什麼，不買？！」一聽到問花樓不做這樁買賣，宵小的頭頭不敢相信的喳呼。

「那老鵠是瞎了不成，這姑娘標致得很，竟然不買下她？」

「大哥，老鵠說，他們做的雖然是九流生意，卻從不買來路不明的姑娘。」一名嘍囉解釋著，一臉無奈。

「姑娘，妳沒表明自己是心甘情願的嗎？」接收到梁歌雅沒好氣的一睜，他才像是想到什麼，往後腦勺一拍。「我倒忘了我給妳下了藥，妳八成渾身都使不出勁，哪說得出話？」

梁歌雅無奈地垂下長睫。正因為如此，她才會又被帶回這宅院。

要是能開口，她早在青樓大聲求救了！

「既是這樣，那就沒辦法了。」他猥瑣地笑著。「來人，把她帶進我房裡。」

梁歌雅驀地瞪大眼想掙扎，偏偏全身半點力氣都沒有，只能任人押進房裡，無力地軟倒在床上，而那男人隨即進了房。

「全都出去，等大哥我快活了再輪到你們。」那男人催促著手下出去，門一關，走到床邊，瞧她不住掙扎，他笑瞇眼道：「對，就是要掙扎才有意思，要不我一個人獨樂，多悶呀。」

梁歌雅閉上眼，不想看他，一股令人作嘔的氣息逼近，迫得她轉開頭，無力的手直往油靴探去。

她的短匕就藏在油靴裡……給她一點力氣，只差一點點……

這是下下策了，但為保清白，她也只能這麼做！

終於，她摸到短匕，彈釦一按，抽出短匕欲從男人背上刺下，卻被他察覺，閃身避開，只劃傷皮肉。

「唷，原來身上還有樣寶貝！」男人一看就知道這鑲著寶石的短匕很值錢。他欺上前，輕而易舉奪下短匕，隨手一丟，往她臉上刮下一巴掌，粉嫩面頰立刻浮現一道巴掌印。

梁歌雅被打得昏頭轉向，下一刻她身上的衣袍被撕開，那鬍鬚刷過她頸間，直教

她想吐。

不！

她想掙扎，偏偏一絲力氣都沒有，更可悲的是，她連要咬舌自盡都辦不到！

天啊，為什麼會這樣？

她不過是想回家，為何偏要給她死路走？

就在她萬念俱灰之際，外頭傳來陣陣的哀叫聲，壓在她身上的男人沒好氣的起身，開門吼道：「吵——」

話未竟，喉頭就被有力的長指掐住，他幾乎要爆開雙眼。

察覺不對勁，梁歌雅抬眼朝門口望去。

就著房內微弱的燭火，擒住賊人的男人，面如冠玉卻形似惡鬼，冷絕魅眸染上殺伐氣息。

下一瞬，他將男人甩開，身形搖晃了下才走向她。

她想要拉攏衣襟，卻是渾身無力。

只見那張形似惡鬼的臉龐覆滿傷悲和不捨，他快速地褪去外袍蓋在她身上，輕柔地將她抱進懷裡。

那懷抱溫熱得緊，直燙進她近乎絕望的心。

「歌雅，對不起，我來晚了。」花借月啞聲道歉。

她窩在他懷裡，聽著他亂序的心跳，感覺他的胸口一片濕意，像是為了尋找她，教他跑出一身汗。

他很在意她？為什麼？他對她是女兒身沒有半點驚愕，代表他早就知道她是女扮男裝，為何卻從不點破？

「我沒事，你沒有來得太晚。」她低低道。明知道不該太靠近這個男人，可在飽受驚嚇之後，讓她稍稍放縱一下，應該是可以被允許的吧。

「不……妳一定很害怕。」撫著她的髮，他忘情地吻上她的額。

彷彿無法接受他這般親暱的舉措，她隨即將他推開。

他一怔，露出悵然苦笑。是他太忘情了，忘了眼前的歌雅根本還未對他動情，怎能允許他如此放肆。

收斂心神，正打算抱她離開，眼角餘光瞥見有把短匕掉在地上，他很自然地拾起，收刀入鞘時，不忘壓一下，讓彈片扣緊短匕再遞給她。

梁歌雅防備地看著他。「你為什麼知道這短匕是我的？」

他頓了頓，不慌不忙地回答，「我瞧見那賊人身上有傷，猜是被妳所傷，所以這短匕合該是妳的。」

梁歌雅垂眼看著短匕，徐緩將它插入油靴裡，奮力想要起身，偏偏就是使不上勁，體內像是有什麼在吞噬她的力氣。

「我抱妳吧。」

她原要拒絕，不允許自己再貪戀他的體溫，但還未開口，黑暗便已將她吞噬。

「歌雅？！」他輕拍著她的頰，卻發現她左頰腫脹嘴角滲出血。

「爺，先帶梁姑娘離開再找大夫診治吧。」旭拔從房外走來，低聲建議。

花借月隨即將人打橫抱起。

看他疾步要往外走，旭拔趕忙請示。「爺，這些人要怎麼處置？」

「埋了。」他頭也不回道。

膽敢染指他的歌雅、傷害他的歌雅，就算是死個一百回都不足惜！

回到福隆客棧，找來大夫診治，才知道梁歌雅的昏厥並非被打傷所造成，而是因為被餵了迷藥。

花借月這才寬心，坐在床畔守著她。

「梁歌雅……這名字聽起來真熟悉。」坐在圓桌邊淺啜著茶，衛凡沉吟著。

「衛爺，這一回真是多謝你了。」花借月抬眼，由衷感謝。

要不是衛凡心慈，派問花樓護院跟著，查出那幾個賊人藏身何處，說不準等他找到歌雅時，已是一具冰冷的屍體。

「不用多謝，不過是一報還一報罷了。」衛凡陰柔的眉眼噙著笑，上上下下地審視他。「不知為何，我總覺得九爺有些不同。」

他並不喜歡這位九皇子，至少在今天之前，他甚至是討厭他的。之前已九蓮明顯的討好接近，不用想也知道，是在為未來的皇位鋪路。

他雖然身為皇商，但並不打算表態支持哪一派，甚至誰當皇帝，他都無所謂。

爾雅溫文的已九蓮，實則冷絕無情、滿腹心計，對待親人沒有半絲溫情，對待敵人更是冷血狠絕，步步為營、算計著任何一個人，他甚至懷疑，玲瓏當初險些遭馬車撞擊也是已九蓮一手策劃的。

不過，眼前的他，是有溫度的。

「是嗎？」花借月垂眼低笑。「人總是會改變。」

「改變九爺的是這位梁姑娘？」

先前看他抱著她，那急得快瘋狂的模樣是裝不出來的。

花借月柔著眼神，拿濕布巾輕覆梁歌雅的臉龐。「現在，我終於明白當初我救了玲瓏時，衛爺為何會又哭又笑地感謝我。」

「你看錯了吧九爺，我可沒哭。」他不承認。

花借月笑了笑。「那就是愛呀……思之不見，心慌意亂，思而見之……哭笑難遏。」

他真的嚥盡那份癡狂，嚥夠失去的痛楚，這輩子再也不願重複了。

衛凡微揚起眉。「所以九爺這是承認愛上梁姑娘？」怪了，這兩人是哪來的緣分兜在一塊。

花借月沒吭聲，算是默認了。

「可她是打哪來的？我要是沒記錯，朝中大臣並無梁姓……不，等等，護國公梁歌雅……」衛凡猛地抬眼。「難道她是護國公遺孤？」

可聽說護國公之女身體纖弱，所以自六年前進了鎮朝侯府後，未曾外出，更不曾進宮，這兩人是要如何碰在一塊？

九皇子遇上護國公遺孤……難道他是在替自己佈局？這想法一上心頭，衛凡隨即

否定。不可能，要不是真上心了，他豈會一副方寸大亂，那般心亂如麻的神情不是演得出來的。

但如果不是為了佈局……他這時出現在這裡，到底是為了什麼？

「時候不早了，衛爺也該回去歇息了。」花借月不回應，反倒下了逐客令。

「九爺，你可是為濟仙河水利工程一事而來？」衛凡試探性地問。

已九蓮雖然與皇后有嫌隙，但憑一己之力也培養不小的勢力，更是挖出不少貪污弊端，而濟仙河的水利工程被地方官員和戶部層層壓榨剝削，從戶部撥下來的款項早已所剩無幾，他要是有本事找到那帳冊，對他而言是最有力的證據，可在皇上面前大大邀功。

「你問這個做什麼？」

「我要確定九爺這朋友該不該交。」

花借月苦笑。換句話說，他之前從不當他是朋友？也沒錯，在他眼裡，任何人都不是他的棋子，不是朋友。

「不是。」

「喔？」

「我打算送她回映春城。」他低聲交代。「但別跟她說。」

衛凡狐疑地皺起眉。「你們不是相愛著的嗎？」敢情是他單相思？

「不，你別跟她說我的身分。」他強調著，萬分認真。

在重來的人生裡，沒有已九蓮、沒有東宮，他化名為花借月，只為找回那個無憂無慮的梁歌雅。

他要的，就這麼多。

看著他那全神貫注的眼眸盛滿訴不盡的深情，衛凡微揚起眉。

「去映春城嗎？那就一道走吧。」

他想看梁歌雅到底是怎麼改變了已九蓮。

第十七章 莫名血窟窿

翌日，梁歌雅清醒之後，身子倒沒什麼大礙，只是變得沉默。

「歌雅，要是你沒有任何的不舒服，咱們可以準備前往映春城了。」花借月拉了把椅子坐在床邊。

「找回我的錦囊了嗎？」

「找到了。」他將她的錦囊遞還。

既然打算現在就動身前往映春城，也沒必要再藏著她的盤纏，他其實有些自責，若不是他這麼做，說不定她也不會歷經此災，幸好，幸好有驚無險。

她沉默地抓著錦囊，好半晌才低聲道：「謝謝你。」

「不會。」他笑著，心裡卻淌著淚。

好陌生、好淡漠的歌雅……明知道她能活著已是極好，可他偏偏心生貪婪，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兩人相愛時，想見那個對著他嗔笑怒罵的歌雅。

「我會自個兒去映春城。」她表示。

「你一個姑娘家隻身在外太危險。」他早猜到她的沉默是為要劃開兩人的距離，

不打算讓他隨行。

「我不會再犯。」她低聲喃著，突然抬眼，再認真不過道：「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，絕不。」

那一字一句銳利如刀，代表著拒絕，刺進他的心坎裡，有一瞬間，他幾乎以為歌雅也和他同樣重生，同樣擁有那段記憶，才會對他說得這般決絕而無情。

「我知道你不會，不過畢竟順路，而且衛爺也要一道去。」

「衛爺？」

「昨兒個你被帶到問花樓時，衛爺瞧見了你，所以才會在老鴟拿出你給的布條後，到福隆客棧尋我……要不是他，天曉得我……」他恐懼到聲音都微顫著。

梁歌雅聞言垂下眼睫。「那我得找個時間向他好生道謝。」

「晚一點吧，衛爺要帶他女兒一道上路。」

「他有女兒？」

「嗯，玲瓏今年已經五歲，美人胚子一個。」

「你跟他很熟？」

「該說從昨兒個才開始熟的。」

正說著，門外傳來聲音，旭拔在外頭喊道：「爺，衛爺到了。」

「請他進來。」

門開，衛凡牽著女兒走進。

「身子還好嗎，梁姑娘？」衛凡噙笑詢問。

睇著他半晌，她眉頭微皺了下。「我沒事，我聽花公子說了，昨兒個真多虧了你。」

「不用謝我，我沒做什麼，倒是她，急得像是熱鍋上的螞蟻，一到那破宅，一馬當先地往裡衝。」

梁歌雅聽著，瞥見花借月的手背有傷，眸色黯淡下來。「花公子大可不必如此，梁歌雅並不值得你這麼做。」

「沒什麼值不值得，唯心而已。」

不知該怎麼回他，她閉上眼，忽地感覺有什麼爬上她的床，她張眼就瞧見一張粉嫩嫩的討喜臉蛋，一雙大眼黑琉璃般的嵌在巴掌小臉上，像是會說話似的流動光痕。

「玲瓏。」衛凡趕忙走來。

衛玲瓏立刻巴住梁歌雅不放。「姊姊，我要姊姊。」

「她不是姊姊。」衛凡沒轍地哄著。

「誰要爹爹都不給人家一個姊姊，人家自己找。」衛玲瓏噘起小嘴，直往梁歌雅懷裡蹭。「姊姊身上好軟，跟爹爹不一樣。」

「玲瓏……」花借月正要將她抱下，卻因聽到一串銀鈴般的笑聲而一怔。

「你叫玲瓏嗎？」捧著她的臉，梁歌雅覺得小傢伙渾身軟得像棉花，手下微微使勁就將她抱進懷裡。

記得小時候，瞧見鄰居家裡有個姊姊，她常要爹和娘給她一個姊姊……想著，她笑露編貝。

「嗯，姊姊，我叫玲瓏，妳呢？」

「姊姊叫歌雅。」

「歌雅姊姊。」她用力地摟緊她。「決定了，從今以後，妳就是我姊姊了。」

被她的童言童語逗笑，梁歌雅也緊緊地抱著她。

花借月近乎貪婪地看著她的笑臉，看得出神，直到她察覺了而止住笑。

尷尬地咳了聲，梁歌雅問著懷裡的小傢伙。「玲瓏，用膳了沒？」

「還沒，爹爹說要等九叔叔一起吃。」

衛凡無力地閉上眼。來的路上一再跟她耳提面命，要喊花叔叔，她也說好，奈何小孩忘性大，還是改不過來。

「九叔叔？」

「就是……」短短指頭往花借月一指，衛玲瓏想起爹爹的交代，立刻改口。「花叔叔啊。」

「不是九叔叔？」她笑問，有幾分逗弄的意味。

「九叔叔就是花叔叔，花叔叔家裡有好多人，他排行第九，所以也叫九叔叔。」

衛玲瓏古靈精怪的說。爹交代的話，她剛才一時忘了，如今想起來，只好硬拗。這個鬼靈精。聽她說話頭頭是道，梁歌雅忍不住用力地再抱抱她。「好了，咱們一道用膳吧。」

「嗯，我餓了。」衛玲瓏俐落地跳下床，牽著她的手。「姊姊牽。」

「玲瓏，妳不要爹爹了？」

「對……不對，只是暫時不要。」衛玲瓏一臉鄭重道。

衛凡無奈嘆口氣。「麻煩梁姑娘了。」

「不麻煩。」梁歌雅下了床，隨意將長髮束起，牽著小傢伙往外走。

「原來衛爺被玲瓏給吃得死死的。」花借月有感而發。

原來這就是一般的父女相處……也許當年歌雅也是這麼和護國公相處的。

「等你有女兒時，你就知道。」

「女兒嗎？」他的眉眼覆著傷悲。

曾經他擁有過，可最後卻連是兒子還是女兒都不知道，那孩子就隨著歌雅歿了……那些痛一再地提醒他，別再重蹈覆轍。

「九爺，你欠我一個人情了。」衛凡突道。

「這話怎說？」

「有玲瓏在，萬事俱備。」

花借月這才恍然大悟。有個孩子在，歌雅就會降低戒心……這人心思真是縝密，光靠著昨晚的閒談就能推敲這麼多。

「那就先欠著吧。」他笑道。

「利息很高的。」他是商人，而且是個收高利的奸商。

用過膳，一行人決定動身前往映春城，底下人分頭採買了不少乾糧，備了兩輛馬

車，還有兩匹備用的寶林馬。

就在梁歌雅收拾好簡單行囊，路過隔壁房時，卻聽到持祿的低泣聲——

「主子……主子……」

那聲音十分壓抑，教她想也沒想地推開門，急問：「發生什麼事了？！」

房內，持祿就站在花借月身後，旭拔則摀著臉，這情景萬分詭異，但……他不正好端端地坐在梳妝臺前，持祿到底是在哭什麼？

「梁姑娘……」持祿哭喪著臉回頭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不解的走近。

「主子……」持祿掩面痛哭。

梁歌雅看向花借月的背影。他穿著一身月牙白繡祥獸錦袍，頭上……玉釵將長髮給盤起，看起來是有點怪，但也不是不能接受。

突然，花借月回過頭，朝她拋了記媚眼。「好看嗎？」

梁歌雅怔住，桃花眼圓瞪。

不能怪她如此驚詫，而是他……臉上竟精雕細琢的妝點過。黛眉勾魂眼，俊鼻紅豔唇，如此絕色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問題是，他可是男的呀！

「你在幹麼？」

「裝扮。」花借月正色道，慵懶噙笑，像魔物般威脅勾魂攝魄。

「扮這樣幹麼？」

「這才是我原本的模樣。」

「你確定？」梁歌雅眉頭都快打結了。瞧持祿抽抽噎噎哭得好傷心，根本和他說的大相徑庭。

「妳還沒告訴我，我這樣子好不好看？」

「好看。」可是一一「我沒看過這麼高大的女人。」

那張絕豔面容，配上男人高大的體魄，已經不是不倫不類可以形容。

「我又不是扮女人。」

「不然？」

「小倌。」

梁歌雅一整個錯愕，瞧他以摺扇半遮臉，走到她面前賣弄風情。「可惜，妳不是男人，要不，我便依了妳。」

那故意掐著嗓子說話的語調，讓梁歌雅啼笑皆非。

「所以你之前是故意靠近我，想要依了我？」

「是啊。」他煞有其事地朝她眨著眼。

「那真是太好了，還好我不是男人。」她淡聲道。「所以從今以後別靠我太近，我先下樓了，你慢來。」

她一走，房內突然靜默一片，只餘持祿的嗚咽聲。

「你哭夠了沒？」花借月沒好氣地問。

「主子可是人中龍鳳，神聖不可侵犯，今兒個卻把自己扮成小倌……奴才無臉見皇上了。」嗚嗚，他好難過啊。

「你要是想見皇上，現在回將日城，我不攔。」話落，瀟灑收起摺扇便要下樓。

「爺，你真要扮這樣下樓？」旭拔終究忍不住攔下他。

「不成？」

「不是……可是……」主子可是翩翩佳公子，就算不頂著皇子頭銜，也會是每個少女的如意郎君，今兒個卻扮成小倌。「爺該不會看到梁姑娘對衛小姐無防心，也扮成姑娘想效仿吧？」

花借月幾不可聞地嘆了口氣。「要說到你懂，我都累了。」

他之所以巧扮，並非為了鬆懈歌雅的心防，而是這一去，要是不小心遇上鎮守在映春城的已太一，那就麻煩了，小心為上，是他一貫的作風。

下了樓，衛玲瓏一瞧見他和梁歌雅，毫不猶豫地拋棄父親，想和他們兩個擠同一輛馬車。

見狀，衛凡立刻吩咐貼侍，「御門，去替我買幾盒胭脂水粉。」

「爺，不要吧。」御門軟聲勸說。

雖然主子長相偏陰柔，五官出眾，氣質奪人，畫上胭脂肯定美得不可方物。但是，主子可是堂堂皇商，怎可作踐自個兒，九爺自甘墮落，他主子還要做人！

「你腦袋到底裝什麼，給我想到哪去了？」瞥見御門義憤填膺的臉，衛凡就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沒好氣的瞪著他。「趕緊去辦！」

誰要畫胭脂？他大概猜得到已九蓮在玩什麼，既然如此，他當然要替他添點胭脂水粉，而且全程同行，看他粉墨登場玩多久。

一行人朝西北而去，一路上不做停歇，日間趕程，入夜再找客棧投宿，七日後便過了六道關的驛站。之後城鎮不多，一路上頂多有些供人歇腳的小旅舍，設備簡陋，但沒人在意。

事實上，教衛凡在意的反倒是一一

「梁姑娘可曾在哪見過在下？」因為每到一處停歇，她總是不住地打量他。

這日趁著進房歇息前，他逮著機會問。

「沒有。」她垂下眼。

「是嗎？」衛凡微揚起眉。

之前在問花樓初見時，她便一直盯著他。那眼神與其說是在求救，倒不如說是驚詫……而這幾天她也是不時地打量他。

「只是在想玲瓏和衛爺不太相似。」她隨口道。

抱著早已入睡的女兒，衛凡稍嫌冷冽的眸變得柔和無比。「玲瓏像她娘，一個俏美人。」

卸下冷刺變得溫煦的他，教梁歌雅不由得多看一眼。「原來人的眼睛端看是正瞅著誰，而有不同的神采。」

總覺得她似乎話中有話，衛凡微揚起眉。

「玲瓏很可愛，衛爺既為人父，必要好生保護她，前往映春城之後，記得盡量往

城北，別待在城南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七月也是映春城的雨季，城南未鋪青石板，一旦下雨便多泥濘，最好別讓玲瓏在那附近走動，免得跌跤。」梁歌雅淡聲道。

衛凡微瞇起眼。

為了方便飼養寶林馬，再加上城西郊便是邊境樓，考量到邊防挑馬的便利性，他的馬圈遂設在映春城北郊，因此他本來就少待在城南，而這次他也沒打算久留。不過城南，據他所知，那裡的青石板早在八年前就鋪上。她是護國公之女，到鎮朝侯府依親也不過是六年前的事，她會不知道這件事？

「你們在聊什麼？」花借月拾階而上，就見兩人在房前不知在說些什麼，氛圍有些古怪。

「沒事。」瞧也沒瞧他一眼，梁歌雅逕自進了一間房。「我累了，先歇息了。」

然後，當著花借月的面把門板關上，並不打算和他攀談。

花借月失笑嘆了口氣。

好重的防備心，一點讓人靠近的機會都不給。

在馬車上，有玲瓏在，她還肯有一搭沒一搭地和他聊著，但每每一到歇腳處，她便立刻躲進房內，不給他親近的機會。

「這算是吃了閉門羹嗎？」衛凡揶揄道。

「這叫做情趣。」

「啊……是在下愚鈍，沒玩過這種情趣。」

「衛爺是少見多怪了。」花借月皮笑肉不笑地說。

衛凡低低笑著。「從不知道九爺原來也會說笑。」

花借月垂眼無語。他哪是說笑，根本是苦中作樂。

「衛爺剛剛和歌雅在聊些什麼？」替衛凡推開房門，他才低聲問。

「九爺很在意？」走過他身旁時，他促狹笑著。

花借月無力嘆口氣。他很難不在意，因為他發現歌雅老是在偷窺衛凡。也不知是怎麼搞的？他記得歌雅曾經在東宮見過衛凡一次面，可對他的印象並不怎麼好，所以她現在的反應很古怪。

他不認為歌雅會看上衛凡，可她要是沒擋在心上，不會一直偷窺衛凡。

衛凡將女兒安置在床上，回頭倒了杯茶。「九爺這般在意，教我不禁懷疑梁姑娘……該不是對我有意吧？」

「衛爺想太多了。」

「那就對了，既然九爺是這麼想的，又何必追問我們到底聊了什麼？」瞧他眸色深沉，衛凡唇角笑意不減。「算了，我和梁姑娘不過是在聊玲瓏罷了，她說玲瓏和我長得不怎麼像。」

瞧衛凡的神色不像在撒謊，花借月表面故作不在意，其實暗鬆了口氣。「原來是在聊玲瓏。」這倒是說得過去。

「早點回房歇著吧，明兒個一早還要趕路。」

「對了，衛爺，這裡離勤無崖是不是很近了？」臨走前，他突然想到什麼回頭問。
「大約再三十里路，過了勤無崖，快馬加鞭的話，大概一日夜就能到映春城，但既是馬車，我建議途中在芙蓉鎮歇一晚再進城，免得太過勞累。」他這麼說可不是體恤梁姑娘，而是寶貝他的女兒。

「就這麼辦。」花借月點點頭。「早點歇息吧。」
走到門外，他輕嘆口氣。已經七月了，距離地動發生，只有十天。

闌靜的夜色裡，一抹纖細身影來到旅舍後方的馬房。
馬房裡起了小小的騷動，一會又恢復靜寂。
牽出一匹早已備上鞍轡的寶林馬，梁歌雅身手俐落地翻身上馬，回頭看了旅舍一眼，隨即策馬離開。
是她執意要回映春城，沒必要把其他人給攬進來。
地動就快要發生，她沒時間再拖下去。
得快……她要趕在地動發生之前，將城南的百姓移往城北。而且，她也不想再和花借月他們有所瓜葛。
憑著月光指引，馬兒在昏暗的山道上奔馳，一個時辰後突然飄起雨來，慢慢地從牛毛細雨變成傾盆大雨。
梁歌雅睜起眼，憑著記憶在勤無崖附近找到一處山洞避雨。
站在洞口，看著外頭的滂沱雨勢，她微蹙起眉。
什麼時候不下，偏選在這當頭……瞧這雨勢，一時半刻也停不了，如此一來豈不是白費她刻意趁夜啟程？
無奈嘆了口氣，她進山洞生火，從包袱裡取出乾淨的衣裳，正待換上時，洞口的馬兒突然嘶叫了聲，將解開的襟口再繫上繩結，她踅回洞口，竟見渾身濕透的花借月牽著馬站在山洞外，不禁圓瞪著雙眼，難以置信極了。
「歌雅，我可以進去嗎？」花借月可憐兮兮的問。
「你瘋了，你身上有傷！」她一把將他扯進山洞內。「你忘了自己身上有傷不成？」
「突然下起大雨。」任由她動手解他的衣袍，他笑得無辜。
就說老天憐他，連這場大雨也下得正是時候。
「你根本就不該離開旅舍。」她無法不惱，因為不單是那一襲錦袍，就連他穿在裡頭的中衣和裹傷的布巾也都濕透了。
「那妳為什麼離開？」他垂眼問，輕握住她的手。
她驀地一顫，甩開他的手，冷聲道：「我為什麼要離開關你什麼事？我要去映春城，那是我的事。」
「妳忘了我說我也要一道去？」
「就算你要去，咱們也不必一道前往。」
「我要跟。」他那執拗的口氣簡直和衛玲瓏如出一轍。
「為什麼？」

「我喜歡你。」

梁歌雅先是一愣，旋即低低笑開，像是不屑至極。「我討厭你。」不，應該說，她恨他入骨！

這個男人總是揚著無害的笑靠近她，掐住她的弱點，利用她的心軟，讓她心甘情願成為他的棋子，最終再將她視為棄棋，利用完即丟……其實他不睬她的生死也就罷了，但他萬萬不該連孩子都不要！

在潑水節時，瞧他抱著那走散的娃兒，她只覺得諷刺、太諷刺了！

就在她死後，穿過黑暗走進光亮的瞬間，她發現自己竟身處鎮朝侯府，原以為自己是在作夢，後來才發現她的人生倒轉了。

也許是老天憐她，再給她一次機會，讓她可以重新來過。

為了不重蹈覆轍，她決計無論如何都要離開鎮朝侯府，誓不進宮，誰知剛翻牆而出就遇見他，這事巧得教她起疑。

他說，他叫花借月，她當下更覺古怪，繼之一想，說不準老天給她的重生之路有所改變，好比他對她做了調查，刻意取了這個名字以引起她的注意，於是，她決定將計就計。

想像當初那般利用她？那麼就換她來利用他離開將日城，等到了就月城便將他甩開。

然而，他身上的傷，再加上丟失錦囊讓她走不開，直到她差點被輕薄，他為她拾起短匕那一刻，她察覺他和她擁有同一段記憶。

若非如此，他怎會知道短匕上的機關？

短匕上的機關，除去爹娘和她外就只有他知道……她不明白他為何會和她一樣重生，在大雪漫天的那一夜，難道他也死在即將發生的宮變裡？

算了，不管事情是如何發生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她一點都不想和他有所牽扯！

如果他什麼都不記得，只是一如當初帶著私慾接近她，她可以諒解，畢竟他是為保住皇位而不得不那麼做，況且這當頭的他並未傷害她，可如果他和她一樣，記著那段傷痛，卻還是抱著私心接近她、想利用她，毫不在意她的生死一錯再錯……簡直是混蛋透頂！

她不會原諒他的！

尤其是衛凡和他一道，這兩人能幹什麼好事，怕又是要栽贓誰、算計誰吧。

說不定就連那些賊人都是他安排的，就為演出一場英雄救美讓她傾心……一如當初，他幫她找回短匕來收買她的心。

於是，她決定甩開他獨自前往映春，可他偏又跟上了。

他到底想怎樣？讓她死在蓮池一次還不夠嗎？！

「討厭也不錯。」花借月淡笑著。

討厭有什麼不好，至少在她心底投下一點漣漪。

她的淡漠和疏離讓他猜出她討厭他，儘管如此，聽她親口證實，心底仍酸酸澀澀不大好受。

那悵然的笑教她別開眼，卻突然想到他身上的傷，又吶吶的開口。「你處理身上的傷吧。」她冷漠地轉過身。

「歌雅，妳身上也是濕的，不換上乾衣裳嗎？」

「不用，管好你自己就好。」她雙手環胸地站到一旁，卻見他仍裹著濕透的布巾靠著洞壁坐下。「布巾拉掉，你的傷口不能沾濕！」

「沒關係。」他虛弱笑著。

「什麼沒關係，那傷……」她猛地閉上嘴，不想多管閒事。

要是他自己都不在乎，她又何必窮著急？梁歌雅在心裡如此說服自己，但瞧他臉色蒼白得可怕，終究咬咬牙，朝他走去。

花借月乏力地半張著眼，瞧她蹲在面前，動手要扯他胸口的布巾，抬手拉住她的手。

「放手。」她冷聲道。

「我的傷不要緊，妳先去換下衣袍。」

「你在這兒我怎麼換？」

「那我到外頭去。」話落，他撐起自己要起身。

梁歌雅沒好氣地將他按下。「你這病癆子，還想到外頭淋雨？」

「總要讓妳先換下濕衣袍，雖然正值盛暑，可山裡較涼，妳要是淋濕了，也是會染上風寒的。」他柔聲說著，唇角有抹淡淡的笑。

梁歌雅睇著他半晌，不禁撇嘴冷笑。要是之前的她，必定為此心軟不捨，可現在的她……心都死了，不痛了。

但就算這人傷她、欺她，她也不會詛咒他去死，更不希望他身上的傷勢加重。

「閉上眼。」站起身，她冷聲命令。

花借月隨即閉上眼。

梁歌雅拿起乾淨的衣袍走到暗處，雙眼瞅著他，瞧他果真老實地閉著眼，這才快速地換上乾淨衣袍，之後將自己的濕衣，連同他濕透的錦袍一併晾在火堆旁烤著。

花借月閉著眼，聽腳步聲停在面前，然後動手解開裹著的布巾。

其實如果可以，他並不想讓她看的，他的傷血肉模糊令人作嘔，而且完全不收口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拉開布巾後，梁歌雅難以置信地咬唇。

別說收口，這傷反倒越來越嚴重，血肉混著膿，周圍燙著一圈紅。

她不由得撫上他的額，驚覺他正在發高燒。「你……你的傷根本就沒好，你為什麼硬要前往映春城？！」

明明看過大夫，喝了藥也敷了藥，為何傷勢沒轉好，反而更嚴重了？

「我怕妳有危險。」他啞聲道。

梁歌雅瞪著他。「我可不是一般姑娘家，我可以自保。」她見識過他是如何溫柔地勾誘人心，可惜如今再多甜言蜜語都不能讓她心動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好了，你有沒有帶金創藥？」她冷聲打斷。

「在我包袱裡。」

她趕忙搜出金創藥，輕輕地撒在他傷口上。

見他皺眉不語，額上隨即浮現細碎薄汗，她不禁也蹙眉，彷彿感同身受。

不想心緒受他影響，她別開眼不再看他，從自己包袱裡取出一件乾淨的衣袍，用短匕割開撕成長條狀替他包紮，卻瞥見他脖子上的布巾也未換下，她動手解開。花借月來不及阻止，果不其然瞧見他咽喉處有個血肉模糊的窟窿，她錯愕地瞪圓眼。

「別瞧。」用手摀著傷口，他苦笑道。

「為什麼會有這些傷？」她顫聲問。

當初她八月進宮時，他身上一點傷都沒有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咽喉處的傷是箭矢造成的，這分明是要他的命，重來的人生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動？

花借月苦笑，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好半晌才啞聲道：「這是老天爺給我的懲罰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能不能先拿件衣袍給我，好冷……」

梁歌雅趕忙解開他的包袱，卻發現——「你沒帶換洗的衣袍？！」她簡直不敢相信，他竟行事這般糊塗。

他不是精明如鬼，行事必思後果？難道他就沒想過七月已經進入雨季了？

「勤無崖轉北，一日夜趕路就能到映春城，所以，我就沒帶了。」

她怔怔地看著他，懷疑他記得她說過的話，否則從未去過映春城的他，怎會如此清楚。

不過，她隨即撇唇自嘲，不許自己再自作多情，不能再中他的計謀，不犯同樣的錯。

甩甩頭，看著自己帶的兩件衣袍，一件在身上，一件已經割開，而濕透的那套還在烘烤著。

垂眼看他冷得直打顫，無可奈何下，她只好到洞外撿一些斷落的樹枝，雖然淋濕了，但總是能用。

只是火燒得再旺，似乎驅散不了他身上的寒氣，看他臉色青白，顫如秋葉，她眉頭緊鎖著。

別管他，她告訴自己，她已經仁至義盡，沒丟下他，就算是以德報怨，捱不捱得過，那是他的造化。

他再冷，也冷不過她在結冰的蓮池裡掙扎……痛過的、恨過的，她不會向他討，一如愛過、戀過的，她也不會再給他，頂多只有同情。

驀地，他張開眼，就連微掀唇角都像耗盡了力氣。

梁歌雅恨恨的咬牙。為什麼還來折磨她？為什麼要接近她？為什麼就不能放過她？！

她不要了！全都不要了，她只想回家，她想要變回以往不懂情愛，無憂無慮的自己，可腦袋想的，全都是不切實際的，她根本就做不到狠心絕情。

就算人生重來一回，那如飛蛾撲火的情感還是記憶在她的體內；滿腔的恨與怨底

下還是裹著愛戀！

不想承認，心卻痛得這般真實，一如當初他喝下毒酒，為他擔憂不安。

她真沒用，被人傷得那般徹底，卻還是為他心疼，就因為這樣才會在就月城被絆住腳步。

她只是想回家，為何讓她連回家都這麼不快樂？

到底要怎麼做，才能讓她變回原本的自己，她不想愛了，可不可以放過她？！

已九蓮豈會知道她在想什麼，雙手環胸也暖不了自己。

好冷，彷彿處在隆冬大雪中，彷彿身體的血液是冰凍的，一點暖意都沒有。

正當他冷得直打顫時，突然感到一陣陣暖意，他猛地張開眼。

只見她將割開的衣袍湊合地蓋在他身上，很不情願地抱著他躺下。

「歌雅？」

「我只是替你取暖而已。」她知道這舉動太親密，可除此之外也沒別的辦法了。就算是個陌生人，她也會出手相助，況且他是她愛過的人……就這一回，當是他暖過她的手，現在還他，只盼還得了這情債，之後兩不相欠，緣盡緣散。

花借月漾起滿足的笑。「謝謝你，歌雅。」

她閉上眼，不看也不聽，一心盼著黑夜趕緊過去，天亮後旭拔能尋來，帶他去找大夫。

「歌雅。」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洞內只餘柴火燒得劈啪作響時，他沉聲開口。

「幹麼？」

「你想不想聽故事？」

「不想，我累了。」她不假思索地拒絕。

但他嘆了口氣後，還是逕自說了下去。「有個人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裡，從滿心期待到最後變成滿心算計，因為他曾經很渴望一份愛，但沒有人願意給他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他放棄了，也不懂愛了。」

梁歌雅不吭聲，知道他說的是自己，聽在她的耳裡，這些話等於是他在替自己辯駁，讓她不屑一顧。

「後來，為了得到至高無上的權力，他利用了一個女孩，那女孩雖有防心但很善良、心很軟，他一步步地收買她的心，讓她甘心成為他的棋子。」

她緊閉著眼，抗拒聽到這些，厭惡他用如此溫柔的嗓音訴說過去。她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最後賠上人生、賠上孩子，多傻……多傻！

「等到有一天，女孩因他而死，他慌了、亂了，他才嚐到她說的那種愛的滋味，可是……遲了。」頓了頓，他心痛如絞。「所以他向老天祈求，願意用一切換回無憂無慮的她……他真的後悔，也真的懂得愛了。」

梁歌雅放在身側的手微握成拳。

她不信……他不懂，他根本不懂什麼是愛！她更不信老天會答允他的請求，讓他們的人生重來一次！

這是她的人生，她要離他離得遠遠的，永遠不再有交集！

沒有半點回應，花借月心想她是累極睡去，於是輕輕地將她摟進懷裡，臉摩挲著

她的髮頂。「我的歌雅……」只有在她入睡時，他才敢如此忘情地擁抱她。

那沙啞溫柔的呼喚，幾乎在瞬間逼出她的淚。

「我常在想，如果妳記得我，會擁抱我還是推開我，會恨我還是繼續愛我……我想要知道，一個人犯了錯，是不是可以重新來過？」

她緊閉雙眼，就連唇也抿得死緊。

「歌雅，我不奢求妳愛我，只求能夠讓妳開心……我會記住承諾，帶妳回家。」

他幽幽低喃著，彷彿如此依偎已是他此生最大的願望，不敢再奢求其他。

淚水緩緩滑落，她忍住嗚咽。

謊言……謊言！

就算一切重來，他還是想騙她！就算一切重來，傷痛還是存在，那個來不及出世的孩子曾經真實存在過，卻被他害死……這些痛，她永遠忘不了，所以她不可能原諒他。

她的愛戀如火，他的虛情是風，就算火燒得再烈，也禁不起他一再的撲滅。如今火早已滅了，連殘灰都不留，他能刮動的，只有她心底的傷。

她不會讓他發現，她也記得一切，從此之後，他們只能是陌路人。

別想再騙她……

第十八章 孤嶺拜七夕

大雨過後的清晨，天空分外湛藍。

感受到晨風中的涼意，梁歌雅驀地從睡夢中驚醒，陌生的環境教她有一瞬間的恍神，直到頭頂上傳來沙啞而熟悉的呼喚，她才徹底清醒。

「歌雅醒了？」

她抬眼望去，就見花借月正在纏上頸間的布巾。他臉色蒼白，渾身還隱隱顫抖，像是痛極卻拚命忍著。

沒有細想的，她探手輕觸他的額。

燒已經退了，但整個人冰冷得很。她趕忙起身，要幫他取來衣物，卻發現自己竟是睡在他的腿上。

「你……你要起來怎麼也不叫我一聲？」她嗔怪著，轉頭找他的錦袍，這時火早就滅了，衣服雖然不怎麼乾爽，但已經能穿。

「我瞧妳睡得熟，不想吵妳。」花借月笑瞇眼接過她遞來的錦袍。

梁歌雅輕咳了聲掩飾羞窘，低聲道：「我看你還是回旅舍和他們碰頭，先找個大夫醫治吧。」

「不用了，我出門時跟旭拔說過，約在映春城南碰頭。」

她皺起眉。「為什麼約在城南？」難道他忘記映春城即將地動？

「為什麼不能約在那裡？」他不解的反問。

她頓了下，不想讓他發現她也記得一切，於是解釋道：「我的意思是說，你還是執意要去映春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先醫好你身上的傷吧。」那傷嚴重得很，為了達到目的，他真能如此作踐自己，

不把自己的命當一回事？！

「就算要醫治，也是要到映春城吧，否則那旅舍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上哪找大夫？」他苦笑道。

他說的不無道理，梁歌雅為之語塞。想了下，她拿出包袱裡的乾糧。「你將就點吃乾餚吧。」

「不了。」他搖搖頭。

「出門在外不比在家山珍海味，這乾餚雖然硬了些，但味道還不錯。」

「不是……我吃不下。」他指了指咽喉上的傷。

聞言，梁歌雅想起這一路他鮮少吃東西，就算吃也只吃些熬得軟爛的粥，再想起他一上藥就痛得渾身發顫，心就忍不住發疼，但她旋即掀唇自嘲起來。

她以為自己的心已死，結果還是會感覺到痛，而且偏偏是因為這個人。

她到底要拿他怎麼辦？

嘆了口氣，收起乾糧，她決定提早上路。

「走吧。」

「妳不吃？」

「我要是沒記錯，再往前就是芙蓉鎮，到那裡再吃。」她開始收拾包袱。「不過你得忍著點，大概要晌午才能到。」

花借月笑柔眉眼，喚住她。「等等。」

「做什麼？」她不解的回頭問。

「我還沒上妝。」他接過包袱，拿出胭脂水粉。

梁歌雅不禁眼皮抽動。「你沒帶衣袍，卻帶了胭脂水粉？！」

他哈哈笑著，隨即又摀著脖子，一張俊臉因為痛楚而扭曲著。

見狀，她雙手動了動，但還是強迫自己不靠近他。「快點，我先到外頭等你！」

看著她的背影，花借月笑意依舊，他痛得甘之如飴。

離開勤無崖，到了半山腰，便可以瞧見山腳下有座小鎮，但梁歌雅並沒有加快速度，而是和他齊身並騎，還不時地注意他。

進了芙蓉鎮，找了家小飯館，兩人隨意點了幾道菜，還要了一碗粥，將就地吃了起來，但花借月發現每一道菜都熬得熟爛，幾乎是入口即化，不由得看著坐在對面的人。

「太硬嗎？」察覺他的視線，梁歌雅低問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嚥下時會很痛嗎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瞧他吃一頓飯，吃得額上佈滿細碎冷汗，梁歌雅質疑這叫不會？

他說話聲音粗啞，想必是傷及喉嚨，竟然連嗓音都變了，不敢想像進食時會有多疼。

「待會趕一下路，也許可以趕在醫館休息前進城。」他一會發高燒，一會渾身冰冷，這傷要是再不趕快診治，說不準連命都沒了。

「可我想去孤嶺山。」

「你去那裡做什麼？」她詫問。

「我想去千花洞，我曾經答應一個女孩要帶她去那裡賞花。」他幽幽的回答。

梁歌雅怔愣地看著他。

是她嗎？

她真是迷惑了。他是個擅長作戲的人，她總是看不清他的一言一行有幾分是真有幾分是假，而現在，她不想賭了。

「可以去嗎？」他滿懷期望問她。「我身上的傷只有上藥時才比較痛，現在覺得好多了。」

梁歌雅垂斂長睫，思索半晌才道：「我告訴你怎麼去，你自己去。」對他，她非得硬下心不可，既然看不穿他，那就什麼都別管，因為她不想再被他所傷。

「好吧。」他淡笑著。

他不勉強她，雖然孤身前去是寂寞了點，但至少能親眼瞧瞧曾經教她流連忘返之處。

原以為他會死纏爛打一番的，沒想到他竟這麼輕易放棄，梁歌雅不禁愣了下，旋即哼笑了聲，暗罵自己竟對他生出期待。

用完膳後，兩人朝映春城的方向而去，到了孤嶺山下，梁歌雅才拉住韁繩。

「城門快關了，你不先進城嗎？」她淡聲問，刻意讓自己的口氣冷到極點，藉此拉開彼此的距離。

「不了，我想先到千花洞。」

「你又沒帶燈火，雖然千花洞是在半山腰，但你不熟悉山道，一個不小心說不準會連人帶馬摔落山谷。」

「有月光。」他指著上頭。

她不用抬眼也知道高掛在空中的只是月牙，能有多亮的月光？

皺皺眉，梁歌雅猶豫了下，強迫自己橫下心，「你自己小心。」話落，用著韁繩便朝城門方向而去。

睇著她的背影，花借月直覺她騎馬姿態極為爽颯，丟下他也挺果斷的……討厭他嗎？他笑了笑，無妨，他現在有很多時間去打動她，不急。

拉著韁繩，他縱馬上山。

雖然他並非武將，但他精武藝，騎術也不差，只是在宮中沒機會表現罷了，而眼下他急著想看她說過的千花洞，於是縱馬如電，憑藉微弱月光在山道上奔馳。來到半山腰，他循著她指點過的方向，繞過山坳，一座山洞映入眼簾，他將馬拴在洞外，帶著一種興奮莫名的心情，踏進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。

摸著洞壁往前，一會便見前方有亮光，邁步而去，驚見此地竟是別有洞天，在月光下，林木花叢滿坑滿谷，再向前，清淡的花香撲鼻而來，甚至能聽到遠處傳來飛瀑聲響。

他在崖邊坐下，想像著心愛的她獨自一人待在這裡，托腮看著四季變化，想像著她是如何愉悅地笑瞇眼，自在地席地而坐……

驀地，後方傳來腳步聲，他回頭望去，驚見竟是提著風燈而來的梁歌雅。

「歌雅？」他怔然道。

「城門關了。」她面不改色地撒謊。

他豈會聽不出來，不由得笑柔魅眸。「歌雅，妳瞧那花好特別。」他指著崖邊的花。

他知道，她是擔憂他不熟山道會出事。

這份認知暖著他的胸口，彷彿就連痛楚都緩和不少。

順著他比的方向望去，她嘴角抽了抽。「花公子，那是扶桑，宮……」驚覺險些就說溜嘴，她驀地打住。

那大紅扶桑東宮就有難道他不知道？她撇撇唇，認為他根本是在說謊。

「扶桑？」他輕呀了聲。「原來扶桑是長這樣子。」

「這是很尋常的花，你真沒見過？」想了下，她走到他身旁坐下，並沒有靠得太近，但至少可以映亮他的前方，以防他一個不小心掉進山崖。

這山崖說高不高，但要人命可是綽綽有餘。

花借月笑了笑。「其實我府上有栽種，可我從未認真地看過。」

「是嗎？」瞧他笑得開懷，不像在作戲，梁歌雅不禁猜想，他大概滿心權謀計策，根本沒有閒情逸致停下腳步欣賞。

說來，他也頗可悲，長在帝王家，為求自保，步步為營，就怕一個不小心身分敗露，別說帝王夢碎，就連頸上人頭都不保。

「那個呢？」他指著長在洞外崖壁上的花。

瞧他探出頭，梁歌雅不由分說地將他扯回。「你是想死是不是？身子探那麼出去，要是掉下去怎麼辦？」

花借月瞅著她，突然皺起眉撫著胸口。

「我、我扯痛你了？」她有些手足無措。「對不起，我只是……」

「沒事、沒事，我只是開心。」他笑露白牙。

在月光暈染之下，在燈火搖曳之間，那張不再存有心計的笑臉，純真得像個大孩子，有些靦腆、有些受寵若驚，還有更多的深情期盼，柔和了那張魔魅臉龐。

梁歌雅看得出神，心魂像是要被攝入那雙琉璃般的黑眸，她隨即別開眼，扯了扯唇角，道：「剛剛你指的花是萱草。」

話落，她暗暗吸了口氣，平復有些失控的心跳，同時微惱仍受他影響的自己。

「萱草？」

但聽到他回話，她趕忙移回視線，就怕他又探出身子，卻意外對上他那雙變得愛笑的眼，未完全平復的心跳再度亂了序，好一會她才找到自己的舌頭。

「其實這地方要白天來，到晚上什麼都看不見。」收斂心神，她指向遠方。「這個時節的白天來，左邊崖壁上可以看見許多野百合，而底下有大理花，滿山的合歡和夾竹桃，到了冬天，只要一踏進洞內，就可以聞到歲蘭和黃梅的香味，而旁

邊那裡，現在看不出是什麼植物，其實那是垂枝梅，開花時是整串的粉紅，很漂亮。」

說著，她不自覺地笑起來，怔怔地看著崖洞外。

六年了，她終於回來了，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。

花借月貪戀的瞅著她的側臉。那微瞇著眼的笑顏，就像是初識時的歌雅，萬般想念故鄉的一花一木，他可以想見她回到故鄉是怎生的激動。

終於，可以幫她圓夢了。

但可能是他的注視太露骨，她微微不自在的收了笑，察覺到這點，他隨口問：「可現在也有股花香，那是什麼花？」

「是藤花。」她看向遠方。

「藤花？」

「藤花長在主靈谷，成片的藤花有各種顏色，不過現在花季快過了。」

「咱們去瞧瞧。」他驀地起身。

「天色這麼暗，什麼也瞧不見。」

「你有帶燈火。」他提起風燈。

瞧他一臉興匆匆，梁歌雅拒絕的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，其實她也想到主靈谷走走。

「走吧。」她率先走出山洞。「這邊有捷徑可以走。」

就在她沿著坡道往下走時，身後突然傳來樹枝折斷的聲音，她猛地回頭，就見他狼狽的緊抓住一旁的樹，差點沒滾下山坡。

「我踩到落葉。」他笑得無奈。

他並不想在她面前出糗，可這坡道泥濘，加上他身上有傷，他無法像她那般矯健的行走。

看著他半晌，梁歌雅終究朝他伸出手。

他愣了下，隨即漾笑握住她的手。

「昨兒個有下雨，落葉會滑，你要走慢一點。」她低聲叮嚀，努力忽視他掌心傳來的涼意。

「嗯，有你在，我會慢慢走。」他開心道，止不住心底的狂喜。

瞧，這就是他的歌雅，待人有防心，可卻心軟善良，就算討厭他，還是會記掛著他的安危。

兩人沿著坡道往下，越靠近山谷，飛瀑的聲音越是磅礴，直到他們來到山谷的腹地，終於瞧見她口中震撼人心的美景。

飛瀑成束從山巔急落而下，猶如千軍萬馬疾馳衝入岩池，池水清澈，聚成蜿蜒小溪往西而去。

「哇……」此情此景美得教他轉不開眼，不由自主的發出讚嘆。

過去的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宮中度過，宮中雖然有不少造林美景，但沒有天然的

飛瀑，眼前這氣勢磅礴的飛瀑深深地撼動著他。

「漂亮吧。」梁歌雅有些驕傲地說。

「美……」

瞧他恍神著要往前走，她趕忙將他拉住。「喂，別再上前了，你身上會被水花弄濕的！」

「看得太忘我，一時忘了。」他笑道。

那溫謙笑意教她不禁感嘆。

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？曾經，她想過有一天，要和他一起回映春城，帶他到孤嶺山看這絕妙的風景，可……怎會是在這種情況下？

她的心變了，變得醜惡而鏤著恨，她討厭這樣的自己，可她沒有辦法不去恨，但他的轉變，偏又牽扯著她的心，她好矛盾、好痛苦。

「歌雅？」瞧她褪去笑意，垂眼不知在想什麼，他試探性地輕觸她的手。

就在即將碰觸的瞬間，她不著痕跡地回頭，看向身後數以千計的藤花。「可惜藤花大都已經枯萎，四、五月才是它們開得最美的時候，七月了，榮景不再。」

那花……似她。

花季過了，只剩荒蕪。

花借月回頭，瞧見成串藤花只剩枝梢還開著幾朵。「凋零也是一種美，那是在儲存能量，好在明年再豔一個花季，就像荒涼的盡頭，定有處繁華，生命不就是如此嗎？沒有歷劫，如何重生。」

梁歌雅怔愣地看著他。這話，是說給她聽的嗎？

「欸，這地上……」

聽他的聲音像是發現什麼，她不禁防備地低頭望去，就怕陰暗處又要跳出她最討厭的蟾蜍。她比較喜歡待在千花洞，因為那裡不會有蟾蜍，但這兒可就難說了，尤其現在又是夏季。

只是她盯著好半晌，什麼也沒看到，懷疑他存心嚇她時，又聽他說：「這地上滿是掉落的花瓣，這樣一步步地踩著，就像是在雪地上踩雪，印出一地的足跡呢。」她一怔。踩雪……她低頭望去，地上掉落的幾乎都是白色藤花，乍看似雪，印著他倆的足跡。

驀地，谷底刮起一陣風，成片藤花搖曳，抖落花瓣，彷彿漫天飛雪。

「歌雅，妳看！」他興匆匆地指著不遠處。「原來這世間是有七月雪的。」

梁歌雅失神地看著，想起小時候爹娘帶她來時，她也說過類似的天真話。

說來諷刺，為何是重生後的他帶著幾分孩子氣，反倒是她變得如此醜陋可憎？

無聲嘆了口氣，她收回視線，淡聲道：「好了，別待在這兒，這裡濕氣很重。」

「改天白日時，咱們再來一趟吧。」他笑道，自然地握過她的手。

「你自個兒來，我有事要忙。」垂眼看著兩人握在一起的手，她有些抗拒，可那微涼的掌心偏又教她在意極了。

「忙什麼？」

她沒好氣地睨他一眼。「與其管我要忙什麼，你倒不如先想想自己今晚要睡哪。」

跟他說了有用嗎？說開，地動就不會發生？

況且，她也不會跟他說，萬一讓他發現她也記得一切，天曉得到時候他又要如何的束縛著她，一次就夠了，夠了。

「到千花洞睡一晚，橫豎昨兒個也是在山洞裡睡。」

「你手心發冷，能在山洞睡嗎？」

抿了抿唇，花借月本來要說她可以暖著他，但想想這話著實有調戲的意味，為免惹惱她，他只好閉口。

梁歌雅皺著眉，思忖除了千花洞，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借宿……

已經近子時，邊境樓夜巡森嚴，要是尚未踏入就被誤傷，可就傷惱筋了，而城門也早就關了。

邊想邊走上坡道，突然上方有人低聲喊道：「誰在那兒？」

疑惑這時候怎麼還會有人在外頭走動，她抬眼望去。風燈微弱的光線映照出對方的身形，她見狀激動問：「是秦大娘嗎？」

那人頓了下，舉高燈籠，欣喜欲狂地反問：「是歌雅嗎？」

「嗯！」她忍不住加快腳步，那一字「嗯」夾雜著她的思鄉之情，還有她對故人們的無限想念。

她的激動，花借月透過交握的手便能感覺到，他鬆開手，要她先走。

她卻反而將他的手握得更緊，回頭交代，「別鬆手。」

怔怔地看著她，他啞聲回答。「好。」

其實如果她更冷漠，他也許可以得到一些救贖，就當是老天在罰他，偏偏她是個天性善良的女人，讓他更加心疼，也更加愧疚。

一走上坡道，秦大娘神色激動地往她肩頭一按。「真是歌雅！怎麼長這麼大了，比我還高了呢。」

「秦大娘，已經六年不見了呢。」梁歌雅笑著，眸底噙著喜極而泣的淚水。

「大夥都在說，妳到了京城肯定難再回映春城，沒想到還有機會再見到妳……」說著，像是想起什麼，她熱情地挽著她。「走走走，大夥剛好都生了篝火，咱們到那兒去，要是見著妳，他們肯定一個個鬼叫一通。」

「為什麼要生篝火？」她不解的問。

「拜七夕呀！」秦大娘沒好氣地輕掐她的頰。「妳才離開六年，就把這拜七夕的習俗都給忘了？」

她這才想起。「對喔……」

「到了七夕前夜便是重頭戲，說起來，當初妳娘就是在七夕前夜追著妳爹唱了情歌，才把他給追到手。」想起過往，秦大娘又是懷念又是感嘆。「可惜，那麼好的兩個人……」

說著，她又逕自打住這個話題。「好了，不提那些傷心事，都過去了，倒是妳怎麼回……」

直到這一刻，她才發現她身旁有個男人，看得出五官相當俊美，只是那臉上怎麼像是抹了粉似的？

「呃，他……」梁歌雅竟有些詞窮，不知道該怎麼介紹他。

「妳的男人？」

「不是！」梁歌雅尖聲否認，隨即察覺自己的口氣太差，遂緩聲道：「秦大娘誤會了。」

當她是羞怯，秦大娘湊近她低聲說：「說不是，怎麼牽著手？」雖然她覺得男人抹粉是件怪事，但也許京城正時興如此，她實在不必大驚小怪。

梁歌雅這才驚覺自己還牽著花借月的手，趕忙甩開，並解釋起來。「不是的，那是因為昨兒個下雨，坡道很滑，我怕他跌跤才……」

在故人面前，她不想擺出淡漠的嘴臉，可就怕一旦卸下武裝，身旁的男人便會得寸進尺。

「沒將人家擋在心上，妳擔心什麼？」秦大娘不住地打量花借月，瞧他溫潤如玉、謙遜有禮，便對他生出好感。「妳羞什麼？咱們邊境姑娘不拘小節，一旦愛上，就要像妳娘親一般大方承認。」

梁歌雅挫敗地垂下肩。「大娘，真的不是啦，他只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好了，不管這，是朋友是妳的男人，都好，橫豎先到孤嶺村。」秦大娘拉著她就走。

梁歌雅哭喪著臉。這些老街坊就是這麼熱情，一旦認定了，就怕她再怎麼解釋也沒用，所以——

「大娘熱情瞎說的話，你別放在心上。」她湊近他低聲說。

「嗯……可是，我想當妳的男人。」花借月跟著小聲回應。

那熱氣就拂在耳邊，加上他的話，梁歌雅小臉羞得發燙。「你別胡說！」

「真心的。」

她抿抿嘴，還未開口，秦大娘已經接了話。「唷，原來是郎有情妹有意，這樣好、這樣好。」

這下梁歌雅真的是欲哭無淚。「不是，真的不是……」她跟他才不是那樣，這傢伙是壞蛋！

「真的是真心的，這一生是非妳莫娶了。」花借月打蛇隨棍上。有人助陣敲邊鼓，豈能不把握時機。

梁歌雅羞惱的瞪他，耳邊又聽到秦大娘歡聲道。

「太好了，要不乾脆在映春辦了婚禮吧，歌雅要是不嫌棄，我年輕時的嫁衣改一改，妳就能穿了。」

她張口欲言，卻被花借月搶白，「大娘，可有新郎倌的喜服？」

「有！要什麼有什麼！」

「那我就先謝過大娘了。」

「不用客氣，自家人嘛。」秦大娘呵呵笑著。

梁歌雅眼皮抽動。不敢相信這人臉皮竟厚到這種程度。

誰跟他自家人？！她才不會連著犯傻兩次！

孤嶺村就在孤嶺山腳下、映春城南郊，村民以務農和放牧維生。圈建的房舍中間自成一個空地，是村民閒暇時聚在一塊東南西北聊天的地方。不過幾十戶人家，卻有著濃厚的人情味，還有天生的熱情和樂觀。空地上，正生著篝火。篝火邊，羊腿烤得酥香，那是家鄉特有的香氣，一種會教梁歌雅熱淚盈眶，感覺自己真的回家的氣味。才剛踏入空地，她便被包圍。花借月遠遠的看著她笑逐顏開的和村民噓寒問暖話當年，彷彿這村子的人她都識得，而所有人待她也像家人般的熱絡。難怪她會如此的想念家鄉，原來想念的不只是家鄉的一草一木，還有這與宮中截然不同的濃厚人情味。這時的她，像回到初初相遇時，充滿朝氣，不再淡漠待人。如他所想的一般，回鄉果真可以療癒她失去爹娘的傷悲，要是她存有過往記憶，說不定在這熱鬧人聲之中，也能逐一消弭她的痛苦。突然，一個年輕男子走近，親暱地掐了下她的鼻，而她沒掙扎，還朝那人笑瞇眼，幾乎是想也不想的，他上前扣住男子的手——喬子華微詫地看向他，儘管眼前人一臉濃妝有些好笑，但那渾身凜冽的霸氣可讓人笑不出來，他不由得看向梁歌雅。「歌雅，他是你的男人嗎？」梁歌雅這才想起，她把花借月給忘了。「不是，他是我的朋友。」她再一次澄清。「他抓著我。」喬子華沒心眼道。她不禁瞪著花借月。「你為什麼抓著喬大哥？」「他碰妳。」他悶聲說。這差別待遇也未免太大了，面對他人時，她就又哭又笑又撒嬌的，面對他時就一張晚娘面孔。「他為什麼不能碰我？」喬大哥與她情同手足，他們六年沒見了，掐掐鼻子有什麼關係？「我不喜歡。」花借月怏怏不樂的回答。「你你你……」那佔有慾強烈的發言教梁歌雅一怔，正待回話，身邊已經響起陣陣的——「喔……」那聲音裡有著一切盡在不言中的認定，她急忙回頭想解釋，可眾人已經一致認為兩人是一對，所以不住地對花借月品頭論足。一個大男人臉上濃妝豔抹是有些怪異，但既然是歌雅帶回的人，他們便真心接納。「好了好了，不管怎樣，先到篝火邊，那羊腿剛烤熟呢。」村長屠老開口道。一夥人立即將花借月當自家人看待，一併簇擁到篝火邊，席地而坐。很自然的，就將小倆口推在一塊。梁歌雅不敢相信，他竟毫不猶豫地用手抓肉，用破損的酒杯乾杯……

以往，光是坐在燒烤攤前，他都要幾經思索，可現在，他倒是落拓得像是個邊境男兒，瀟灑不羈，甚至真以她的男人自居，和她的街坊攀談著。

更重要的是，明明只能喝粥的人，如今竟吃起肉飲起酒……她瞪著每嚥下一口身子就忍不住發顫的他，痛死他，不關她的事！

不想再把心思放在他身上，她拿起擺在面前的茶碗一飲，隨即噴出大半。「好辣，這是什麼？」這是哪來的茶，嗆得她喉頭發麻。

「那是酒啊，咱們映春最有名的醉春秋。」

瞧她不斷地吐舌，眾人都被逗笑了。

「既然是酒，幹麼用茶碗裝？」她哇哇抗議著。

「喝醉春秋當然是用茶碗裝。」眾人理所當然道。

梁歌雅因頭暈地搖晃著，花借月隨即環住她的腰，她下意識想要拉開他的手，但她的身體不聽使喚，而且一股疲倦感排山倒海般襲來，她忍不住地往他肩頭一倒。不行、不行，不能靠在他身上，可是……頭好暈。

「才一口就醉啦，花公子還不趕緊將她抱進懷裡！」

有人起鬨著，梁歌雅聽了好想罵人。

她亟欲要逃開他，偏偏他們卻要將她拱向他。

他們不知道，這個人傷得她好重好重……

她正難過著，但下一刻，她被一堵溫熱的懷抱擁著。這是很熟悉的懷抱，在無數個夜晚，他將她環抱得好緊，暖著她冰冷的小手，可是……他不要她……他不要他們的孩子……

「怎麼哭了？」屠老關心地問。

花借月微挪身體，讓她可以貼在他的胸膛上，再輕柔地抹去她的淚。

「她醉了……」他啞聲喃道。

如果不是醉了，她怎會掉淚？記憶中的歌雅，總是笑臉迎人，唯一一次哭，是責罵他不知好歹時氣得掉淚。

「先告訴你，要是敢傷害歌雅，咱們可是不會放過你的。」喬子華朝他肩頭一按，明明是笑著，卻滿嘴恫嚇。

「沒錯，而且不只是咱們孤嶺村，整個映春城的百姓都把歌雅視為梁將軍和梁夫人的分身，在咱們眼裡，她可是比皇帝老子還要珍貴，要是她身上掉了一根寒毛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咱們也要向你討回公道！」屠老警告，削羊腿肉的彎刀往地上一插。

花借月笑著承諾。「此生絕不負她。」他已經負過她一回，好不容易才有重來的機會，豈可能再辜負她。

「那就喝酒吧！」有人拿酒敬他。

儘管被酒辣得疼痛，他還是拿起酒杯敬著。

「喂，子華，去幫個忙。」像是瞧見什麼，屠老出聲喊道。

喬子華隨即起身。

花借月回頭望去，見是有人挑了水回來，想起剛剛秦大娘手上也提著水桶，他疑

惑的問：「這兒沒有井水嗎？為何非得到主靈谷附近取水？」

「孤嶺村沒有挖井，因為再往西一點，就有條穿山溪，正是盤古飛瀑沿著孤嶺山和鳥絕山而出的溪水。」飲著酒，屠老朝西邊黑壓壓一片的地方指去。「可打從六年前梁將軍戰死，由七皇子接管此地後，便有人在鳥絕山下挖礦，也不知道是什麼礦，橫豎那些礦官就不允咱們接近，向知府提了此事，知府也不敢插手，所以咱們只好繞道到主靈谷取水。」

花借月微揚起眉。

礦？如果他沒記錯，在已太一每年的回報裡並沒提到礦產……王朝律例，境內礦區，饒是民間開採，也得經過地方官准許，官商合作共採，如今既是已太一開挖礦脈，更該回報才是。

結果他非但沒有，還禁止附近人家靠近，那座礦到底有什麼名堂？

再者，就連知府都不敢插手……他不該節外生枝，插手此事，可是總覺得令人在意極了。

「依我看，八成是鐵礦。」有人道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屠老問。

「那礦區外還搭建了一座宅子，圍牆可高得很，有回我經過時，覺得陣陣熱氣傳出，我猜八成是冶鐵場。」

「得了，那些事咱們也管不著，喝酒、喝酒。」屠老吆喝著，要村人別亂蹚渾水，免得惹禍上身。

聽至此，花借月眉頭深鎖。

要是鐵礦，事情可大了，不過如果他沒記錯，當初映春城七月地動，就是因為鳥絕山崩塌，山體撞進城南，才造成重大傷亡。難道和這礦區有關？

「喝酒！」屠老熱情喊著。

花借月忙收斂心神，舉杯敬酒。

看著這些村民雖然無富貴加身，但天性豁達熱情，在此安身立命，他不禁想，就快要地動了，城南即將盡毀，到時候這些人恐怕逃不過此劫，要是他們死了，歌雅會悲痛欲絕吧。

但他要怎麼做才能阻止那場災難？

老天願意給他重生的機會，那麼如果他有辦法，是不是也能給這些人一次機會？

想了下，像下定決心，他啞聲啟口。「其實這回我會和歌雅回映春城，是因為這裡即將發生大災難……」

他知道這很瘋狂，也知道任務艱鉅，但無論如何，他都要試一試，哪怕被當成瘋子。

因為他們是歌雅的家人，而他希望歌雅開心。

*化名花借月的已九蓮一行終於要踏進已太一的勢力範圍映春城，面對即將發生的地動和來日已太一的威脅，他和梁歌雅能否全身而退？洗心革面的他又能否取得梁歌雅的原諒，重抱美人歸？劇情高潮迭起，敬請期待藍海系列 E4002 《東宮

錯之棋子皇后·下》